

現代創作文庫

丁玲選集

上海中央書店印行

內政部調查局資料室

分類號 657.6

著者號 2777

登錄號 25096



現代創作文庫

丁玲選集



徐沉湘
葉志慶
編選

現代創作文庫 共八十輯

魯郁林葉徐王葉冰廬王田老沈茅魯巴丁張

達語紹志獨靈 統 從 天

迅夫堂鈞摩清鳳心隱照漢舍文盾彥金玲翼

選選選選選選選選選選選選選選選選選選

集集集集集集集集集集集集集集集集集集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九月 新一版

丁玲選集

編輯者

葉忘憂
徐沉泗

發行人

沈東海

出版者

中央書店

總發行

中央書店

地址

上海福州路三二八號

電話九〇七二二二

電報掛號八五二六

全國各大書局均有代理批發

853:3-1
36
0.2

現代創作文庫序

有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自從「五四」以來，「新文學」的創作雖已奠定了它的基礎，但它的讀者至今還被限制在所謂小智識份子羣裏。一般遺老遺少固然不屑看它，一般店員、學徒、小市民、工人以及農民等等，却也「不能」看到它。

這一個事實遂使新文學創作物的發行可憐到平均每種印不過三千，而封神榜、三國志却印行不衰，江湖奇俠傳、啼笑姻緣也都賣到若干萬部——我們大多數讀者就沉醉在這裏面！

把文學送到整個大眾的腦子裏去，這是大眾文學的整個問題。把已經讀封神、三國，以及「奇俠」姻緣之類的讀者奪取過來，這問題的一半固然還在文學的內容與形式上，而那一半，却未始不是出版上的問題了。前邊說一般店員、學徒、小市民、工人以及農民等等之「不能」看到新文學的創作者，也就有一半是他們根本接受它不到手。



國家圖書館



004650892

舉例說：一個內地小城市的店員，可以在賣百家姓的書店里買到趙五娘琵琶記，也許可以買到江湖奇俠傳。但買不到吶喊、彷徨——即使書店放出一本來罷，但一見那看不慣的封面，裝訂，也就駭住了，不知是一部什麼天書——再一個「即使」罷，即使他想買了，一看定價：六角，一元，一元半，嚇得琵琶記賣八個子兒一本。這，買不起！

所以，一本書的推銷方法，印刷外形，定價高低對於發行上都有那麼大的影響！站在文學的社會作用上說，忽視這個問題，是不應該的。——一般遺老遺少不管它，那些店員，學徒，小市民，工人以及農民中的讀者不該奪取過來麼？

說到這裏，我頗贊成一折書籍的印行方法了。我們不管發行者主觀上的作用如何，但它的結果是：第一，推銷的市場擴大而且深入；第二，印刷形式比較接近大眾；第三，價格降低到適合一般購買力。因此之故，有若干翻版的一折書的銷路會超過了原版。這，從街頭巷尾的書攤上可以看出。也就因此之故，我認為新文學創作物要奪取大部份落後的讀者，用一折書的方法來印行，是目前一個最好的手段。

剛巧，書店里也正有這末樣一個需要，為了實驗這一個理想，便答應下這個文庫的編選工作。因為是基於這一理想而出發，編選的方法就不得不以這特殊的讀者——我們所應奪取的讀者做對象而稍有不同於一般的方法了。

第一，文庫里二十位作家固然不能包括現代中國整個文壇，但這二十位作家的選定是以他的讀者之多寡來取決的。因為本文庫的最大目的是如上所說在於奪取大多數的讀者——儘管如此，這二十位作家依然還可以概括了中國整個文壇的。

第二，每一作家的作品並非按其各個創作時代比例選出，而是以其作品對於讀者的利害為標準。如此中所選張資平之作品，偏重於初期，就是為了初期作品比較地少有毒害。魯迅氏的散文偏於近作，也就是為了更有利於讀者。

第三，針對着這特殊的讀者的鑑賞能力，選稿標準就不同於一般。如魯迅集中不選狂人日記及在酒樓上等篇，而選阿Q正傳及祝福之類。

第四，因為這不是代表作選，故各家所選偏重短篇，而少截取長篇。好讓讀者多看些整篇的東西。

第五，每集附有作者的自序或創作經驗之類及編者的題記，這是為了讀者進一步對於該一家其他作品閱讀上參攷的。

第六，為使讀者明瞭某一作家最近的傾向，故作品目錄的編次是以最近的放在前面，倒編上去。而於各家最近諸作亦儘多採選。

計劃是這末計劃了，但編下來的結果，其缺點可更多了：

第一，書店所給的編選時間，前後只有三個月。收集材料就去了一個半月。以後兩個月是每三天一

冊，這樣急就編選，是自己不能安心的。

第二，本想借這機會多選些最最有利於讀者的作品的。但如丁玲氏之某一部份作品，都買不到手。又以同一原因，蔣光慈的集子也就編不出來。

第三，這二十位作家的名單，也不是完全出於編者的意思。

第四，有些作品寫作時代不清，一時又查不明白，編排上就難免有些顛倒。

第五，因為時間急促，選稿不能有長時間的斟酌，連自己的標準有時都難合了。

第六，有許多在再版或其他原因一時買不到的書，未能收齊，致有許多已經選定的作品臨時抽去，更是無可奈何的事。

但因為這不過是個實驗，一切都待諸將來補救了。

一九三六，三，一八。

現代創作文庫

· 第十九輯 ·

丁玲選集目次

題記……………一

★

丁玲傳……………一

★

我們的朋友丁玲……………七

★

女作家丁玲……………三六

★

丁玲……………四一

關於新的小說的誕生……………五四

丁玲的「夜會」……………六一

關於「母親」……………六五

★

★

★

★

小說：

奔……………一

消息……………一九

某夜……………二八

水……………三六

一九三〇年春上海……………八〇

自殺日記……………一一九

莎菲日記第二部……………一二九

散文：

我的創作生活……………一三四

對於創作上的幾條具體意見……………一三九

我的創作經驗……………一四二

我的自白……………一四五

作者記……………一五一

最後一頁……………一五五

★ ★ ● ★ ★

不算情書

給麗嘉的信



一五七

一六五

題記

對於丁玲的生活與藝術在這裏不想再說什麼。因為在這選集之前破例選了七篇附錄，足夠讓讀者去了解她了。丁玲傳是篇小史，記其一生概略；我們的朋友丁玲却分析到她的內在生活；女作家丁玲對於她的生活與作品是個總的概述；而丁玲却是專論其韋護以前之作品的；其餘三篇則專論韋護以後的水、夜會、母親。

根據於我們總序里的意見：這裏所選是偏重於作者後期作品的。夜會一集選了三篇（某夜消息、奔、水里）即以水為代表一個人的誕生中之一九三〇年春上海是丁玲意識地轉向於新題材的開始，也是她全部作品中一個分水嶺。故也選入，以見其轉換之迹。以前自殺日記中選了本篇，最後選以成名作「莎菲女士的日記」的第二部。

丁玲夫踪快兩年了。如今傳來消息，知她尚在人間。這是足以告慰她廣大的讀衆的。雖然至今是

沉默着，但某種沉默是勝于某種活躍的。

在編好這集子的前邊附錄之後，更加覺得惘然。有幾位寫紀念丁玲文字的人，以丁玲事件自勉而勉人的人，如今已都不知去向了。（當然有人知道他們。）然而丁玲却還健在——有什麼說的呢？為廣大的讀眾敬祝作者早日恢復她的「健康」——

編者

丁玲傳

白雲

丁玲一八〇七年生於湖南臨澧縣，長於常德（即武陵）。

丁玲，父親姓蔣，母親姓丁。原名蔣冰之，或丁冰之。筆名除丁玲外，還用彬芷和叢喧。

蔣家在臨澧是著名的望族和地主，丁玲的父親是個很有風趣的世家子弟，所以有些貴公子和名士氣祖父做過大官，現在的蔣家，連親戚還有三千人左右。家中房子有兩百多間，每張床上都帶着窗子。可是丁玲的父親在她幼年時就死了，母親現仍健存着。

丁玲在常德，長沙，北京，上海的學校讀過書。在桃源省立第二女子師範讀過書，後長沙進的是嶽雲中學校，是該校最早的女學生之一。十幾年前的湖南男女同學，這是創舉。一九二一年，丁玲進了上海的平民女校（陳獨秀等創辦）和四川王劍虹女士，湖南王一知女士都很要好。不久，她們全退了學。一九二四年進了上海大學中國文學系，在平民女校和上海大學時，她的思想，很近於無政府主義。

在上海大學，丁玲也只讀了一年左右。

一九二四年與胡也頻同居。

一九二七年在小說月報上陸續發表了「夢珂」「暑假中」「莎菲女士的日記」「阿毛姑娘」。因「莎菲女士的日記」在新文壇獲得了成功。女作家中除冰心外，為最受讀者歡迎之作家。她這時期的作品全係描寫一個極近代典型的新女性，一切無所顧忌，盡量的任性坦率去作一切。

一九二八與沈從文胡也頻組紅黑社，出版了紅黑半月刊，並且出版了一批紅黑叢書。

一九三一年她又生了孩子，曾因送孩子給她母親帶管，回了一次湖南。一九三一年的下半年，她又開始創作。

丁玲作品，內容風格，極受四部書的影響。一是小仲馬的茶花女，二是莫泊桑的人心，三是屠格涅夫的人心，四是福祿培爾的馬丹波娃利。這四部小說，是她極愛讀而又精讀過許多次的，她初期的作品，極顯著的可以看出她受他們的影響是如何大。這四部書，全是注重心理分析的，所以這點長處，在丁玲也有著。她對於馬丹波娃利這本書，不但愛好它的文字優美，結構細密，而對於書中的女主人，也極同情喜歡，這也影響於她的作品。

附丁玲著作編目

一九二八年

在黑暗中

開明書店版

七角五分

夢珂

暑假中

莎菲女士的日記

阿毛姑娘

一九二九年

自殺日記

光華書局版

三角五分

潛來了客的月夜

自殺日記

慶雲里中一間小房裏

過年

歲暮



小火輪上

一九三〇年

一個女人

中華書局版

三角五分

她走後

少年孟德的失眠

一個女人和一個男人

日

在一個晚上

野草

自殺日記（內容同前）中華書局版

三角五分

韋護（長篇小說）

大江書舖版

七角五分

一九三一年

一個人的誕生

新月書店版

八角

一個人的誕生

一九三〇年春上海

犧牲

一九三二年

水

水

田家冲

一天

從夜晚到天亮

年前的一年

一九三三年

夜會

某夜

法網

消息

詩人亞洛夫

夜會

新中國書局版

七角

現代書局版

六角五分



給孩子們

奔

母親（未完長篇）

不算情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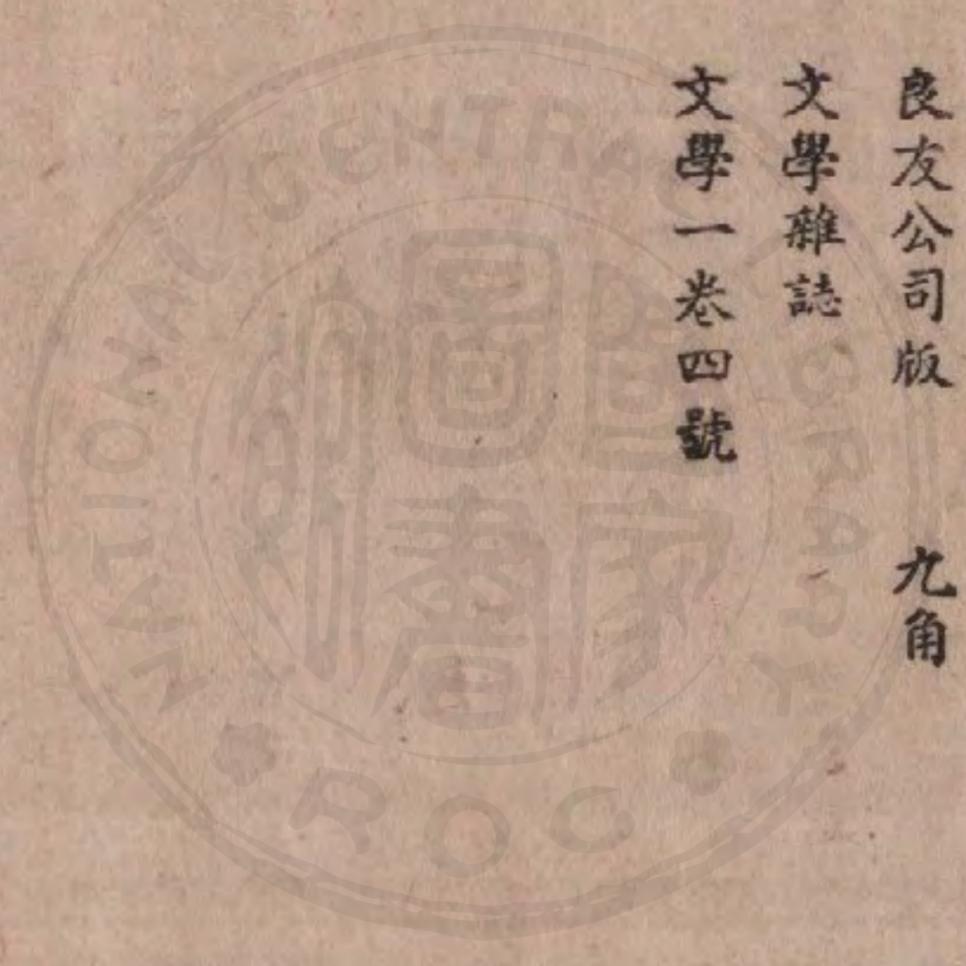
莎菲日記第二部

良友公司版

九角

文學雜誌

文學一卷四號



我們的朋友丁玲

一九二八年深冬的一個晚上——江南很少有的，風捲着陰森森的沈重的冷氣，鐵齒似的咬到車窗的玻璃板上，分明的吐出顫抖的聲音，是一個奇冷的晚上啊。

甚至灰黃色的車燈也在寒冷中顫抖着，在明和滅的掙扎中。

是這樣一個晚上，我以當時那樣閒暇的年青人的喜歡趕熱鬧的心情，參加了蟄存的結婚典禮回來，是在末一班往上海開去的，旅客疏落到只有一個很可憐的數目的滬杭車的車廂裏。和我同道的，有丁玲，也頻從文。

這以前，我和丁玲是沒有見過面的。但我那時却自認為已經很懂得了玲了。因為我不僅伏在矮矮的，已經蒙上了一層薄薄的夜色的小窗下，一口氣讀完了數十張蠅頭小字的夢珂的原稿，而且早已由一個朋友的帶點興奮帶點感情的敘述中，把她怎樣執着生活，忠實於自己的生活，以自己的力量支配自己的生活的那種性格，以及由那種性格作為基點而建築起來的她的過去和她的最近，盡我朋友所知道的，也讓我同樣的知道了——厭世的，因而要沈沒在生的享受中來忘記生的可憐和可笑；然而在沈醉中並沒有如願的麻木了自己；反而更清醒；因而覺得生的更空虛，更無味，也更悲痛。這虛無主義的情調，這病態的頹廢傾向，正是我寫作銀鈴時代所奉為高貴的哲學的。經過一九

二七年的大風暴，到一九二八年的冬天，理性雖竭力蔑視着自己的過去，而感情上却分明濃厚地殘留了這舊色素的。那時我是在一個學校裏教點書，職業很清閑，因而在空暇的時間，常常以景仰的讚美的心，遙望那奔向屠刀下和牢獄之中去尋求光明的人們。有時也很興奮，彷彿決然地準備立時脫下自己舊日的衣裳了。但是，只要別人捧過來一杯咖啡，送過來幾句閑話，人又逍遙到另一安閑境地了。是那樣的離社會的知識份子，是那樣的感情不康健的人，對於莎菲女士的瑣煩哲學及其作者，當然無批判的有着一種深深的同感和喜歡。

現在我們見面了。在同一桌上喫過蟄存的喜酒，同在新房裏談過閑天，此刻又在同一車中同回上海。這大眼睛的，嚴肅的，充滿了生的憂鬱的丁玲，捲在一件厚重的黑大氅裏，默默的坐在車窗傍邊，顯出一個沒落的貴族的寂寞和尊嚴。

我們很少談話。車中也很靜默。從這寥寥的旅客中，可以聽到誰在打呵欠的聲音。車窗外，掩蓋着一片糝糊的黑暗。

可是，在沈默中，我的心並沒有安靜下來，可說很興奮，正在把今天認識的這新朋友的輪廓，和我腦筋裏保留了很長的時間的另一個很熟悉的影子，用主觀的力量把她們調和起來，融合起來，組成一個完整的影像。

同時，我又好奇的自己猜測着：此刻丁玲也許碰着了一段過去的痛苦的回憶罷。因為我的一個

最好的朋友，便是把丁玲的性格和她那生活的基調傳述給我聽的人。也正是十個月以前和丁玲有過一段愛情的糾紛的人。也許此刻因為見到我而連帶想起那一個人和那一段故事，心便被一種煩躁和苦惱所蹂躪罷。

過了好一會，丁玲忽然默默的偏過頭來，向我看了一眼，接着便微笑着向坐在身邊的也頻低低地說着什麼。

也頻頓頓頭，也笑着回過頭來看我了。我呢，也笑笑，可是大家都沒有招呼什麼話。丁玲從也頻手裏接過一張空白的卡片，寫上寥寥的幾個字，要也頻過來交給我。

「蓮子，有空你可常常上我們家裏來玩玩。」

「好的。」

這熱情的，有着沈重的動作和頑強的固執性的青年，把紙片交到我手上，向我笑笑，又回到自己的座上了。我看那紙片上寫着的，是約我三天後上他們家裏去喫晚飯。

以後在火車上沒有再繼續什麼可回憶的談話。到上海，夾在腳夫們爭奪行李的慌忙的动作裏，夾在旅客們的疲憊和沈重的脚步裏，四個人走出北火車站，各人坐上了洋車。在寒風中，在電燈光下，當丁玲的背影在另一條馬路上漸遠漸模糊的消滅了之後，另一個朋友的面貌重新浮到我的眼前。

三天後第二次和丁玲見面，是在薩坡賽路二〇四號，丁玲也頻從文合住的那座小房子裏跨進房門，跟着一陣暖氣和笑聲撲上來的是主人們的殷勤的招呼和幾個熟人的握手。那天見面的全是熟的人，除我外，是杜衡，霞村，望舒，吶鷗。

房間裏的陳設是頗雅緻的，雖然全是舊的，而質地却屬於中上等，式樣是半西洋化的，一見便知是從拍賣行裏過來的，原先屬於頗闊氣人家的家具。在一張小茶几上，放着一個仿製的古鐵瓶。在覆着棉布桌圍的小圓桌上，有着專為客人預備的紙煙和一個有一匹小動物騎在上面的鐵煙灰盤。主人預備了各色的酒。客呢，雖都不善飲，可客是那樣的青年文人，容易興奮，容易在熱情中溶合起來，於是大家都在主人的盛情下喝得紅光滿面了。飯後，靠近爐火，零亂地坐着，抽着煙，喝着濃的咖啡。

是那樣的氣氛，同時又是用那樣一種形式消磨着時間，我們那晚所談的，當然照例不免是些表面彷彿慷慨的或憂鬱的，而其實是可笑的滑稽的牢騷了！夾在這些牢騷中間，自然還有些自己的瑣事，別人的趣聞，以及天氣，電影，書籍等等。

可這一來，我和丁玲却從此慢慢熟悉了。而且發現了丁玲的思想的表面，雖似蔑視人間的一切，生活在無可奈何的絕望中；而其實是如莎菲女士所說：「莎菲生活在世上，所要人們了解她，體會她的心太熱烈太懇切了，所以長久沈在失望中……」

至於為什麼會構成丁玲那思想和傾向的本質，在此地，我想帶便來作一個簡短的分析。出身於一個沒落的貴族的丁玲，是在一個早寡的可是剛毅的向上的母親的陪伴和看管和影響下，慢慢的長大起來的。所以，從小在寂寞的環境裏，自自然然的養成了一種脆弱的，善感的，可是勇敢的，驕傲的性格。然而，當丁玲跨出大門的第一步，却又突然被捲入由五四運動所掀起的新潮流裏了。於是這沒落的貴族的女兒，在新的空氣裏有了新的變化。資產階級的早晨的文化和往前邁進的自由精神，摧毀了她那自發的階級的悲哀的萌芽，將她造成一個新人，跟着資產階級的隊伍而一同前進了。不幸資產階級剛在含苞的時候便又萎謝了。它的文化也同樣急轉直下，成為萎靡的狀態。本來拍着翅膀，要往紅着初日的遠方奔去的「女神」，因為自己的無力而墮到塵埃徘徊於「歧路」了。於是這個充滿了熱情和理想的年青的丁玲，也在前進路上碰壁了。同時，當時中國的新興階級，雖說已經形成自己的隊伍，而且正在為民族的和自己的解放開始戰鬥中，但它還沒生長到可以展開全線的時候，文化上的戰鬥力很薄弱，文學這一翼是完全放棄了。這對於正在苦惱着新憧憬的破滅的丁玲，無從給予她一個再改造自己的機會；再加她自身的經濟觀念不僅阻止她認識社會變革的新動向，甚而還加以蔑視。再加頹廢享樂的文學，流浪漢的悲哀的文學，象徵主義唯美主義的文學，作為衰落的資產階級的精神的反映和服務，以至於掙扎，正於五卅前後風靡一時。因此，正和當時的詩

多知識份子一樣，這碰壁之後，前無去路的丁玲，便會自然的遁入這空中樓閣中。被麻醉着，被鎔冶着，同時混和着一種重新抬起頭來的舊的悲哀。這樣不久便築起丁玲的哲學了。而且為這哲學生活着，寫着小說，在不自覺的生長中，不自覺的成為一個資產階級的戰士了。

可是丁玲的生活態度是誠懇的，認真的，嚴肅的。我們應該鄭重地注意這一生活的態度。在她充滿了虛無色彩和感傷絕望的初期作品裏，一種要求生的精神，始終飽滿地，雖則隱晦地灌注在各篇的血液中。這一生的追逐，使她異於同時代的許多其他資產階級的作家。她要活，然而她看見自己被葬在一座腐爛的坟墓裏。她要呼息，然而周圍只有污濁的穢氣。有一流的作家是安臥在這坟墓裏感到異常的舒適，於是他要歌唱坟墓的偉大的美麗了。而丁玲，她厭惡這裏，她情願在這裏終結她的一生。雖然如被困在一座漆黑的牢獄裏無法逃脫，然而要衝破鐵門，高飛遠走的心，即在這受困中也沒有片刻被壓下去，被消滅的。夢珂雖「以後依樣是隱忍的，繼續着到這種純肉感的社會裏面去」，而且「自然那奇怪的情景，見慣了，慢慢地可以不怕，可以從容，但究竟（不過）是使她的隱忍力更加強烈，更加偉大，以至於能使她忍受到非常無禮於侮辱了。」所以夢珂雖一步步地被腐爛的資產階級社會所同化，然而有一段最後的不甘心隱忍在她心裏的。莎菲女士則當她預備「決計搭車南下，在無人認識的地方，浪費生命的餘剩」的時候，「心從傷痛中又興奮起來，狂笑的憐惜着自己」，悄悄地活下來，悄悄地死去啊！莎菲，我可憐你！」從這一對於當前的生活的痛切的可憐，故而莎菲女士

其實是不情願享受那悄悄地活下來悄悄地死去的頹唐孤寂的生活是一個顯然的事（然而莎菲女士倘要在這無可奈何的境地裏再生活下去，那她必須轉換另一條道路，追逐另一種生活，自然也可能是沙龍生活，少奶奶生活的。）至於阿毛姑娘，物質的虛榮的不滿足，雖已將她丟入苦惱，失望，以至於病痛的漩渦中，然而當時「如果小二能懂得她那苦衷，跑過去抱起她來，吻遍她全身，拿眼淚去要求，單單爲了他的愛，去珍惜她的身體，並且發出千百句誓言，願爲他們幸福的生活去努力，那阿毛重新溫暖起那顆久傷的心，去再愛她丈夫，去再爲她丈夫的光明的將來而又快樂的來生活，也是不可知的事。」因爲阿毛那時還沒有幻滅到「無論你再痛苦些也好，再幸福些也好，人一到了死，都是毫無感覺的冷寂的躺在大地裏。」以至於「幸福只在別人看去或羨慕或嫉妒，而自身是始終也不能嘗着這甘味。」那樣程度的虛無。因此，我不能同意那些觀念論者的機械的說法，因爲在黑暗中裏的女主人翁個個都過着頹廢的日子，硬派作者是一個沒落的資產階級的代言人。不錯，丁玲當時是一個資產階級的戰士，如我上面所說，但她是屬於一個失望而悲憤的，無出路的，可是還保留着向上的朝氣的勇敢的少年資產階級的。這少年資產階級的向上的氣質，便是決定她後來在社會變動，的開展和深入中，看出新的真理，看出民族的和個人的新的前途，因而努力從自己階級裏脫離出來，作爲勞苦大眾的文化戰鬥員而積極地去服務的重要因素之一。但這並不是說，每個少年資產階級的作家，都可能在大風暴中覺醒過來的惡之花的作者鮑特萊爾和沙寧的作者阿志巴綏夫都是趨

向反動或沒落的最好的例子。

當時丁玲是深深地感受着寂寞的。她需要朋友。可以隨便談談，也可以傾吐藏在心底的煩惱和痛苦，而會得到對方的真摯的理解和同感。尤其是，不要把她當作一個女人，或者一個作家。然而倘你要她爲了得到朋友去委曲自己，這又是她所不能片刻忍受的重刑。像女作家專號的編者的登門造謠，也許有人覺得這是作者的光榮，正在恭候他的到來罷；然而丁玲非但沒有受寵若驚，把他迎接進來，反而托辭不見。從這事實，就可以充分說明丁玲當時雖寂寞，雖需要朋友，而且也不缺乏得到朋友的機會，可是終於沒有如願以償的理由了。

同住一屋子裏的從文，在生活上是大家都無間隔，而且相熟也很久了。然而她不會把內心的苦惱和不安掏給他看。那末也頻面前該可以傾吐一切罷。一個愛人，一個共着甘苦的同伴，同扛着生活的重擔爬往將來去的。但這又是不可能的，因為她要掏出來的，正是也頻所不喜歡的甚至厭惡的東西。爲了也頻的熱愛，爲了他們過去的神話中似的過來的天真日子，爲了平平安安的生活下去可以做些事情，她只好把自己的慾望壓在心裏。可是當也頻出去只剩了一個人的時候，或者也頻已經睡着的時候，甚至有時正當二個人很快樂的時候，這慾望突然又反芻到感情上來，把她拖進苦惱的漩渦去了。在不算情書那一段散文裏，丁玲曾自述到那時的心境：

「……從這時起，我們形式上是一天天遠了……我呢，我仍舊不變，我對你取着絕對的相信，我還是想你，忍着一切，多少次只想再給你一封信，多少次只想再見面，可是忍耐過去了……」

當時我是不曾看出她那種矛盾的苦惱的。雖說我們很熟了，她也從不曾向我提到她這內心的秘密。自然有時也曾偶然問起：「××近來怎樣？」「蓮子，你這幾天有見到××麼？」我只知道他們中間的糾紛早告結束，大家各為自己的工作 and 事業忙碌着。因此，我的回答也照例是隨便而無關痛癢的：「他正在翻譯蒲列汗諾夫的××××××××。」「前天見到他的。」接着大家都談到別的事，情上面去了。

丁玲是很會講故事的。她有那樣一種天生的才能。也許開始的時候你心裏還在想念的別的事，但不久便被她那有黏性的描摹和敘述所膠住了。至少，我個人是曾經有過這樣的經驗的。

在燈底下，她常常和我講到她的家庭裏的故事。她講到父親怎樣愛講究，愛漂亮，每天辮子梳得光光的，辮線自然也是最時行的貨色了。他的性格是最灑脫的，喜歡揮霍，不會管理家務，對於金錢從來不曾有過盤算和計較。有一次，他在外邊看到別人騎着馬兒過去，很羨慕那姿態，覺得非常的好看。於是出了重金，差人上外地去買回許多白馬，每匹都給配上白緞子的繡花馬鞍。時候正在春天，遍野都綠着嫩草。他邀請了許多鄰舍，各騎上馬背，放到一片大草坪上去。但自己又是不會騎馬的，只好背

着一條光滑的長辮，站在草坪邊，眼看白馬的蹄子在綠草上奔馳着，心裏感到了一種說不出的滿足和愉快。她又講到母親那種賢淑的性格，從不曾爲了父親的過度的放縱和揮霍，而發生過夫婦間的齟齬，也從不曾問過一聲家裏的經濟情形。在那種不管事的情形下，母親的少奶奶生活自然是閒空而寂寞的。因此在自己的花園裏架起一座秋千，好在無聊或煩悶的時候打着來消磨時間。一直到父親死去了之後，她才知道這一向不管事的家庭差不多已經破產了。那些上門來弔喪的，差不多都是同時來討錢的債主。但她並不曾因此而寬過父親一句話。後來搬到常德住到舅舅家裏去的時候，她使決心去讀書，要爲自己的將來打開一條出路。同時對於丁玲和丁玲的弟弟，雖然都還很幼小，做母親的是怎樣希望她們向上，而從不曾有過溺愛驕寵的事情。她又講到她的一位伯父怎樣在年青時候的突然的失蹤，以後便沒有下落，連生死存亡的消息也無從聽到。直到二十多年以後罷，本地有人上四川進香，在峨嵋山上遇着大雨，倉皇地奔進一座寺院裏去躲雨的時候，看見二個老和尚在廊下安閒地下着棋子。把來意說明了，和尚彷彿也沒有聽到，一心只浸在棋子裏面。大概是已經下完一局的時候罷，其中的一個忽然昂起頭來，向他打量着，淡然地問着：「你可是湖南××人嗎？」「某人（即丁玲那位伯父的名字）現在怎樣了？」「他家裏可好麼？」那避雨的人把他的失蹤，家人的焦憂，尋訪，以至於他的兒子已經娶了媳婦，說了一個大概。和尚沒有繼續再問他。等到回到家鄉，他便向丁玲的伯母談起這一回事。並且說，和尚雖然說着外路話，但口音裏彷彿帶着本地的聲調，似乎先前也

是本地人的樣子。這纔使丁玲的伯母感觸到那和尚也許家是她的丈夫罷。可是，當她差人上峨嵋山去訪問時，這和尚又不知雲遊到那裏去了。而且正在這前後，他彷彿觸動鄉思，曾經回來看過他的妻子和兒媳，只是沒有進門，在外邊留下一個記號又離開了。以後便沒有再聽到他的踪跡，至今又二十年了。她又講到她的一個表姐嫁給一個清華學生的時候，無論臉色上口氣上都顯着多麼的驕傲和快活；因為當時出洋的人很少，而清華學生是可以官費上美國去的。不料才渡過一個甜蜜的冬天，她的丈夫染到一場時症死去了。那時她真悲傷得要死。為了消磨她煩惱的日子，便上長沙去進學校。可是這期間又和另一個親戚發生了戀愛了。而且結了孕，以她世代官宦的家世，以她父親丁玲的舅舅在常德的地位，聲望和嚴厲的性格，這出醜的事是萬萬不能洩漏的。只好哭着和母親商量。雖然母親也很不滿，但一則因愛女心切，二則也不肯家醜外揚，於是把她關在三間積滿塵灰，終年鎖閉着的空房裏，買通一個老媽子夜間送要喫和要用的東西進去。不料一天深夜，她的弟弟起來解手，看見那三間空房裏有着隱約的燈火，以為是出現鬼怪或者盜賊了，突然驚喊了起來。做母親的當時雖把他毒罵下去；可是女兒是不得不搬家了。第二天，出了重金的賄賂，將她放到一個佃戶的家裏。這貴族小姐便在那茅屋中生下了她的私生子。以後便住在娘家。和一個堂妹妹發生了強烈的同性愛，逼着她也許嫁人。日常的生活是打牌賭錢。兩個人串通的從親友們手上贏過來，然後再浪費去。便這樣頹廢的生活到現在。她又講到民國初年曾做過官，後來灰心了，便回到家裏做老太爺，什麼人見他都怕得

要命的她的舅舅。她又講到在外面過着土匪生活的她的堂兄。她又講到自己，她說：「我小的時候，記得害過幾次病，我的弟弟也是愛害病的孩子，每當我們不能在戶外去玩，唯一來慰藉我們的，便是母親的故事了。在燈底下，我睡在母親旁邊，表姊們又攢到她的身旁，都是些圓的天真的眼睛望着她，她娓娓不倦的把一些水簾洞，托塔天王……的故事放到我們腦子中，那些情景，我現在想來還如在目前。我母親不特講許多故事給我聽，她的自身，她對於生活的勇敢，雖說我是非常幼小，却也是很大的刺激。後來，我大了一些，我不要聽我母親的故事了，我喜歡一個人坐在後園裏慢慢的去看。有幾年的時間，從十歲到十四歲，我只有寒假才同人家團聚在一塊，不是寄宿在學校，學校裏只有我一個年紀小，就是住在我舅舅的後花園裏。日裏和一羣頑皮的同學以欺侮教員為遊戲，一放了學，便只剩一個，人，不管在家裏的慢慢黑下來的園子裏也好，或是學校的大操場也好，總之在這些時候，我除了望着，一陣飛過的歸鴉和數着那最先發亮的星星以外，便總是找一本書，度過那靜寂的下午和夜晚。這一個時期中，我幾乎把我舅舅家裏的那些草本小說看完，而且商務印書館的說部叢書，就是那些林譯的外國小說，也看了不少，小說月報（美人封面的）和包天笑編的小說大觀，也常常讀到。我母親很不滿意，因為放棄了其他的事。不過當我進了中學，一種新的完全是集團的生活，又加之「五四」的潮流的波浪也湧到我們那小城市，我在學校裏變成一個活動分子，是一個出風頭的學生，我又轉了幾個學校，雖說得過國文教員的鼓勵，把我的白話詩給刊載在一張附刊上，我總對文學不大有勁，總

覺得與其去讀做為教本的嘗試集，寧肯每日一翻民國日報的覺悟為有用。所以雖說那時女神也曾在中學裏哄動，我都沒有關心，而且跑到上海來了。」（我的創作生活二十二頁）她又講到了上海之後，怎樣和當時那一班革命的知識份子混在一起，可是因為自己年紀小，同時別人也只將她看做一個小孩子，只同她玩着鬧着，這時她算是生活一陣天真的熱鬧中。後來在種種打擊下，不願意再呆在上海了，便飄然流浪到北京去。那一段時間，她完全沈到一種什麼人也不理解的，也不願意什麼人理解的，只自己深切地痛感着的頹唐中，一直到和也頻同住。常常是這樣的一個人跑到陶然亭去，或者夜間喝醉了酒，在黃昏的古城裏茫然地躑躅着。是在一年的最後的一天罷，在朋友家裏喫完年夜飯，已經是三更天氣了，人是迷迷糊糊的醉到連站也站不住了。她掙扎着身子起來，一定要回去。不管大家竭力的攔阻和勸誘，還是要走出門去。最後無法可想了，朋友決定自己伴她回家，路上也好放心些，可她也不答應。一個人坐上洋車，也不說地方，叫車夫一直往前面拉去。等到被冷風吹散了酒氣時，睜開眼睛往四面看看，冷落的，只昏黃的電燈光霜似的凝在地面上，不知被拉到一個什麼荒涼的地方了……

不久，到了一九二九年春天，丁玲的母親帶着一個丫頭到上海來了。作為她的同伴和她一塊來的，還有另一位老太太。差不多前後的時間罷，從文的母親和妹妹也到了上海。薩坡賽路二〇四號這

幢房子裏突然熱鬧了起來。

丁玲的母親已經頭髮蒼白了。可是很康健，無論精神上肉體上都沒有中國老太太所常有的那種萎靡的樣子。一個棕色的飽滿的臉，一雙坦白的直心腸的眼睛。莊嚴的，可和藹的，誠懇的，沈靜的，可不固執着的，不迂腐的。在她面前，你可以放膽地談着笑着，而不會感到一個長輩的威脅。

丁玲也頻時常陪着母親出去，因為她還是初次到上海來。同時那另一位老太太是特地為了來看看上海的光怪陸離的世面，才決心離開她那家的，因此更不好意思讓二位老人家長日坐在家裏了。日子是過得熱鬧而且快樂，可是這一來，沒有時間寫文章了。而且母親帶來的四百塊錢，不久被偷偷的用下去不少。丁玲是不願意母親知道他們外面的拮据，到了月底，明天要付房租了，也頻才被逼得只好出去向書店向朋友張羅錢的窮忙情形，深怕她轉去之後會因她們生活的困難而深深的不安，而發生過分的擔心和掛念，因此必須找一筆錢補足那原來的數目。可是，既靜不下心來，也分不出時間來寫文章，這要補回去的願望顯然是不會兌現的。她常常因此煩惱，和我說到這上面不只二次三次。

暑假，她們四個人一同上杭州了。我趁返鄉之便，路過杭州時也曾上西湖去看過她們。丁玲說起母親怎樣喜歡西湖，明淨秀麗的山和水，大的幽靜的寺院，好的空氣，和平的安閒的鄰舍，給了這老太太一種說不出的滿足，大有不願再回湖南的意思了。可是做女兒的和女婿的是寫不出一個字，而且

也頗正病着很凶的痢疾，母親帶來的錢是差不多就要用完了。跟着她的話，她露出一臉煩躁的苦笑。等到母親轉去之後，從文也上中國公學教書去了。二個人是住不起這樣一幢房子的，把原有的傢具拍賣了許多作為付房租和移家的費用，便搬到對面二一九號的三層樓上去。

我也於這一學期結束了自己的教書生活。在馬浪路借了一個傢具現成的亭子間，從學校裏搬出來了。馬浪路隔壁便是薩坡賽路，我的飯食是包在薩坡賽路路口的一家俄國館子裏，時常在飯後踱到他們那邊去扯白話。我們就成了很親密的鄰舍。

丁玲收束了放縱半年的野馬似的心，正在開始靜靜的寫着一部長篇小說。她說這小說定寫五卅前夜的幾個知識份子的故事的，但不肯說出她的故事的内容。她以先有那樣一種脾氣，計劃着或正在寫作中的小說的題材和結構，是不願意在完成之前告訴人的，自然也頗是一個例外。

人是很高興，因為天天下午可以寫個三千五千字，而不感到文思的停滯和困難。有時夜間跑到我這裏來，說今天又寫了幾千字，意思是現在應該休息了。於是我們便出去逛逛馬路，或者買些水果回來，偶然也去看電影。

雖然文章是不斷的寫下來了。聲譽也一天比一天隆重起來。從不相識的青年們的心中，向在黑暗中的作者表示了充滿熱情的可寶貴的敬意，寄了長篇的仰慕的信來，甚至於東京的留學生中間，有女人把她當作一個男人而寄來了含着求愛口氣的纏綿的信，也曾被丁玲接到過的。可是這並不

能把他們的生活同時抬高到和作品一樣的水準去。雖說因為自己不會安排，傳統的灑脫的血液和西洋的個人主義文學的影響，在她身上造成一種不想到明天的習性，恥於在金錢上面有所打算和計劃。然而常常現出窘相是一個事實，口袋裏只剩了幾個銅子，而晚餐還沒有着落，只好揀取幾件比較完整點的衣飾，由也頻捧着去看當舖掌櫃的佈施的眼睛，也是一個事實。在這事實裏感到生活一大天的縮緊；同時紅黑出版部的失敗，放出去的書賬收不回來，反背了一身拖借來的債，更逼得他們急於要找錢的野心超過為自己的理想——文學服務的野心了。

恰巧山東省立高中到上海來請教員，托的人是陸侃如夫婦，從文的同事。由從文作介紹人，也頻使下了決心和丁玲暫時分別，單槍匹馬的上濟南去了。這也是頻短短一生中最初得到的也是最後的一個正式的職業。時候是在一九三〇年春天。

決然單獨離開上海是經過幾次理性的商量的。丁玲留在上海寫文章，也頻在山東安心做事，那暑假見面的時候也許可以還清拖借來的債，好放下這塊時常壓在心上，給人以不舒服的感覺的石頭罷。然後再好好的來生活，好好的來寫文章。這是紅黑出版部的夢破滅之後的一個新夢。

丁玲他們住着的三層樓原本有前後二個房間的，不久將只剩了丁玲一個人，那不必要也不可負擔這巨大的房租了。（雖然也頻在做事，但目的是為了掙錢去的。）退去一間呢，倘搬進來的是一個成天打着牌，或者開着留聲機哼着京調的，上海常常會遇着的討厭的人，那隔壁房內的丁玲將

怎樣在這煩擾的空氣中實現她預定的計劃呢？恰好從福建來滬，不久的魯彥正在找尋一個比較乾淨的房間，又加大家從前在北京都認識的，於是他們就做了緊鄰，而且也頻走後丁玲將自己的那一份飯也搭在魯彥那裏。

也頻走後的這一段短短的時間裏，我和丁玲是天天都見面的。常常在夜裏，一盞套着一個大的磁燈罩的電燈底下，兩個人靠近爐邊，對着紅紅的爐火，什麼都談，談不完，談不厭的談下去。我抽着煙，不久這小小房間裏便被白霧所塞住了。在這煙霧中丁玲似乎感到窒悶，站起身來去打開窗戶了。

我們的談話，終於在某一天夜裏，談到了丁玲久已要告訴我的，而終於隱忍下去的話上了。這話，彷彿一團長久塞在她心頭的淤血，現在才一口氣吐出來了。雖然是感到劇痛的，可是吐出了之後可以比較舒暢些。她告訴我這二年來的隱痛，生活在矛盾和不安中的煩亂的心。她是那麼孤傲的一個人，有勇氣去蔑視別人的一切尊重和好意的，此刻是低着頭，垂下眼睛，幽幽的帶點顫抖的訴述着。雖然映着紅紅的爐火，仍舊可以看出她的臉色有着一種不常見的奇怪的慘白，一種說不出的悲傷的緊張和興奮。她的眼光望着地板，不敢抬起頭來看我。有時會說到半路上又突然停住了，跑去倒在床上，低低的，可是傷心的哭泣着。

她告訴我的是，和我那朋友，雖然後來決心寫信和他訣絕了，但她是不能忘記的。這二年中，因為想到他而瞞着也頻而獨自傷心着的事情是有過。想給他一封信，而終於忍下去了，或者正在開始寫

着而又終於毀去了的事情也有過。刮着風的奇冷的冬夜，偷偷的跑到他住着的那房子的周圍，徘徊着，希望能夠偶然見他一面的事情也有過……她說她是不能忘記的，然而沒有一個人知道她這秘密地受着苦的心。

可是，等到左翼作家聯盟成立的前夜，我受了一個朋友（不是上面提到的那朋友）的委托，徵求她是否也願意參加的時候，她又忽然問起我那朋友是否也在內。等到知道他也是發起人之一的時候，她凝住眼光默思了一會兒，好像下了一個很大的決心預備犧牲什麼似的，望着我說：

「蓮子，我不參加罷。」

但丁玲並非蔑視這一作家的政治的組合，時常很關心的問到它的現狀和進行的方針。次拿萌芽送給她，或者告訴她一些消息，總是用很愉快的態度來接受了。她當時是因為一種感情的矛盾，雖然很想見到我那朋友，但深怕見了之後又會引起生活上更大的不安和糾紛，因而不願意參加左聯的。

其實，我自己雖則參加了；然而一個知識份子的過去的積習，是不會一搖頭便立即消滅的。因為現今的知識份子大都是保留着資產教育所培養的壞習氣超過好習氣的；他們有自己的生活的哲學，趣味和感情。而這些習氣的頑固性，往往成爲他們前進路上最大而又最麻煩的障礙物。因此，即使是那些進步的，即常常憬懂着理想的光明的到來，因而預備或已經置身到鬪爭的旋渦中的人們，如

果不根本離開他那階級，尤其是，不在日常生活和鬭爭過程中厲行自己清算，自己檢查，以至於自己監視，那這憧憬，這熱情的獻身，往往不能持久，結果甚而至於會變成不是懷疑和不满，便是消極，無聊和牢騷。我當時雖則將生命獻給大眾了，但生活上仍舊是一個昨日的自己。所不同的是，在一種新的忙碌中開始了一種新的興奮。

丁玲這時是被一種異常的厭倦支配了她的心，在一種黯然而無色的沈悶中，悄悄的過着一種乏味的日子。文章一個字也沒有寫下來，時間消磨在每天和也頻寫信和我談天的中間了。也頻在濟南彷彿也很寂寞，也不放心，來信來電促她上山東去。

幾次躊躇不想去，但躊躇中又終於下了決心了。我替她拍去一個電報，回來便幫着收拾行李。那天晚上幾乎沒有睡，兩個人坐在行李堆旁，談着談着，分手的時候已經晨四點鐘了。我回家閉着眼睛，略略休息了一忽兒，最初的蒼白晨光便透進窗戶，同時我的疲倦的眼睛也被一個很熟悉的聲音所撥開了。我睜開眼睛，看見丁玲站在房門口，微笑着說：

「蓮子，起來吧。」

都市的早晨和它那燈火輝煌，車水馬龍的夜晚是兩個截然不同的世界。此刻，除了清道夫寂寞地掃着馬路外，祇有送牛奶的自行車的鈴聲了。因為離開上車的時間還遠，兩個人便在清冷的馬路上兜着圈子。

回到了丁玲那房間裏，李達夫人已經等候多時了。她很着急的說：

「時間已經不早，趕快去雇車子罷。」

接着我們便動手把行李搬到門外，就在對面汽車行裏叫了一部汽車。李太太因為家裏有小孩子，由我一個人送她上車站去。

在汽車裏，丁玲交給我一封信，要我火車開走之後再看。

當火車快要移動的前幾分鐘，我們握着手，沉默着，什麼話都不說，彷彿被陷在一種無限傷感的空氣裏了。可是火車開始移動了。我們只好分開手。一直到火車消失在我視界之外，才一個人惘然地走出車站來。

展開她給我的信，滿紙是悲傷的話。

丁玲走時因為不方便搬移家具到朋友家裏去寄存，由我遷到薩坡賽路一一九號前樓去。可是，不到二個月，一個五月的上午，二個人又突然從山東回來了。推開門，也頻跑進來和我握着，滿臉高興的笑着說：

「蓬子，好幾個月不見了。」

「我們又回來了，你想不到罷。」丁玲說。

因為前幾天我還接到了丁玲寄來的信，其中說到做老師的怎樣受學生歡迎，被擁戴着做成文科

主任了，返滬的話是連影子也無從看出，我真有點迷惑了。

「怎麼回事呢，難道放假了麼？」

「慢慢的告訴你，話長啦。」

等到也頻在法國公園後面找定了房子之後，他們才詳細細細告訴我這次回來的原因。因為也頻教授左傾的文藝理論和文藝作品，被學校當局和軍警當局所嫉視，雖有學生的擁護和支援，可空氣一天比一天緊張了，實行逮捕的謠言也不斷的由同事口中傳來。在出走前一天，一個感情最好的同事好意的來告訴他，也許明天就會發生事情的。於是只好倉皇出走，由青島繞了一個大圈子才轉回上海。

經過這一場風波，彷彿這時少年夫婦都改變了。被一種熱情的興奮趕散先前纏繞在心頭的憂鬱的幻影。

這時我們幾個人辦了一個文學和社會科學的補習學校。也頻也擔任了一門功課。在這學校裏，重新遇見先前和丁玲有過愛情的糾紛那朋友。但是誰都沒有被先前那種不愉快的回憶所擾亂，各人都沈靜的處理着自己的事務。

同時也頻參加左聯，擔任工農通訊委員會的主席。也頻完全換過一副骨頭。他不再為自己的文章的受壓迫而感傷了，他也不再以殷勤侍候丁玲

了。在工作精神上，他顯出一個新生之犢的英雄。正如丁玲所說的，也頻的能力做事比寫文章的適宜性更大些。但也頻並沒有放棄他的寫作，他有強烈的自信心，他要在鬭爭過程中訓練自己的新的創作方法，獲得自己的創作題材，他一生之中最有魄力的後半部光明在我們前面，便是這時候忙中偷閒寫成功的。自然，直到也頻最後受難的一天，還沒有完全洗淨自己的舊感情和舊意識，沒有轉換到完全政治化和階級化；因為正在自己轉換的過程中，不幸便落到殉難的網中了。

丁玲因為小頻在肚裏，不方便做事情，差不多天天都少出來。但她的感情也比較平靜多多了。雖然那朋友為了工作上的必要，時常進出於他們那裏，而且看到那個人，丁玲也不免心內感到：「每次我們的遇見，你都在我心上投下一塊巨石，使我有幾天不安，而且不僅遇見，每次當也頻出去，預知他又見着你時，我彷彿也就不安的又站在你面前了。」但另一方面此時丁玲已很會理性的克制自己，「我不願擾亂你，也不願擾亂也頻，我不願因為我是女人，我來用愛情擾亂別人的工作……」（見「不算情書」）這時她以痛苦的寶貴的努力，當舊感情抬頭起來的時候，用理性的力量重新又壓了下去。

同時丁玲開始她的一九三〇年春上海。雖然所寫的仍為革命與戀愛的單調的公式故事；而且在故事中也看不出革命怎樣在困難和艱苦中，在屠刀和鐵鞭下，日益開展和生長的真實面目；即那作為革命的知識份子的男女主人翁的性格，作者也沒有辯證法的表現出實際的轉換情形——怎

樣通過內心的痛苦矛盾通過鬪爭的危逼時候的動搖通過種種的錯誤和克服在繞了一個彎彎曲曲的大圈子之後，終於以階級的责任心和利害觀念代替了個人的得失的計較，以階級的感情淹沒了個人的愉快和悲哀，建築起了一個新的堅強的人生活觀，但在這時期的丁玲的小說裏，已經意識地主觀地讚美着同情着革命者的獻身於工作的精神，而且努力要將革命的利益提高到自己可能達到的程度；雖然結果並不如作者所企望，但這是被當時的生活所產生的能力和理解所限制住了的。

不久，小頻落地了。丁玲既放下一個累贅，此後身體可以自由支配了。因為也頻願意離開上海到另一個地方去，兩個人便準備怎樣把孩子送回湖南老家，怎樣向年老的母親撒謊，而且決定真到了不能隱瞞老母的時候，那也只好忍着不管老人家的悲傷——年青人是不能也不該作為過去了的那一代的生活的墊腳板，把生命和時光，為了他們的歡樂而完全犧牲去的。

可是不幸的一天終於到來，在一九三一年一月的深夜，丁玲跑到我那裏來，氣喘喘的，雖竭力鎮靜着，但臉上仍舊露出倉皇和緊張的顏色。我一見很奇怪，以為二個人又為了不必要的感情的衝動，把丁玲逗到氣憤憤地跑出來了。

「你今天有見到頻麼？」跨進房門便劈頭問我。立即使我明白事情沒有這樣單純，隱約的起了一種說不出的不安。

「怎麼樣？你這種什麼意思呀？——你坐下來，慢慢的說罷。」

「我問你，今天你見到頻麼？」

「上午十點鐘見到的。分手的時候頻說去找從文寫字的，下午就沒有再見到。」

「那一定糟了。」她沉默了一忽兒。「蓮子，頻到此刻還沒有轉家呢，他說好中午是轉來喫飯的。恐怕靠不住有問題。」

但是我知道他今天沒有別的事，也沒有別的地方要去。不可能發生危險的。或者有其他的不測罷。「我想不致於有什麼問題的。」

二個人雖這樣自慰着，但都商量不出什麼地方可讓也。頻留戀到這夜深還不回家的。幾個熟朋友的家裏，近來也頗非必要就很少去，事情完了就回家招呼產後的母親和新生的小孩。所以理性的猜度和考慮的結果，反而彷彿眼前現出了一個不祥的幻影，至少或者受了汽車之類的「不測罷」。

寧可讓朋友受虛驚的，在可能的範圍內我們應當迅速地傳達這消息。這是我們的責任。丁玲離開的時候便找乃超去了。

這時另一個朋友闖進來，苦笑着告訴我柔石已經發生問題了。到底爲了什麼緣故他也完全不明瞭。

第二天這些消息一一證實是事實了。丁玲雖暫時以少爺被汽車碾傷的理由敷衍了房東和奶

媽，但舉止的倉皇，反常，飯也不喫，只匆匆的跑進跑出，做房主人的自然會想到女房客所說的話恐怕有幾分靠不住罷。雖說還沒有人來搜查過，但此地住下去不很妥當是顯然的，於是丁玲就匆匆的搬到一個女朋友那裏去。

也頻已經有信寄出來了，要丁玲從速設法營救，延遲一天，恐怕會更困難一天的。在也頻的信裏，依然是熱情的，慷慨的，沒有因為失去自由而萎頹下來。他說到萬一不幸被判決幾年徒刑，希望丁玲不要因此而煩亂起來，要平靜的活下去，這幾年中要好好的寫下一些文章，好好的撫養小頻。經過從文的幫助，是託到京滬間的幾個有體面的人物了。然而沒有一點實效。在寒風中，在雪地上，丁玲朝朝暮暮的茫然地奔走着。雖說沒有一點實效，不過在奔走中引起了一種空洞的希望，由這希望支持她的疲累了身體。

有一天，在我們相見的時候，丁玲忽然這樣告訴我，南京的一個朋友來信說到也頻有一個方法可以出來，要是他能夠寫下一篇懺悔的文章。我沒有響。丁玲接着又趕忙說，我當時是拒絕了，如其以無恥的投降保全性命，寧可慷慨的去完成也頻對於階級的最後的责任。

終於也頻殉難的消息傳到了。她哭泣着，在一種無限悲傷中，彷彿精神和肉體都同時瓦解了。不久，丁玲咬着牙齒，撫着創傷，靜下這顆被慘變所擾亂了自己的心，排開一切起伏紛亂的感情，把眼睛放到明天，怎樣來安排自己以後的生活。因此，先決的問題：第一，得好好的瞞過母親，一個風燭

殘年的老人，不必再讓她多受這意外的送命的恐嚇了；第二，須把這新生的嬰孩找到一個穩當的寄托地。

決定由從文作伴，將小頻送回外婆那裏去，藉口也頻被繁忙的事務牽住身子，不能片刻離開上海。

許多知識份子的女性，表面上彷彿很堅強，其實只要碰到一個小小的打擊，便會慌亂到不知怎麼辦好，或者萎靡到一切都絕望了。這並不奇怪，是被現社會的經濟條件所限制的。作為男人的財貨的，傳統的血液裏消失了自主力的女人，往往以男人的意向作為自己生活的指南針，一旦失去了這指南針的時候，她這泛在人生海上的一小小的船隻，便會茫茫地無所歸的。而丁玲，在這危險的風浪前面，却自己定下了一個前進的方向。

等到湖南回來的時候，表面上丁玲是完全恢復先前的平靜和活氣了。那被犧牲的，對於丁玲雖然是一個無從補償的損失，但既然無從補償，那憂傷只徒然毀壞着自己罷了。而且，死，正是也頻完成了自己對於階級的最後的光榮的貢獻，那活着的，倘將全部時間和精神消費於悼亡的悲哀中，未免太無意思也太可笑罷。踏着被難者的血，繼續奔向槍刺下面去，這纔是也頻的同伴，也頻最後一剎那所期待於未死者的丁玲的明日罷。

但一個人的感情是生根於他的生活的。作為現社會的寄生者的知識階級，在轉換的途中，不僅隨時感受到新生的艱困和痛苦，同時隨時會遇到舊情緒的襲擊而顛踉下來的。

丁玲當時對於自己此後所走的道路雖決定方向了，但她的感情不無因此起了一種變化。果然不再哭泣了；但是變成了一種頹唐的興奮。常常一天不喫東西不覺得飢餓。常常一個晚上不感睡覺。常常一個人躺在床上，向窗外浮動的白雲出神似的凝視着。她表面彷彿很平靜了，其實心是有一種自己也不明白的紛亂和矛盾蹂躪着。

朋友間常常去看她的，是李達夫人和我。後來，我和妻便遷去和她同住。

一個可怕的影子慢慢淡下去了。生活慢慢走入了正軌。

為了以後工作上將常常見面，不允許人的恩怨和成見梗在同志間；她託我把那朋友找來作一次坦白的解釋，讓過去的一切隔閡都在解釋中忘記罷。

接着丁玲便負責北斗雜誌的主編。在忙碌中，在給她分擔的一個政治責任下，這才真的把個人的要求漸漸放棄了。連載在北斗上中篇小說「水」上面，作者已經丟開個人的身邊瑣事的描寫，着眼於當前的偉大的事變；從死靜的心理的解剖，進展到羣衆的連鎖的活動；從知識份子浪漫的興奮，轉換成了階級意識的強烈的深刻的體會。這雖是一個單純的過程。可這不是一個你願意那樣就能那樣辦到的過程。只有切切實實的刻苦生活着，英勇而堅決的關爭着，才會慢慢地明白個人的渺小。

看清了那蠢如豕鹿的勞苦者的巨大的力量。因為一個知識份子的最大的病根，是不相信羣衆的力量。尤其是文學家。以適合他自己的感情趣味，人生觀作為寫作的條件，他所覓取的題材，往往表面是浪漫的，實際是歪曲革命的，一種可笑的誇大而愚笨的想像。這不是一個或一羣革命者的英勇的歷史，這是他自己的滑稽的臉譜。一個資產階級的文學家當他描寫粧飾着白雪冬天的農村的美麗的時候，是沒有看見也不願意看見那飢餓的農民們，顫抖着死在雪地上的真實的。一個小資產階級的作家，當他讚美革命的勝利的明日的時候，他同樣沒有看見也不願看見革命的今日怎樣在艱苦的困難中生長起來的實在情形的。因為這實在情形會碰破他的正在痛快着興奮着的夢的。而這興奮和痛快正是發動他的文章的產生的父親和母親。然而新興文學是負着雙重戰鬥的任務的——無情的打擊敵人，誠懇的教育自己的同伴和羣衆。而且戰鬥是不需要誇大，不能作錯誤的估量的。因此，真正的戰鬥的文學，必然是戰鬥的真實的戰史的反映。

丁玲從湖南回來的時候，是寫下田家冲而幾個月之後，是寫下水了。雖出於同一個作家的筆下，但中間的距離，中間的過程，誰都可以看出丁玲在這幾個月是怎樣努力於自己的舊皮囊的丟棄罷。

到一二八事變的爆發後，丁玲一度上前綫去參加救護慰勞的工作。雖不久便回到後方了，但仍竭全力於反帝的文學運動的推進和擴大。記得有一天，在中社開著作家抗日會的常會，雖因我們出

席人數過少而不能通過自己的提案，但丁玲是始終為階級的利益而堅持着自己的意見。聚精會神的默坐着，嚴肅的憤怒的，凝視着，傾聽着那些掩護在反帝的旗幟下預備出賣反帝的羣衆的陰謀者的面目和議論。這時候，誰能再從丁玲身上找到她舊日的「我的生命只是我自己的玩品」那絕望的哲學的痕跡呢？

接着是寫下某夜消息、夜會等作品。完全是新的題材，新的風格，新的血液。雖然還殘留着缺點：如題材的積極性還沒有提高到可以和這殘酷而複雜的現實的鬭爭的正面配合起來，小說中的人物也還不是活生生的現實的戰士，多少帶着想像的成份等等。

以丁玲過去自己鬭爭自己改造的歷史作為保證，我們可以這樣期待她，最近的將來她會產生劃時代的紀念碑的作品的。不幸她失踪了。現在，在一個我們所不知道的悲慘的地方，不知她受盡了怎樣的苦痛！

又是一副擔子留下給我們了，正像一個死去的戰士留下他的武器。為了丁玲的不幸而悲傷着歎息着的朋友們，揩乾你的眼淚，抬起你沈重的頭，丁玲所期望你們的，是能繼續挑起她所留下的這一副艱苦而沈重的擔子。

蓬子 一九三三，十二月。

· 選自姚編丁玲選集 ·

女作家丁玲

茅盾

大約是一九二一年罷，上海出現了一個平民女學，以半工半讀號召。那時候，正當「五四」運動把青年們從封建思想的麻醉中喚醒了來，「父與子」的鬭爭在全中國各處的古老家庭裏爆發，一切反抗的青年女子從「大家庭」裏跑出來，拋棄了深閨小姐的生活，到「新思想發源」的大都市內找求她們理想的生活來了；上海平民女學的學生大部分都是這樣叛逆的青年女性。

我們的作家丁玲女士，就是那平民女學的學生。那時候，她不叫作了玲，叫做丁冰之。按照中國的習慣，她應該用她父親的姓——蔣；但是她戴了她母親的丁姓，因為她覺得男女既是平等的，那麼子女們也可以用母族的姓氏。這也是那時候很普遍於青年男女間的一種新思想。

在平民女學的丁玲女士是一個沉默的青年。她有兩個很要好的朋友，王劍虹女士和王一知女士。前者是四川人，後者和丁玲同鄉，也是湖南人。王一知不久都傾向了××主義，而且加入了××黨，但當這三位青年女性做好朋友的時候，她們全有很濃厚的無政府主義的傾向。

平民女學的創辦者（陳獨秀和他的朋友）因為種種困難，不能使這學校按照他們的理想；丁玲女士她們大概感到失望，所以不久就退學。以後一年中間，她大概沒有正式進學校，她和她的朋友王劍虹女士曾在南京住過一些時，過「自修」的生活。一九二四年，她又正式進學校，仍舊和王劍虹

在一處。這學校便是後來在「五四」運動中很起了領導作用而且產生了不少革命人才的上海大學的中國文學系；她好像對於政治還不感多大興趣，思想上她還是近於無政府主義。

在上海大學大約一年光景，丁玲到別處去了。那時，她的好朋友王劍虹女士也像先前的王一知女士那樣傾向於××主義了，而且不久就因為肺病死了；也許丁玲因此感到寂寞，因此要換環境了。一九二七年，丁玲發表了她的第一篇小說，那時她始用「丁玲」這筆名。這個名字，在文壇上是生疏的，可是這位作者的才能立刻被人認識了。接着她的第二篇短篇小說莎菲女士的日記也在小說月報上發表了，人們於是更深切地認到一位新起的女作家。在謝冰心女士沉默了的那時，以一種新的姿態出現於文壇。在莎菲女士的日記中所顯示的作家丁玲女士是滿帶着「五四」以來時代的烙印的；如果謝冰心女士作品的中心是對於母愛和自然的頌讚，那麼初期的丁玲的作品全然和這「幽雅」的情緒沒有關涉，她的莎菲女士是心靈上負着時代苦悶的創傷的青年女性的叛逆的絕叫者。莎菲女士是一位個人主義，舊禮教的叛逆者；她要求一些熱烈的痛快的生活；她熱愛着而又蔑視她的怯弱的矛盾的灰色的求愛者，然而在遊戲式的戀愛過程中，她終於從醜觀拘束的心理擺脫，從被動的地位到主動的，在一度吻了那青年學生的富於誘惑性的紅脣以後，她就一脚踢開了他的不值得戀愛的卑瑣的青年。這是大膽的描寫，至少在中國那時的女性作家中是大膽的。莎菲女士是「五四」以後解放的青年女子在性愛上的矛盾心理的代表者！

但那時中國文壇上要求着比莎菲女士的日記更深刻更有社會意義的創作。中國的普羅革命文學運動正在勃發。丁玲女士自然不能長久站在這空氣之外。於是在繼續寫了幾篇以女性的精神苦悶（大部分是性愛的）作為中心題材的短篇而後，丁玲女士開始以流行的「革命與戀愛」的題材寫一部長篇小說了。這就是那韋護。這是一部八九萬字的長篇小說。在這裏，丁玲企圖描寫她那已故的好朋友王劍虹女士的思想轉變。書中的主角麗嘉就是王女士的影子，而男主角韋護是一個老牌的××黨員。這兩個人的戀愛結合很有幾分Romantic味。特別是在女主角那方面。麗嘉的思想性格，多少有些和莎菲女士相像，她的戀愛的發生與其說是由於男主角那方面來的思想的感應，還不如說由她那少女的好奇心和浪漫的情熱。所以在結合後，麗嘉雖然接受了××主義，却終不免因為戀人的忙於工作而奪去了他倆的溫柔蜜愛的時間而感到戚戚。直到那男主角覺得「戀愛」已經無形的妨害了工作精神而決然捨去的時候，麗嘉方始覺悟，也說要決心投身於實際的革命工作了。而這小說也就在此完結。在這結尾，丁玲特地改變了她的故友的事實，表示了革命戰勝了戀愛，但是在全體上，除寫了麗嘉那種熱情的猶傲的個性以及模糊的政治認識而外，那位男主角韋護是表現得并不好的。那時候（大約是一九二三年——二四年罷）的社會情形沒有真切的描寫也是一個缺點。

如果韋護這小說是丁玲思想前進的第一步，那麼，繼續着發表的一九三〇年春上海，就是她更

意識地想把握着時代。這也是將近十萬字的長篇小說。以一九三〇這年上海的羣衆運動為題材。知識份子的主角是懶惰的不革命者，鬧烘烘的左翼學生運動對於他並沒有多大影響；但是他的妻——書中的女主角，却積極的參加了工人運動。於是在動搖矛盾的丈夫和極致命的妻中間，發生了「革命與戀愛」的衝突。結果那個妻爲了革命而捨去了戀愛。所以在題材上，這一九三〇年春上海大約和韋護相彷彿；不過作者努力想表現這時代以及前進的鬭爭者——這種企圖，却更明顯而且意識的。

一直到這時候，丁玲好像尚未加入中國左翼作家聯盟，雖然她愛人胡也頻已經是那聯盟中的積極分子了。接着就是胡也頻與其他四位作家的被捕被殺。丁玲女士個人對這××恐怖的回答就是積極左傾，踏上了那五個作家的血路向前！

從一九三一年夏起，丁玲再不是中國左翼作家聯盟陣外的「同路人」，而是陣營內戰鬭的一員。那時中國的左翼刊物悉遭封閉，出版左傾書報的書店都受嚴重的壓迫，左翼作家聯盟在整頓陣容，改變了戰略以後，乃有北斗雜誌出版。這是當時全中國在左聯領導下的唯一的文藝刊物。丁玲女士當了編輯。她的短篇小說「水」就在這刊物上發表。「水」在各方面都表示了丁玲的表現才能的更進一步的開展。這是以一九三一年中國十六省的水災作為背景的。遭了水災的農民羣衆是故事中的主人公。他們和洪水奮鬥和饑寒奮鬥，最後逃到城市的時候，又和欺騙他們的官吏紳士放賬

員奮鬥，終於和自己隊伍中的動搖思想奮鬥。全體的農民就革命化起來，這是一九三一年大水災後農村加速度革命化的文藝上的表現。雖然只是一個短篇小說，而且在事後又多用了一些觀念的描寫，可是這篇小說的意義是很重大的。不論在丁玲個人，或文壇全體，這都表示了過去的「革命戀愛」的公式已經被清算！

沿着這路線，丁玲又寫了許多短篇小說。上海的革命鬥爭是那些小說的題材。為要充實她的生活經驗，她在九一八以後參加了許多實際鬥爭。左翼作家聯盟所積極進行的工農通訊員運動，丁玲也是實際工作者和指導之一。在左聯的幹部中，她是一個重要的而且最有希望的作家。她的××，不用說是中國左翼文壇一個嚴重的損失。

她的最近的作品是短篇小說「奔」發表在五月號的現代。這是描寫了農村經濟破產下的農民到大都市裏來找工作，可是大都市中也擠滿了失業者，於是他們不得不再回老家去，可是他們堅決的說不能再忍受地主的剝削了！此外，丁玲又寫了長篇小說母親，據說尚差萬把字沒有完篇，可是她就××了！

丁玲

錢謙吾

「……而且同時也有自己燒飯，自己洗衣，自己嘔心嘔血去寫文章，給別人算清了字，給一點錢去生活，在許多高的壓迫下還想讀一點書的女人——而把自己在孤獨中所見到的，無朋友可與言的一些話寫給世界，却得來的冷淡，依舊又忍耐着去走這一條已在這純物質的趨圖小利的時代所不屑理的文學的路的女人」——阿毛姑娘

最後，我想介紹一位最擅長於表現所謂『Modern Girl』的姿態，而在描寫的技术方面又是最發展的女性作家。

這就是因着她的莎菲女士的日記(1928)的發表，而『震驚了一代的文藝界』最近又發表了她的長篇韋護的(1930)——丁玲。

丁玲的創作，已經輯集的有在黑暗中(1928)自殺日記(1929)一個女性(1930)和最近纔在雜誌上發表完結的韋護(1930年21卷小說月報1號至5號)。

這幾部創作，是一貫的表現了一個新的女性的姿態，也就是其他的女性作家的創作中所少有甚至於沒有的姿態，一種具有非常濃重的『世紀末』的病態的氣分的所謂『近代女子』的姿態。這一種『Modern Girl』的新姿態，是在丁玲的創作中得到了一貫的發展。

她也是在這一方面獲得了她的成就。

這種姿態裏已經沒有絲毫的封建意識存在。

她所表現的女性，可以說是典型的資產階級的『近代女子』的姿態，而這一種姿態，正在各大都市裏發展着……

所謂『世紀末』的病態究竟有什麼特徵呢？請看如次的說明：

『在頹廢的近代的傾向之中，陷於懷疑苦悶的，和心意常常被悲哀鎖住着，專門尋歡求樂的傾向，要算是第一了。

『從「世紀末」的疲勞所生的變態者，第一肉體上已有和常人不同的特徵，自我念很強，容易為一時的衝動所動搖。第二個特徵，容易動情緒，對於毫不相干的事，笑着哭着。第三特徵，依其人的周圍狀況，或為厭世悲觀，或對於宇宙人生的種種生恐怖心，常常像困憊、倦怠、煩悶。第四的特徵，活動上表現很憂鬱的狀態。第五的特徵，作無止境的夢想，不能注集注意於一事，來判斷追求統一思想的腦力，因此專耽於漠然、曖昧、無程序、斷片的妄想。第六是懷疑的傾向，對於種種問題，懷抱疑惑，詮索其根底，而不得解決煩悶者。最後一個特徵是神祕狂，即 *Mystical delirium* 的狀態。

『近代人歇司迭里亞的病的狀態。第一無論什麼事，他們受印象很敏捷，被暗示容易感動。近代

人貪刺激的心非常熾甚，專求肉感的方面很強的刺激。」

這雖僅祇是浮面的觀察所得到的結論，但因着資本主義的發達而產生的『世紀末』的病態的表徵，大體已是很詳盡了。

這就是『世紀末』的病態。

所謂『近代女子』就是在這樣的精神狀態之下產生了出來。

反映在丁玲的創作裏的女性姿態，就是這樣的一種姿態；她們拚命的追求肉的享樂，她們把人看得非常陰暗，她們的感受性非常的強烈，她們追求刺激的心特別的熾怪，她們容易為感情動搖，她們大都是抱着『即時行樂』的意念；這些女性人物可以說全是在這種情態之下被描寫出來。同時，在有一些地方是特別的說明了，這一切傾向的產生，是由於經濟職業的種種高壓的結果，是與整個的經濟制度有密切的關聯的。

丁玲就是描寫這一種姿態的作家。

這裏，我們可以從她的作品裏來證實這種種的傾向，來考察反映在她作品裏的她的思想。

我們先說她的第一個創作集在黑暗中。

從在黑暗中所表現的看去，作者的脚尖已不僅是踏入了社會的門限，對於社會有着了瞭解，並且觸着社會的經濟困厄的現實關鍵，把握到現代人中心的苦悶，雖然她離開生活的象牙之塔還不

怎樣的遙遠。

這從她對於生活的憤慨可以看見出來。

然而，信如作者在後記裏所說，這終不免是『傷感主義者所最易於了解的感慨』，在每一篇裏，都塗着很濃厚的感傷的色調，顯示出作者的對於『生的厭倦』而又不得不生的苦悶靈魂。

於是，作者創作裏的女主人公，便完全脫離不了一個『固定的傷感的模型』，對社會表示絕望，祇生活在生的乏味與死的渴求的兩種心理之間，甚至放上一個死亡的結束，如阿毛姑娘，這樣夢珂便不能不帶着創傷『隱忍的繼續着到這純肉感的社會裏面去，忍受到非常無理的侮辱』，莎菲也就有了『悄悄地活下來，悄悄地死去』的結論了。至於嘉瑛她們，生涯是這樣的無聊……

總結這一部創作，作者祇送出這樣的一種哀喊，『社會是黑暗的，生是乏味的，生不如死』，所以，這些人物，便樂意的把『生命當做自己的玩品，要盡量的浪費掉』，而把一切的幸福看作『水月鏡花』。

但是，作者不曾指出社會何以如此的黑暗，生活何以這樣的乏味，以及何以生不如死的基本原理，而說明社會的痼疾的起源來。

作者所表現的人物，對宇宙是不求解釋的，大都是為感情所支配着的小資產階級的個人主義者。她們需要感情，她們需要享樂，她們需要幸福，同時也需要自由。然而，社會什麼都不給與，無往而不

使她們失望。她們祇有極強烈的感受性，沒有堅強的抗鬥的意志；她們只有理想的慾求，不肯在失敗的事件中加以深邃的原理的探討。結果使自然的產生了厭世的傾向，在有生的時候，把自己的生命盡量的玩弄一回——這就是作者從客觀方面所表現的人生。

『但我知道在這個社會裏面是不會准許，任我去取得我所要求的來滿足我的衝動，我的慾望，無論這是於人並不損害的事。』作者祇有社會的現象的認識，沒有深入的看到這種現象的成因。『我迫切的需要這人間的感情，想佔有許多不可能的東西。』作者祇有主觀的願望，沒有顧到社會的客觀事實。

主客觀的條件距離太遠，於是她們跌入深淵。

所以，她們對於所謂『幸福』根本上起了消極的懷疑。她們起始以為無論怎樣的『幸福』結果是歸入於『空』。到後來，是更進一步的感到『宇宙間到底有什麼什麼也沒有』。『本只以為幸福是不久的，』現在却以為『根本就無所謂幸福』了。

於是，她們作踐自己，『好在這宇宙間，我的生命祇是我自己的玩品，我已浪費得儘够了，那麼，因這一番經歷，而使我陷到極深的悲境裏去，似乎也不成一個重大的事件。我決計搭車南下，在無人認識的地方，浪費我生命的餘剩。』她覺得，『我還沒有享得我生的一切，我要使我快樂，無論在白天，在夜晚。』她們便這樣的陷於頹廢，厭世的狀態，輕視生命，拚命享樂。根據所表現的看來，作者最低限度

是同情於這個主張。

「這個生是太乏味，」
「生活確是淒涼的可怕，」
於是她「灰心而又想到死，」
「多無意義啊，」
倒不如早死了乾淨。
「作者對生命是搖起了這最後的葬鐘，所以一切的人物，不是死去，就是生活在半死的狀態的裏面，暑假中這一篇最足以代表。」

終結在黑暗中裏的人物，就是在消極一方面說，也還是懦弱的，還沒有站在社會的面前，公開的作踐自己，而無悔的勇氣。對於社會是絕望了，把人生是看得那樣黯淡，然而，站在社會的面前，終不免於顫抖。她們的生活，從這一點看去，似乎還沒有正式敵視社會的精神，而掙扎衝突在矛盾的現象之中。

而她們的感情與理智也時時的在衝突。前面說過，她們都是為感情所支配着的人物，在最後，都是感情戰勝了理智，事實征服了理想，命運打敗了創造，雖然她也送出最後的掙扎，如莎菲女士日記。我看了莎菲之與凌吉士，我有了灰色馬裏的佐治抱住女人在膝上的懷疑的聯想。作者的思想，確實的有着無政府主義的傾向。

引一節，可以看到這樣人的內心生活的全體：

三月二十四日

一當他單獨在我面前時，我覷着那臉龐，聆着那音樂般的聲音，我心便在忍受那感情的鞭打！

為什麼不撲過去吻住他的嘴唇，辱他的眉梢，他的……無論什麼地方，真的，有時話都到口邊了：『我的王！准許我親一下罷！』但又受理智，不，我就從沒有過理智，是受另一種的自尊的情感所裁判而咽住了。唉！無論他的思想怎樣壞，而他使我如此癡狂的動情，是曾有過而無疑，那為什麼不承認我是愛上了他呢？並且我敢斷定，假使他能把我緊緊的擁抱着，讓我吻遍他全身，然後他把我丟下海去，丟下火去，我都會快樂的閉着眼睛等待那可以永久保藏我的愛情的死的來到。唉！我竟愛他了，我要他給我一個好好的死就夠了。

這可以象徵在黑暗中人物的全體，他們的生活完全是包含在靈與肉，生與死，理智與感情，幸福與空虛，自由與束縛，以及其他一切的這樣的現象的掙扎衝突之中，而終於為物質的誘惑所吸引，在苦悶的狀態內，裹陷於灰心、喪志、頹敗、滅亡……

這是關於在黑暗中的考察。這是我在在黑暗中出版當時所寫的一篇短評。這篇批評，在現在看來，自己是感到不怎樣的健康。不過，在大體上，是已經究明了她所表現的『世紀末』的女性的傾向，以及這種人物的生活與思想，雖然當時沒有在這一點上加以發展的研究。

不但她的在黑暗中所表現的如此，就是她的第二創作集自殺日記，和第三創作集一個女性裏所表現的，也是同樣的一種姿態。

尤其是一個女性一集裏面的肉的氣息是特別的濃重。這一部小說集一共收了六篇創作，差不

多就有五篇是專門描寫肉慾的追求，人類的醜惡。一個女人和一個男人的女主人公薇底是如此他走後的女主人公公麗娟也是如此，野草裏的女主人公野草同樣的是這一種人物。至於少年孟德的失眠裏的男女主人公也全都是肉慾的追求者。在一個晚上篇裏則男女主人公是肉慾追求的人物，而自殺日記裏的慶雲里中的一間小房裏表現女性的變態的肉的追求更特殊的強烈。這一切都表示了作者創作中所特有的氣分，所特有的『世紀末』的病態的反映。這些傷感型的人物都是在追求着肉慾，以安慰排遣她們自己的靈魂上的苦悶。

關於這自殺日記可作為思想上的正面的說明，這一篇充分的說明了『世紀末』的病態的人物對於人生觀察的暗淡。

所以作為自殺日記的主人公，她覺得『生活很無意思，她固執的屢次問自己』說：『頂好是死去算了！』她以為『我毫不好奇，我毫不羨慕自殺的美名，也沒有什麼理由會使得我覺得自殺有什麼不對的地方。我死去，我的心是很平靜的，世界也仍然保守平靜。』她把一切都看得異常的空虛。

因此，野草的主人公野草想：

『她想到三年前的春日，她不是正被挾在那人懷裏，一到了夜，便來公園裏玩。她想起她倒在別人懷裏時，只希望能立刻死了的那心，是多麼能領受快樂的青年的心啊！而且不是嗎，她也曾捉弄過人，玩弄着別人激盪着的心以為滿足，然而現在呢，過去了，一切！』

這是表現了多麼傷感而且享樂的傾向！

韋護所描寫的，是革命與戀愛的衝突，雖然它的重心是落在戀愛的一面。作為它的主人公的，一個是革命的領導者之一韋護，一個是非常近代化的女性麗嘉。他們倆因相識而陷於戀愛，終至同居起來。可是，為着結婚，與沉浸於熱戀的生活裏的關係，他怠工了——非常厲害的妨害了工作。因此，戀愛革命引起了他的內心的衝突。他苦悶了。最後是他果決的留了一封信給麗嘉，他離開了他們共同的所在地。他繼續的去努力他的工作。這裏所描寫的，可以說完全是一個 *Romance*。

全書描寫麗嘉是最出色的，把她的近代化的生活與性格表現的活潑而且生動。麗嘉是一個『熱情的，有魔力的』女性，『她的血管中是常常的有着詩人的濃厚的苦悶』她歡喜追求生活上的『刺激』她『聰明』而且『豪邁』行動很『放任』她把人生看得如『演戲』一般。她的『性格上有很多的『美處』』不過，在行動上總往往的『令人不可捉摸』她很美麗。

我們可以引一節關於她的姿態的形容：

『……於是她只好將那雪白的臂膀伸出來，讓他在手彎上接一個吻。他便看見了那豐滿的，沒有束着的胸，微微有兩條弧線凸出貼身的衣服來，而那脅下有着稀稀幾根可愛的毛。』
她的身體，是具有很強烈的誘惑的力量，從這裏就可以想見。這個人物，在全書裏是被描寫的很優秀，很動人，很有力量。她完全是一個 *Modern Girl* 的姿態的典型。

韋護本來是一個很羅曼諦克的青年，「以流浪和極端感傷虛度了他的青春。」但後來因着「新的巨大的波濤」的推動，「他有了研究社會主義的趣味。」「他跑到那北方的寒國，那俄羅斯，他更堅定了他的意志。他是完全換了一個人。他耐苦，然而却安心的做了三年工作。他又回國來。他用他明確的頭腦，和簡切的言語，和那永遠像機器一般的有力，又永久的精神幹起事來。」後來，他就遇着了那非常羅曼諦克的麗嘉。他不自覺的陷於戀愛。

這戀愛的結果，便產生了許多的如次的優秀的場面。

「早晨，一讓陽光透過了紗簾，照到房裏時，韋護便先醒了。他只癡癡的望着那拂在他手臂上的黑髮，和黑髮下的白的，膩人的項頸。有一種醉人的暖香從她那每一個毛孔分泌出來，還有一點像乳的氣味。他希望她多睡一點，她睡熟時像是更美，是更使他在身體上有一種快樂的滋味。但是，祇要他輕輕的轉動一下，她便驚醒了。她撒嬌的喊着：「愛！韋護！愛！你抱我呀！」於是她張開了眼。他們緊緊的擁着，又狂亂的接吻。他們為他們這幸福的一天的開始頌讚起來。在枕頭上，她的眼睛是顯得更大大，他有幾次強逼的要吻她的眼珠，使她的淚水都流出來了，但她還沒有生他的氣。」

「白天，那溫暖的太陽光，便從那窗戶裏晒了進來。他們便坐在這裏。他們的眼光，是沒有離開過，而嘴便更少停止了。有時是話說得多。有時是接吻得更多。麗嘉常為一些愛情的動作，羞得伏在他身上不敢搔一搔頭。但她却因為愛情將她營養得更嬌媚，更惹人。」

『一到夜靜的時候，他們便將那兩盞燈關掉。只剩一盞架燈在沙發的頭前。沙發是長的，麗嘉便靠在上面，有時有點冷，韋護便將那幅軟氈披在她身上。他呢，他枕着她。他從她手上取了一張詩稿，用一種愉快的心情去讀他往日寫下來的悲淒的詩，那燈光便正落在那紙上，和他那柔軟的、微微棕黃的髮上。他讀完一首，她便要給他一個吻，或者讓他吻一下。詩並不是了不得的好，但那是他愛情的自白，所以他們會常為裏面的一些句子動心，常常要打斷，要停止下來，因此到更有現在是好了，是充實了的感覺。』

這是他們的狂熱的戀愛生活的一部。他們是共同的沉浸在這種環境之中而無法自拔。韋護放棄了非常重要的工作，所以，接着這甜蜜的生活而來的，便是他內心的事業（革命）與戀愛的衝突。他在留別麗嘉的信裏寫着：

『……於是鬭爭便開始了。一面是站在我不可動搖的工作上，一面是站在我生命的自然需要（指戀愛）上。我苦鬭了好些時。』

他經過了許久時期的內心的鬥爭，最後是離開了麗嘉，他跑到廣東去，他這時是在苦痛中感覺着充實。

他在信裏寫着：

『……而我呢，雖說是離你而走了，但即使是當鎗彈打倒我時，我也可以感到充實，因為我是

『愛你的啊！』

而麗嘉呢，她也醒悟了，她感歎的結束這一個 Romance 道：

『唉！什麼愛情！一切都過去了！好，我現在一切都聽憑你（指她的唯一的女友珊珊。）我們最好做點事業出來吧！只是我要慢慢的來撐持啊！唉！我這顆糜亂的心！……』

於是，這一個 Romance 便閉幕了！

丁玲的這一部七萬餘言的長篇，不成問題的，在內容方面還有許多缺陷；但她能夠在很短的期間裏，突破她第一期的思想，而走向革命，這已是證明了她的飛速的進展。

譬如說，這一部長篇的主旨，很顯然的，是『革命的信心』『克服了『愛情的留戀』』這一個概念，就是很正確的概念，是她在前期所絕對不會如此主張的概念。具有那樣『近代女性』的性格的麗嘉，在最後，也不免振作起來，要努力的去做一點事業，這也就足以證明這一概念的勝利，對於她過去的一貫的 Modern Girl 的姿態的否定。

這是她思想上的發展。

在描寫技術方面，不但全部創作的局面的開擴，令讀者無絲毫把握自覺，就是那種非常大膽的、性慾的、熱戀的描寫，也是特殊的優秀；此外，如她所獨有的特殊的作風，語句的緊嚴的結構，用字的清新適當……一切在小說的描寫的技術方面，我認為她是在所有的女作家中最發展的一個。

至於反映在創作裏的她的缺陷，簡單的說，那就是這一部長篇依舊是一部戀愛小說，與革命並沒有怎樣深切的關聯。

所以，對於丁玲，我們一面感到無限的歡喜，一面是仍然的感到不滿，而希望她『百尺杆頭，更進一步！』

一九三〇年九月六日夜。

· 選自現代中國女作家 ·



關於新的小說的誕生

何丹仁

評丁玲的「水」

丁玲的「水」在「北斗月刊」上登完的時候，就有許多人認為是一篇「好的作品。」我懂得那意思，那是說：這是我們所應當有的新的小說。

我們將會同意這些評價，不過我想如果更妥當點說的時候，不如修正為這還只是新的小說的一點萌芽。

我們現在已經有許多立志要作新的小說家的人，青年的，中年的，以及老年的，但多半是預約，還很少有「現兌」。「水」可以算得一點小小的現兌。

「水」所以引起讀者的贊成，無疑義的是在第一，作者取用了重大的巨大的現時的題材。題材對於小說，總是佔着重要的地位，而是像水災這樣動人的，時事的，照出整個中國社會生活的題材，雖然多得「收之不盡」，却還不能使許多作家拋去穹屈的虛偽的「身邊瑣事」的時候，則作者快捷的加以取用，就會引起讀者的熱情的注意是一定的。並且也就在這點上，有着他這一種特別的意義。但是，最主要的還在第二，在現在的分析上，顯示作者對於階級關爭的正確的確的堅決的理解。第三，作者有了新的描寫方法，在「水」裏面，不是一個或二個的主人公，而是一大羣的大眾，不是個人的心理。

的分析，而且是集體的行動的開展（這二點，當然和題材有關係的。）牠的人物不是孤立的，固定的，而是全體中相互影響的，發展的。

這三點，我說得非常抽象的，過於概觀的，但應當是許多讀者所共抱的意見吧。

可是這意見是對的話，則「水」的最高價值，是在最先着眼到大眾自己的力量，其次相信大眾是會轉變的地方。這些，在知識份子的作家是往往不能辦到，因為他們最會蔑視大眾，常以為大眾是渺小的，是盲從的，下意的保存着「民可使由之」的孔子思想。這些用不着怎樣的證明，只要注意到全部的主旨，就可明白。小說的開始，就是大眾英勇的和洪水抗鬥的一幕。這是和天災——其實，如作者所示，並非天災，是軍閥混戰和地主官僚的剝削的結果——鬥爭，大眾用原始的巨力和自然鬥爭；小說結尾的時候，則是災民大眾和飢餓鬥爭，用開始向於組織的力量和剝削者及其機關槍鬥爭。每一個地方，却顯出災民的農民大眾的自己的偉大力量，只有這個力量將能救他們自己！這些災民的農民大眾的反抗對象的轉變，那過程是最單純的，然而是最偉大的——一個藝術家，如果能夠理解這最單純的轉變，他將能創造偉大的作品。

於是，如果這是主要點，如果這是「水」的生命，那麼其他各點却不必說，同時不拘牠還有很多缺點，這無疑的已是我們的藝術的一點小小的現兌。我們所應當有的新的小說的一點萌芽。同時，如果以上所說是對，我們也就得到新的小說或新的小說家的定義的主要部分吧。在現在，

新的小說家，是一個能夠正確地理解階級鬥爭，站在工農大眾利益上，特別看到工農勞苦大眾的力量及其出路，具有唯物辯證法的作家。這樣的作家所寫的小說，總算是新的小說。

因此，丁玲的「水」如果牠確是新的小說的一點萌芽，對於我們就還有另外的重要的意義。首先，牠將要證明一個進步的知識份子的作家，可能成為我們所需要的新的作家，只要他理解了新的藝術的主要條件，而逐漸克服着自己；而一個「半新」的作家，有時的確往往不能為真的新作家，如未他不理解新藝術的主要條件，不勵行自己的清算。證明這意義在現在是很重要的，而丁玲便是一個適當的例子。

且說丁玲原來是怎樣的一個作家呢？丁玲在寫「夢珂」寫「莎菲女士的日記」以及寫「阿毛姑娘」的時期，誰都明白她乃是在思想上領有着壞的傾向的作家。那傾向的本質，可以說是個人主義的無政府性加流浪漢（Lumpen）的知識階級性加資產階級頹廢的和享樂而成的混合物。她是和她差不多同階級出身（她自己是破產的地主官紳階級出身）「新潮流」所產生的「新人」——曾配當「懺悔的貴族」的知識份子的一典型。在描寫一個沒落中的地主官紳階級的青年女子，接觸着「新思潮」（「五四」式的）和上海資本主義生活時所顯露的意識和性格的「夢珂」裏，在描寫同樣的青年知識女子的苦悶的，無恥的，厭倦的不健的心理狀態的「莎菲女士的日記」裏，在說述一個貧農的女兒，對於資本主義的物質的虛榮的幻滅的可憐的故事「阿毛姑娘」

「裏任情的反映了作者自己的離社會的絕望的個人主義的無政府的傾向。

丁玲原來以這樣的作家在不久之前出發到文學上來的。這樣的作家的運命却很可悲；決定運命的前途者只有一件事；作家自己在社會的轉動中是否有覺悟，是否願意去看見社會中的新的生命，而努力從滅亡的自己的階級及思想的傾向脫離出來。因此丁玲仍不失為一個進步的作家，因為她有覺悟，當然也有悲哀，她跟着社會的變動而前進。「韋護」雖大體還是屬於第一期的東西，但有一點不同，就是已經有一條朦朧的出路了。彷彿已在社會中看見新的東西了，在「韋護」裏作者有意無意的想把無政府主義的思想和青年知識份子的浪漫的生活埋葬，於是再下去，在「一九三一年春上海」及「田家沖」等作品裏面，作者已不再回看那些厭倦的、紊亂的個性和生活，而是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高潮之下，首先在自己所接近的階層——青年知識份子中看取動搖分化及轉變現象。如在「田家沖」裏，則描寫農村中的殘酷的階級鬭爭，甚至使一個地主的女兒也變成布爾塞維克。

這樣，從「夢珂」到「田家沖」的中間，已不僅只被動地反映着社會思潮的發動，並且明顯地反映着作者自己的覺悟，悲哀，努力新生的了。

丁玲所走過來的這條進步的路，就是從離社會，向「向社會」從個人主義的虛無，向工農大眾的革命的路，好多的進步的知識份子同走過來的路，是不能被曲解為純是被作用，或只是慘暗的消

極的覺悟的結果。我們必須理解這是作者被新思想所振盪，就據這新思想來作用，覺悟了自己階級的崩潰，就更毀壞着自己的階級，感到了自己的傾向，就進一步的向牠鬭爭的表現。

可是，這自然還不夠。——「田家冲」至多不能比蔣光慈的作品更高明。作者在「田家冲」之後要能寫出「水」來，她必需更經過更其堅苦的對於自己的一切舊傾向舊習氣的鬭爭。同時她要能夠從這枝萌芽長大更必須不斷的對自己的一切舊的殘餘及一切新的障礙嚴行鬭爭。

為什麼呢？因為如果我們上面所說的新的小說家的定義大體上並不錯誤，那麼如果只是概念的從離社會走到向社會，從個人主義的虛無走到工農大眾的革命，而不是作為藝術家，從觀念論走到唯物辯證法，從階級觀點的朦朧走到階級鬭爭的正確理解，特別是從蔑視大眾的個人的英雄的捏造走到大眾的偉大力量的把握，從浪漫蒂克走到現實主義，從舊的寫實主義走到新的寫實主義，從靜死的心理的解剖走到全體中的活的個性的描寫，則不論是誰，不能是一個新的作家，至多只是一個半新的作家罷了。

丁玲的「韋護」不能這樣辦到，「一九三〇年春上海」及「田家冲」有着觀念的觀察和了解，浪漫主義的曲解。這些是同樣的要不得的。因此在「田家冲」和「水」之間，是一段寶貴鬭爭過程，是一段明明在社會的鬭爭和文藝理論上的鬭爭的激烈尖銳之下，在自己的對於革命的更深一

層的理解之下，作者真正嚴厲的實行着自己清算的過程。那結果是使她在「水」裏面能夠着眼到大眾自己的力量及其出路。自然，丁玲還不能即刻是簇新的作家，也還沒有更大的現兌。

但是，這說明了什麼呢？這不僅說明了在工農階級出身的作家還在我們培養下，而知識份子作家所分擔到的新的作品的創造的任務非常重大的現在，這任務乃是可能；尤其說明了使自己成爲一個作家乃是一種非常艱苦的任務，但在現在，這樣的新作家的源泉之一，却是作家們對於自己的一切壞傾向壞習氣的鬭爭，對於自己的脫胎換骨的努力。這不僅說明了作家的自己清算，並非消極的事，而是積極的任務；尤其說明了現在我們所有的作家却還是很不純粹的，一切布爾喬亞的藝術的影響，一切同路人的，觀望的……浪漫蒂克的，機會主義的等等性質，現在統統却還在阻礙我們的作家的新的作品的誕生。

於是，在這樣的意義之下，只有在這這樣的意義之下，最後我們指出「水」的許多缺點，也就很必要。第一，像這次這樣巨大的水災的題材，作者只造成了近於「速寫」的二三萬字的短篇，是分明沒有完成這題材所給與的任務的。實際上「水」是應該續寫下去的。

其次，「水」裏面災民的鬭爭沒有充分的反應着土地革命的影響，也沒有很好的寫出他們的組織者和領導者，這是一個最大的缺點。請讀者不要誤解，以爲我在預先定出一個版型，要每一個作

家都照樣畫葫蘆；不是的，這是事實，災民的偉大的鬭爭是在土地的革命的影響之下，在革命者的領導之下發展的。看來，作者對於這點是理解的，但沒有寫得好，不充分，她在小說的結末處，使一個對羣衆煽動的農民出現，但非常不明確。這應該是作者縮小了題材的結果，因為作者過速的結束了小說，這些都沒有法子發展了。

第三，作者曾有意無意的將災民羣衆中的一二僱農（長工）寫得特別明確和有強力，這是對的；但後來就沒有發展了，這也是缺點。

關於「水」我們還無從知道工人讀者的意見，但可以斷言：「水」的文字組織是過於累墜和笨重，就使我們讀起來也很沉悶的。

這些缺點，都使「水」只能是新的小說的一點萌芽，而不能有更高的評價。

丁玲的「夜會」

楊邨人

丁玲的夜會共有七個短篇小說，這七個短篇小說，在情緒與風格的表現上并不一致，雖然在思想上都是差不多，第一篇某夜洶湧着令人興奮的革命羅曼諦克的氣氛之泉，她的成功的地方就是令人讀了這篇小說之後，思想與情感都起了共鳴，這是她用了革命的羅曼諦克作為表現的手法的緣故，我問了一位看過夜會的青年愛那一篇，她說是某夜最好，其他的不覺得什麼，這就證明了某夜用了革命的羅曼諦克這具有啓發性和鼓動性的手法是怎樣地成功了。在作為紀念一九三〇年一起犧牲就義的二十五個戰士的作品，在這篇小說裏頭，胡也頻是被表現着一個「年輕的」熱情的詩人。「忠實而又努力」對於劊子手「他要扯碎那面孔，也要搗毀那聲音」。「一個奇怪的思想來到他腦中。他在他自己的眼睛看到另一雙眼睛，那永遠是常常看到他靈魂的一雙可愛的難忘的眼睛。」他在懷念着他的愛妻同志，「他清清楚楚的覺有一個什麼東西，夾在他心的深處，刺着，又連肉帶血的撕了開去，一寸一寸的那末痛着。」「他這個年輕的人，強忍住欲狂的，將要破裂的絕叫，牙齒用力咬着嘴唇，在一種不能發洩的盛怒之下，禁不住的打着戰，凝住了那被恨火燒得發痛的眼光，四方的望着，要吞噬了一切的去找着什麼，望了這個又望那個。」……「忽然，他找到一個熟的親切的面孔了，那面孔給了他一個……祇有同志給同志在殉難的時候所能給與的慰藉和鼓舞的表情於

是，所有的憤恨和懷念，都無形的消去了大半……他回答那表情的，是一個勇氣百倍的堅決的領首。他們慷慨就義地唱着英特納遜兒的歌，直到歌聲隨着子彈的增多而減少，消滅。這是多麼感動讀者的表現，令人滿腔熱血在沸騰！最後還憤恨地暗示着地寫着這麼一句：「天不知什麼時候才會亮。」這一篇作品，可以說是革命的羅曼諦克成功之作。第二篇法網……這一篇作品論技巧是成功的，論思想那就越出軌道了。第三篇消息還比較令人滿意，取材新穎，描寫也細膩深刻，其所以令人興奮的原因，第一自然是材料本身令人不禁神往，第二却又是於寫實主義中帶有革命的羅曼諦克的氣氛十分濃厚。臨末那一句：「呀，真好！老太婆們也組織起來了呀！」正正是革命的羅曼諦克那一種理想主義的表現。第四篇詩人亞洛夫表現着白俄在上海作公共汽車工人的勤儉和公共汽車工人怎樣地和廠主與廠主的狗們鬥爭，而最後却以表現白俄怎樣在上海破壞中國工人的罷工與工作為結束，這一篇作品完全是寫實主義的手法，描寫白俄的生活與思想行動，可以說是成功了的。而描寫着一個白俄舞女（或私娼）怎樣的忠於舊帝國，而恨中國工人，也用麗莎這名字，這是作者有意要說明蔣光慈所作麗莎的哀怨的主人翁麗莎的表現是錯誤的。透一意見，光慈的麗莎的哀怨所表現的那一種理想主義自然是有錯誤的，但麗莎的哀怨也屬於被禁售的書，又是青年愛讀的書。那末，光慈所用的革命的羅曼諦克的手法，那一種啓發性和鼓動性的效果，却是不能夠否認牠（麗莎的哀怨）的價值。這裏不便多說，及此而止吧了。第五篇夜會是表現着工人反日帝國主義贊助民族的

戰爭的義勇軍的思想表現的一幕喜劇，取材也是新穎，竟至於理想的想像出工人在自己演戲教育自己娛樂自己的一幕喜劇，這裏所表現的工人是有朝氣的，不覺得生活如鐵鞭在敲打着的苦痛的，是快樂不過甚至於放浪形骸之外的……一種有如阿托邦太平世界裏頭的無產階級，這一篇作品又是一篇有着理想主義的骨幹的革命羅曼諦克的作品，却還在宣傳工人要不忘記「九一八」要懂得「九一八」是什麼。這一篇作品最好是用讀書的方法，在工人區講給工人聽，那便「有意想不到」的效力了。然而，這一篇作品却是純粹的民族的思想。第六篇給孩子們是一篇童話，所表現的手法也是革命的羅曼諦克。文筆的流暢優美，真是可愛；情緒的安詳溫柔，尤其是表現赤子之心，這一種風格，在童話作品裏實可以說是最適合兒童的愛好的了，而且是教育兒童的成功之作。丁玲這母親，是在用她慈愛之光普照着萬千個兒童啊！而且這一篇作品所表現的思想也是前進的，尤其有價值，我以為最好是將這一篇作品印成單行本，作為兒童的讀物。第七篇奔，表現着農村破產的農民擠到城市來，撲了個失望，開頭描寫鄉下人天未亮就到車站等火車，以及買票上車，慌做一團，有如電影的畫面，這一羣在農村生活得透不過氣來的農民，幻親着「上海大地方，比不得我們家裏，關人多得很，找口把飯還不容易麼？」祇要找得到事做，總不怕他那孫二疤子媽的這東西，到夏天我們歸帳時，一人三石穀算在一塊，便宜點，畝把田又差不了好一些了。」祇要歸得上，再多點也不要緊，就怕……」不料到了上海，奔那個，「帶着老婆來上海」總算找着了一條出路，聽說他也有十多塊錢一

月的「有幸福的人」希望着，「要有這們一個事也心滿意足了。」却聽他說，「機器把一身都榨乾了，上海實在找不到工做，活不下去，你看我一歇下來就兩個多月。」他的老婆又說：「家裏還好吧，飯總有得吃，我又小產了，那天廠裏鬧罷工，我摔了一交。」他又說：「我們還是想回去！你幫忙我們打聽點生意好不好？」——「你到底來幹麼的？」失望之火焰，把這一羣農民燒得痛恨後悔，開口不得到茶館去，又聽了一些做工的苦痛，還給了一頓譏笑，「怕上海餓死的人不夠麼？要你們趕着來送死，幾十萬人在這裏沒有工做啦……」結果有的橫着心去送死，有的趕着月亮走路回家了。這是一篇寫實主義的作品，但末了也用了思想主義在暗示着光明技巧上思想上都算是成功的了。

關於母親

錢謙吾

當我讀到：

他也有像他姊姊一樣的那雙大而圓，靈活而清澈，靜靜的望過來的眸子。這是死去的父親的眼睛啊！

一節描寫眼前現出活生生的丁玲的影像，同時又感到這影像，或許要永久消失，我是忍不住的流下眼淚了。

「那雙大而圓，靈活而清澈，靜靜的望過來的眸子，」這樣以自己的眼睛作Boole的描寫，在丁玲過往的著作中，是常常可以碰到的。

★

★

★

★

母親，在丁玲的創作計劃中，是早就該完成的著作了。一九三一年，她把孩子送給在湖南的母親撫養，回到上海的時候，已經有了寫這部小說的決心。她不止一次的向我們說起，並且把字數確定在三十萬。每次說時，在她「圓大清澈」的兩眼裏，總燃燒着對這部書的無限的希望。同年五月，她在光華大學文學會講演，曾提到這一部書。

她說：

「現在我正打算寫一個長篇，取材於我的家庭。我的家庭，現在還有三千人——遠近親戚都在內——家庭中一切人，彼此都十二分親近。家中總算還有許多錢。我的祖父曾做過很大的官職。我在家裏看見父親保留下許多榮耀的衣服飾物。可是我的父親在一種有趣之下，把家產又都用光了。自父親死後，那時我還很年幼，就從大家庭裏脫離出來。我沒有姊妹們，受到大家庭薰染的深。我跟隨着母親在學校裏長大起來。連父親的面目，我都記不清楚。可是，我從他遺留的東西之下，我能窺出他的性情，他的一切舉動。家中吃飯，非常熱鬧。每次開飯，都是好幾桌。家中常向外挑戰，或任性購物。我聽說父親有一天叫一個工人整日裏作馬鞍子的綉工，而他自己又不會騎馬，等作好後，他請旁人騎，他自己却在後面跟着跑。現在我的家庭裏還少不了有這種行動的人。他不會再享受這種生活了。我曾回家一次，為了我的創作，我很希望把家中的情形，詳詳細細的弄個明白。」

「我的母親在家裏曾享受過大家庭中的福，而我得到什麼？住在二百多間屋子的門院裏，憂鬱地。牀鋪非常之大，每張牀都帶着窗子的。我這樣講來，大家都會推想到一切吧。每天晚上，家人都怕進那無人住的空屋子。我曾做了土匪叔叔的姪女。因為那時的社會處在一個非常混亂的局面。我的家中，差不多無一人讀書，全在酒色之中完了。家中沒有一個人能像我這樣子有精神，說打架沒有一個，可以稱上對手的。家中藏着許多桿鎗，白天都躺在屋子

裏，不敢出來。」

（孫晶陽記）

母親一書，雖然三分之一都沒有寫完，但從這演講裏，我們是可以得到若干消息的，至少是在大家庭的沒落方面。她的父親是一個很有趣味的智識階級，在沈從文的近作記了玲女士（國聞週報十卷三十期起刊）裏，也提到這一些事。

這部書的全般計劃，『良友文藝叢書』的編者言，是略而不詳的。我這裏還保留着她寫給大陸新聞編者的一封信，關於母親寫作的動機和怎樣寫等等，是說得很多。全部的母親，一般的說來，既永無完成之望，想到僅祇能一讀她留下的計劃，而這計劃又不為多數人所知時，就是讀者也必然是感慨無限吧。這封信，為保存牠的完整起見，我不願節錄，全體的轉抄於次：

編輯先生：

承你們的好意，輾轉的寫了信來，叫我為你們的日報寫一篇小說。我當時答是答應了，但是一直到現在還都沒有動筆，而且你們的報紙也出版了半個月了。自己才覺得失了信，很對你們不起。這是要請你們原諒的。實際上寫點小說，看看是容易的，卻也有許多困難。所以，我為你們日報作想，就覺得不能不有點審慎。我又不曾拍將軍的馬屁，寫一點上海戰爭

中的英雄；又不能鼓吹殺人喝血，同時也不能寫些上海男女關係的黑幕，像現在流行於好些日報上的小說一樣。不過雖說好像有這末些難題，我倒也並不願意不寫，或者就取了對你們的敷衍的態度，因此，反決定了寫這部母親給你們。這部書我預備要寫三十萬字左右，我對你們的希望是每天登一千字，不能間斷，十個月登完。

下面我要講的，是我願這部書的動機，和怎樣寫：

開始想寫這部書，是在去年從湖南又回到上海來的時候，因為雖說在家裏祇住了三天，卻聽了許多家裏和親戚間的動人的故事，完全是一些農村經濟的崩潰，地主官紳階級走向日沒窮途的一些駭人的奇聞。這裏面也間雜得有貧農抗租的鬭爭，也還有其他的鬭爭消息。

而另外一方面，也有些關於小城市中有了機器紡紗機，機器織布機，機器碾米廠，和小火輪，長途公共汽車的，更和一些洋商新貴的軼事新聞（在那小城市中的確成為不平凡的新聞）和內地軍閥官僚的橫暴欺詐。

這些故事我是非常有趣的聽到了。然而同我小時在母親身邊聽母親講故事的那些故事上是完全兩樣，而且就在每次回家，都有很大的不同。逐漸的變成了現在，祇是一個家裏，甚或一個人身上，都有曾幾何時，而有如許的劇變。但這並不是一個所謂感慨的事，是包

含了一個社會制度在歷史過程中的轉變所以我就開始有覺得寫這部小說的必要但總因為時間的不充分，我又不習慣一想到就動筆（如韋護的設想，是在寫時前二年，人物背景都是五卅前的，）當中祇取了一點，寫成一篇田家冲。後來雖說幾次因幾個朋友的鼓勵督促，因為我同他們討論這部書的內容，而預備動筆，但一計算時間，就又放下了。現在是鼓起很大的勇氣來開始，預備每天用兩個鐘頭，一個半鐘頭想，而半個鐘頭寫。

這書所包括的時代，是從宣統末年寫起，經過辛亥革命，一九二七之大革命，以至最近普遍於農村的土地騷動。地點是湖南的一個小城市，幾個小村鎮。人物在大半部中都是以幾家豪紳地主做中心，也帶便的寫到各種其他的人。但是，為什麼我要把這書叫着母親呢？因為她是貫穿這部書的人物當中的一個，更因為這個『母親』雖然是受了封建的社會制度的千磨百難，卻終究是跑過了。在一切苦關的陳跡上，也可以找出一些可紀的事，雖說很可惜，如她自己所以為憾的，就是白髮已經滿鬢，不能做什麼事，然而那過去的精神，和現在屬於大眾的嚮往，卻是不可卑視的。所以叫母親來紀念這個『母親』的。

再是關於寫的形式，我想也還是祇能帶點所謂歐化的形式，不過在文字上，我是力求着樸實和淺明一點的。像我過去所常常有的，很吃力的大段的描寫，我不想在這部書中出現。

最後，我應該向編者和讀者聲明的，在這日報上所發表的這部小說，祇是母親的草稿。到出單行本時，恐怕還要經過很大的修改，或甚至於重作。此致敬禮，並祝編安！

丁玲 六月十一日夜

母親在大陸新聞上並沒有發表完結，這樣下去有一年多，雖說分頭接洽過幾家書店，丁玲始終不曾動手，直到一九三二年九月間才繼續寫下去。已發表的，除掉更動少數的字外，可以說沒有改動。丁玲在一九三三年四月寫的『我的創作生活』裏寫這其間的寫作情形道：

後來良友的『文學叢書』又來要，才又繼續，但是為了病，為了事，總是寫一天擱十天，不知那天才可寫完。以後，我不想再寫長篇了，潦草夭折，都使我難過。

丁玲却實是不斷的在這種狀態下去工作，因為她並不是一個『沙龍』式的作家，有充分的時間，給她關在家裏慢慢的想，細細的推敲，句斟字酌的寫。她的後期的作品，據我所知，都可以說是忙裏討閒來寫。一定是書坊的老闆，雜誌新聞的編者，逼她逼得很急了，她才抽着時間來寫。或者是在生活上陷於沒有辦法的時候了，才抽出時間來趕。母親的第一卷，也是在那樣的情況下所作成，有時寫一天，而擱下的是超過十天之上。

因為說到了丁玲的創作生活，而這生活的方式，是非常正確的，可以幫忙一個作家的生長。我想簡略的發展的說一說，以供母親的研究者的一切。關於她的創作經驗，在她的演講裏，創作生活紀述的文字裏，說得是相當的多。尤其是令我不能忘懷的，比較起來，有『我的創作經驗』一回的演講。這演講的紀錄，曾經刊載在中華日報的文化批判第二期上（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裏面，除敘述她自己的創作生活外，是更有具體的向青年指示了寫作方法上的問題。

她說：

至於寫作的方法，第一，就是作者的態度。好像罷工一件事，資本家和工人，就能夠生出不同的見解（態度）。這時候的作者，站在那一個見解上，寫在他的作品中是非常清楚的。可以看出他是無法隱瞞，無法投機，因為階級的意識，並不是可以馬上製造出來的。第二，是材料。和態度有着密切的關係，就是材料。像在上海，我們最容易採同時也最應該採取的，是反帝的題材，尤其在九一八到一二八中間，特別多。第三，是文字。作者在文字上，有時是有很多的幫助的，因為很好的題材，有時候因為文字的不會運用而失敗，所以多讀書也是必要的。第四，是經驗。這是更重要了。每一個作者，對於一切現象，都應該去觀察，去經驗，去體驗。因為祇有在經驗中，才能得到認識。

（文青記）

演講稿的紀錄很簡略，而且講者自己沒有看過，在這裏，我們祇能原則的去把握。丁玲的這幾點

指示是非常正確的。而且由於此，我們也可推想到丁玲自己的創作的態度，母親的寫作方法。母親的寫作方法，在她自己的計劃書裏，是各方面都說到了，和這是可以作一回對比的參考的。可惜這樣完備的計劃，竟不能使它完全的實現出來。

★
★
★
★
關於丁玲的母親的資料的提供，能以想出的，如上述而已。這些材料，對得研究母親的人們，多少總可以給予一點幫助吧。在這裏，我還想繼續說一點的，就是關於母親的我個人意見的問題。母親出版以後，在各刊物，新聞報上，登載的對於這書的批評已經很多了。現在再瑣瑣的贅說，是大可不必的。我祇能原則的，簡單的，指出幾點。

在前引的丁玲的信裏，已說明了母親這一部小說，是『包含了一個社會制度在歷史過程中的轉變，』反映了從前清宣統末年至最近的社會變革，第一部寫的是辛亥革命前夜的事。這就是這部小說所寫的是什麼時代問題。在我看到的關於母親的批評文字裏，有一部分在這一意義上，是指出『太糝糊，太不親切』的缺點。如此的認識，我認為是不對的。母親一書，『時代的描寫，』事實上是很明顯。一個新的時代的孕育，在當時社會種種不安的現象之中，是在什麼地方也令人會感覺得到。黨人的興學，辦報，組織，活動，家庭間的分崩，離析，封建勢力的動搖，不穩，廣大青年的苦悶，轉變。這一切都成了新的時代，辛亥革命是來的預言，這預言，在母親一書裏，什麼地方不到呢？如果說，『辛亥革命表

現的糶糊不親切。」那見解，是說明了批評者的理解太機械，沒有理解得「藝術形象化」的意義而作者，就根本上沒有正面描寫到辛亥革命的意思，也沒有可能。然而丁玲雖沒有正面的或者強調的寫辛亥革命的史實，母親却仍不失其為一部時代的革命史，這是很明白的事。

母親所要描寫的，就是在這樣的時代裏，大家庭必然衰落的形勢，以及在這將要崩潰的舊的礎石下面的新的力量的生長。母親裏，可以使我們看到家庭間的思想，在當時是如何的衝突，經濟的關係是如何的矛盾，革命的要求，真是在什麼地方都冒着熊熊的火焰。「江家」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從么媽向老于說的一番話裏，可以看到這一家人三代的經過，和它是怎樣逐漸衰落下來的情形，真是所謂「在悲傷中支持着。」在這樣的形勢下面，當然是一部分人繼續的做着「在悲傷中的支持」者，但另外的一部分，却因着光明的欲求，毅然決然的衝破一切的困難，排除一切的阻礙，而走向新的時代。當然還有一種人徘徊於二者之間，比較的傾向着新的方面。這一些人物，在母親裏，丁玲是都描寫到了，當然也是必然，她強調了曼貞——毅然決然走着新的路的「母親」——的一條線，母親所要寫的，也就是這一條線的在二十年來的發展。

所以，要問母親主要的是寫什麼，那就是「以曼貞為代表的我們前一代女性，怎樣掙扎着從封建思想和封建勢力的重圍中間出來，怎樣憧憬着光明的未來。」曼貞所走的路是非常艱苦的。什麼決定了她走這樣艱苦的路呢？以及在進行的途程中，不斷的遭受了打擊，又什麼增加了她的勇敢呢？

曼貞的思想轉變，是有着許多條件的，並不單純的由於她弟弟的影響，主要的還是大家族的經濟崩潰，以及依附着經濟制度而產生的種種社會生活現象的激動。丁玲在這一點上，理解得很充分，她很有力的寫着曼貞經過些什麼事，這些事怎樣不斷的影響她的思想感情，使她走上新的路，必然走上新的路。她更發展的寫出在曼貞的邁步向前時，又遇着了些什麼樣的困難，和她怎樣的一一克服它。這樣的創作方法，是非常正確的。同時，在母親裏，丁玲不僅寫了曼貞一個人，一樣的是用了很大的力描寫了圍繞着曼貞的其他女性，初進學校的這一班女性的情形，入學後的對革命的同情，進一步的要求參加革命，在學校內的組織活動，這一些『活生生的現象』都一一的如實的映在我們的眼前。總之，在母親裏，曼貞是不斷的在發展，這發展並不是脫離社會的超現實的發展，而是真實的和着時代的發展合致的向前進。讀母親，在這些地方，是應該加以注意的。

★

★

★

★

那麼，丁玲的母親整然是一部很成功的創作麼？這也不然。母親雖然有這一些優點，也有相當的缺陷。上面所說，主要的祇是指出丁玲對於這一部書創作方法上的正確，而且有了不少的成果。如曼貞的思想轉變，有些部分，寫得固然很充分，有的部分，却非常的簡略。曼貞轉變的一部分動機，在作者的敘述裏，是曾經涉及了，却没有發展的寫。關於辛亥革命的事實，反映在武陵方面的太隱約，就已刊行的母親看，可以如此說，但因為本書缺乏最後一章，我們是不能肯定的說的。在全書中，第二章寫得

最成功。詩的氣分很重是可以作為一章抒情詩讀。第三四兩章學校生活女性的思想轉變部分的顯出冗贅。第一章是最鬆弱的一章。這連繫到前幾節所敘述的丁玲創作生活情形去看，原因是很了然的。不過這些缺陷是說明了作者不能如一般大家的關在屋子裏精心的寫作，對於母親這一部書的存在是沒有妨礙的。母親雖然有些缺點，但這缺點並不能掩藏它的優點，在一九三三年的中國文壇中，畢竟是一種良好的收穫。

一九三三年九月

選自現代



奔

在家的那方，那隔斷了家的那堵不知名的山，慢慢的已經又從黑得不分明的裏面，顯出紫褐色來，而且在那染上了紅霞的在透亮的天空上，畫着很分明的卻是柔和的綫。又一陣寒冽的晨風從荒涼的田地上打來，掃過這幾間紅磚的小屋，又邁步到對面的樹叢，夜來的像似虎嘯的狂吼，已經低到祇是像貓頭鳥的咻咻的就過去了，卻也還是冷得刺骨。張大憨子耳裏聽到風已走過了好遠，便又用背把抵住他背蹲着的王阿二撞了一下，便像是自語似的咕噥了一句：

「天亮了呢。」他已經把他那爛了邊的紅眼睛，從拱着手的袖口邊移出了一條細縫。黯黯的望着紅的那方，在那方，正有着家在那兒。

粗草鞋套在爛棉鞋上的一隻，僵在他腿邊的大脚，也抖了抖，伸開站起去了。偻着腰站在他前邊，走了一步，便又停住了，說道：

「該快來了，說了是天亮的那班……」他沒有說下去，卻又偻着腰坐了下來，接着又打了一個冷噤。

草鞋的大脚便又伸在張大憨子的腿邊。另外有一個人站了起來，走到牆的轉角去，沒沒的小便着。這時天更亮了起來，滿天都是彩霞，紅房子的那一端，一個可憐的瘦雄雞也抖了抖翅膀，伸着頸格的叫了起來。小便的人走了回來卻不蹲下去，靠着牆又去揉眼屎。那盞懸在眼前的電燈，還無力的射着一粒淡淡的黃光。不知從什麼地方又闖來了幾個鄉下人，都提着大包裹，像是做小生意的人。來的人把他們望了一望，便站在那一邊互相說着什麼。他們懂得車一定快來了，也有兩個人又站了起來，試着把蹣得麻痺的手脚伸了一伸。

那個穿制服的可憐的瘦的小夥子，夜晚看到他幾次在車來車去忙碌的跑着的，又咳着嗽走出來了。他打了一個圈子，望了望嵌在牆上的鐘，便朝這羣土老兒，幾乎在這冷風裏挨過大半夜的一羣投過了一個眼光，帶點憐憫也帶點不屑的神氣，於是他說道：

「來呀！」

而這時那個鐘鐘的鐘聲也響起來了，他們在這裏是聽到第三次的鐘聲了。

他們便都站了起來，偻着臃腫的身軀，跟着那穿制服的人走到那買票的小門邊。那人不知說了一句什麼就走了。他們都望着那小門，沒有聽他。

「四等，六角大洋！一個一個的來！」門洞裏一片燈光落在一個小櫃檯上，賣票的人穿着一件右棉袍，聳着肩，紅着一雙沒有睡夠的眼睛，不耐煩的說。他那旁邊正放有一把破嘴的小瓦壺，似乎正冒着熱氣，把每個買票的人都羨慕的送過眼光去。

一塊雪白的大洋往檯上一丟，響聲打到了心裏，不說話，揣着找回的四角大洋票，算也不必去算得，左右不過……便走開了。

「管他娘，橫豎幾個鐘頭便到了……」張大憨子看喬老三憂愁的按着他裝錢的褡褳袋，便安慰他這樣說。他覺得他這句話也把自己安慰了一點兒。

「唔！」喬老三也跟着走進了月臺。月臺上又多了幾個不曾見過的人，也有二個穿長衫的，大約就是學生吧。

太陽已經吐出了一線火紅。遠的稀的樹枝間也吐着滾滾的濃煙，而跟在那煙後面便傳來了巨大的軋軋的車輪聲。突突的汽笛銳叫了兩聲，火車便喘息着流着汗，一步一步拖着滾來，滾去而停在小的小月臺上了。

有人朝一個車門口奔去，其餘的便跟着去擠。車上也有被推出來的人，都攔在那一個小門口，有的就嚷起來了。又有着大聲音喊：「那邊去，這是三等！」於是這一羣更慌着一團，掉轉身急忙的，張着呆笨的眼光，胡亂的又朝另一個門口奔去。終於擠上了一個車廂。

舊的，髒的車廂裏面，擠着一些破的爛的布堆，而又在這布堆上排列着不整齊的人頭。歪着的，掛着的，有些正咧着黃牙大嘴，從那大嘴裏送出濃的臭味，還從那些張着的鼻孔裏，一聲一聲的吐着鼾聲，有些是把好久沒修剃過的頭髮蓬亂的倒着，而口涎便長長的垂到胸際。有些也張開了睡眼，望望車外也望望進來的這一羣，不動也不說。

「張大哥！這裏有位子！」

「去那邊去，那邊還好擠一個！」

被鬧醒了的，移了一下身子，便又睡去了。有些便也揉着眼睛去望那關着的玻璃窗，窗上浮着一層霧。

車不知在什麼時候已經用着快步在跑了。

「嚇，這個什麼火車，倒真了不得，阿二，你來看，山呀，樹呀，像鬼旋磨，旋着旋着就跑去。」

王阿二真的就扭着頭把眼睛伏在玻璃窗上，老龍的衣袖已經揩去了一塊玻璃窗上的霧。他們都因為車廂上的暖氣，和車外的奇異的景致弄活潑了一點兒。太陽也斜斜的在車裏畫上好多條黃光，好些人都為這黃光伸直的坐了起來。

喬老三又摸了摸他的褡褳袋，他想到他的家財，那袋中所有的一切，他有點茫然，因為他的跟在這羣人之中到上海去，完全是由於他老婆的慫恿，他是一點把握也沒有的。他又重覆着他已說過了

好幾次的話來說道：

「張大哥到了上海，你可別丟開我不管，我比不得你們，有親戚熟人，好歹要替我找個落脚！你知道我身上祇有這一點盤纏……」

「我身上會比你多麼還不是那一點閻王債，一塊光洋，和四張毛票，什麼事都到了上海再講，莫那麼短氣！」李祥林把缺着嘴唇的嘴擠了進來插着這末說。

「對的，找着他們就好了。上海大地方，比不得我們家裏，閻人多得很。找口把飯還不容易麼？」張大憨子又把那爛眼皮朝家的那方擠了幾擠，想着這是燒早粥的時候，又想着借來的那斗米和剩下的兩簸箕糠，喫總是不愁的了。於是他又接下去說道：「祇要找得到事做，總不怕他那孫二疤子媽的這東西，到夏天我們歸賬時，一人三石穀算在一塊，便宜點，畝把田又差不了好些了。」

「祇要歸得上，再多點也不要緊，就怕……」喬老三說着就把頭低下去了。

老龍這時已從口袋裏掏出一個乾糖啃着，另外也有人啃着從家裏帶出來的粗糲的大餅，而談話就又加上了一些生氣。

「到底也值得，大半夜的老西北風，吹在咱們身上不算個什麼，六角大洋，嘿，就是好幾天的糧，冷總還熬得住，餓可不成。」

「三等四等一個樣，要有五等咱們就坐五等，再打個對折。」

「到上海幾個鐘頭？五個，還不貴？五個鐘頭要花上六角大洋，合錢是兩千了……」

坐在旁邊的那些同車的不認識的人，也加入了他們的談話。他們也有些是去上海的，但是對上海的情形也是不熟悉。大家互相交換了一些家鄉的苦難和旅行的目的，大抵都相差不遠。於是又談到年成，又談到行市，車裏慢慢的更熱鬧起來了。有幾個娘兒們也坐在那一端，敞開了胸口，口袋似的垂着的大奶便塞在哭了的嬰兒的嘴中，太陽這時已經從每一個窗口投了大片的陽光進來，因着車身的震動，在那些乾糙的臉上和髒的布衣上跳躍的盪着。而這羣人，這羣在冷風裏蹲在牆邊蹲了大半夜的人，因了暖熱的空氣，加之胃囊裏又滲入了一些粗的麥粉，昏昏的瞌睡，便慢慢的爬上了眼皮，談話減少下去了，新的鼾聲又在一些睡醒了人旁邊發了出來。

「唧唧！」汽管子嘶着尖銳的喉嚨，接連的叫着，黑的濃煙，白的蒸汽，在車身邊掃着，輪軸發狂似的在引擎下滾着，車上的乘客都騷動起來了：「看，有洋房子呀！看那些煙筒，那就是工廠呀……」車到了上海了。

長的列車駛進了火車站，停在第六號月臺上。幾十個車門裏，吐着那從各鄉各鎮匯流了來的人羣。這羣土老兒，緊緊的六個人擠在一塊，跟着人羣朝出口奔。揹運夫雜在穿皮大衣的粉臉太太裏，太太們又吊在老爺手上，老爺們昂首在鄉下人旁邊，賽跑似的朝出口處奔去。大人們不知在喊些什麼，小孩子也跟着在喊。也有跑在前面去了的人，又打回奔……「媽的，乖乖！」他們之中誰是這樣的說。

了。

慌張的，膽小的，從人裏面又闖到人裏面，緊緊的擠在一塊，又來到了街上。

「豬獐！」開車的伸出頭來朝他們罵着，黑色的汽車擦着身走去了。差一點沒有壓在那輪下。看到對面飛來的黃包車，回頭就讓，又剛巧一個穿旗袍的女人在後邊，血紅的嘴裏便吐出銳聲的一句罵「作死呀！」

土老兒便站在街的一角去商量了起來。商量了一會便又往前走，他們推舉張大憨子打頭裏走，問路，張大憨子使用力睜着他的爛眼邊，扭着一個笑臉，看見有和氣點的人，便走上去問：

「請問烏家角往哪走？」

有的回答是搖一搖頭，有的回答是：「大概是往西吧，走過去再問問。」

「嘿，看那羣人，土裏土氣。」小娘們走過身時總要悄悄的指點着說。

「嘿，老龍！你看那邊，那個赤身的小囡就像活的一樣，有錢時買個小的回家去供在櫥櫃上倒不壞，」一些百貨店裏的東西，花花綠綠，真是一輩子也沒有看見過的東西，時時惹得他們去看看，看着看着又像想起了什麼似的說道：「走呀！走呀！找到了再說吧！」

「嘿，喬三哥！上海的娘兒們才真怪模怪樣，學的洋鬼子打扮吧？」又有人說了起來。忘記了憂愁似的。

走過了一條街又走過一條街，從比較熱鬧的地方走到卵石的馬路，兩邊祇剩一些低矮的瓦屋的地方來了。街的邊上也停得有一些小攤，攤的旁邊圍着一些髒的孩子，指着鼻涕，用眼釘着那攤上的花生，有更多的，單一項破帽的，頑皮得怕人的孩子們，在街心上揪着滾着一些推石子的小車，推煤渣的小車，推糞的小車，吱吱呀呀，孔孔孔的小心的，讓着這羣野馬似的孩子們走過去，間或來了一部運貨汽車，孩子們便叫嘯着，跟着車後邊追着跑，跑了一陣才又跑回來。這裏也有脫毛的老狗，像沒有家的，癩着肚皮無力的躲在一邊用着生疏的眼光來望過路的人。

他們又問，知道快到了，一縷高興又升了上來，他們看到他們的一些希望，這希望也走近了一些，而太陽正高高的照着他們，走在頭裏的張大慈子便又說了起來：

「三年沒有看見了，我姐夫真也是條好漢，下田做活，一個人當得兩個人。也是運氣不好，碰着過兵，拉去當了半年伙子，等他逃回來，東家的田早轉把別人了，橫豎田裏也沒有多少油頭，盤繳不來，他一狠心離了家，帶着老婆來上海，總算找着了一條出路，聽說他也有十多塊錢一月，我要有這們一個事也心滿意足了。祇是這時到他們家裏去怕他不在家，不過我姐姐一定在家的。」

「張大哥！你找好了生意，可別丟開我，在家靠父母，出門靠朋友，我是靠在你們身上的了……」

喬老三又擔心的說。

「那裏的話，咱們一塊兒出來，當然有飯大家喫，我要先上工，我就借一點給你，你莫急。」張大慈

子慷慨的說。

「要是你姐夫不在家，我們就去再找趙四爹，老龍你娘舅住在哪塊？」

「娘舅住在哪塊我也弄不清，我曉得他是在東洋紗廠做工，到廠裏一問終歸就會明白的。」老龍這時忽然才想起那年為一籃番薯他同趙四爹打架，把趙四爹的頭都傷了一大塊，現在他卻來到上海，求趙四爹替他找事情，怕不十分靠得住吧，於是他悄悄的悔着，同時又安慰着自己：「舅舅終歸是舅舅，他總不好看着我餓死。」

他們又問着，轉進了一條小弄，弄後有幾個院子，錯綜的立着三家小瓦屋，四家小茅屋，雖說是冬天的太陽，也把那些院子裏的垃圾晒出好些臭味來。

跨過了一個積水小潭，站在一個篾籬笆的門邊，張大憨子便直着喉嚨先喊了起來：「李永發！李永發！」

一個十二三歲的女孩的臉，便從晒在竹篙上的尿布邊伸了出來。鼓着詫異的大眼，呆呆的望着，稀稀的黃髮把那臉更弄得難看了。廂房邊也伸出一個蓬髮的頭，在那頭邊的窗門上，也不知掛了樣什麼。房子兩邊，雜亂的堆着一些破洋瓶，破瓦罐，破布條，房子裏也好像有脚步走動，卻沒有人理睬他們。

「李永發！李永發！大姐……」

「阿發哥！阿發哥！好像有人找你！」是那蓬頭髮的聲音。

從東邊的房裏走出李永發來，他赤着身，一手還舉着短棉褂，他的赤色壯健的農人的胸脯，已經乾癟，他深陷的臉的輪廓也使張大憨子認不出了，可是他還認得張大憨子，他衣服也不穿上，便搖着他的枯瘦的臂膀走了過來，抖着笑着叫了起來：

「啊！憨子！你來啦！」

但是他馬上便停住了笑聲，他望見了憨子後邊的一羣，他不說話了。而憨子卻說着，憨子以為自己會笑的，卻沒有笑，這改變了形像的姐夫，不祇使他覺得生疏和同情，幾乎是一個大的打擊，他笑不出來，祇說道：

「不認得你了，老啦，你害過病魔？大姐呢？……」

「進來吧！你們一塊來的麼？這是王阿二，我還認得你，唉，我卻變了！做田到底還好點，進屋子裏來吧！」他穿上短棉衣就引着進去。

外邊屋子裏擺了一屋子東西，牀鋪，煤爐子，剛好有一條走路通到裏間。裏間便是李永發花兩塊錢租來的一小間房。這一羣人一走，進來就塞實了，習慣在陽光底下的眼睛，這間房更顯得黑暗。李永發拖出了一條長板櫬，邊讓着又邊問道：

「剛剛來上海麼？」

牀上，跪在亂棉絮裏的一個婦人也哼着問了：「憨子麼？」

憨子走到牀邊去，這羣人一句話也不說，有一些東西，一些未曾有過的東西來壓在心上了。

「唉，憨子，你來得正好，你大姐天天都在念你們，想得要命，說是能看到屋裏一株樹也好，要是弄得到盤纏，早就和她回來了，去年的收成聽說很好，不曉得回去弄牠幾畝田種種弄得到不？」

「唔……」

「你看我瘦得多了啊！病倒並沒有病過，就是一天十四個鐘頭喫不消，機器把一身都榨乾了，沒有讓機器軋死總算好，不過這條命……憨子，你們來做什麼的？」

「憨子，家裏還好吧，飯總該有得喫，我又小產了，那天廠裏鬧罷工，我摔了一交。」婦人從破絮中伸出了一副可怕的面孔來，像個老女巫的面孔。

「唔，還好……」

「憨子！我們還是想回去，你幫忙替我們打聽點生意好不好，上海實在找不到工做，活不下去，你看我一歇下來就兩個多月，她又睡在牀上。憨子！你們到底來幹嗎的？」

張大憨子答應不出來，咬着嘴，望着這一對他不敢相信就是他的親戚的臉發氣，已經找不到一點可以安慰他們的東西給這對快餓死的男女，而且他惱着他們，他把許多應該大發雷霆的罪過都加在這一對夫婦身上，他以為他們騙了他，騙了他們來上海，說是怎麼容易找工做，怎麼好賺錢，他又

恨他們的失業，他祇想打他們一頓，或是把同來的人打一頓，但是同來的一羣，也野獸般制住野性似的來惱着望他，像要同他相打似的，祇有喬老三這時卻忍不住在這些眈眈的虎視之中哭起來了。

晚上來了，太陽已經昏昏沉沉的落到一些屋子後邊去。這羣人還在街上奔着，同着他們一塊兒奔着的是那些放了工的走回家去的人們，他們用着羨慕的眼光去望着他們，而那些無力的掛倒着頭，拖着疲倦的脚步的人們，祇凝着癡呆困乏的灰色眼珠，茫然的望着前方，他們不能計較到身外的物事了。夾在這裏奔着的，還有那些蒼黃的不像人樣的女人們，頭髮上，衣服上都黏着從廠裏帶出的一些棉絮，棉絮又從那些頭上飛到另外一些的地方去。他們望着望着，反覺得可憐他們起來了。可是薄弱的同情，抵不住自身的恐慌，於是又更焦躁了起來，王阿二怒狠狠的望着老龍叱道：

「祇曉得東洋廠，東洋廠，你不知道上海是有這樣多的東洋廠麼？」

「我不曉得，你曉得！他從來就祇說東洋廠……」

「不要吵，不要吵，還是找個地方喝口水，喫點東西吧，明天同我過浦東去，我叔叔前些日子來過信的，他準有生意，吵也沒用。」李祥林排解着說。

「好吧，好吧。」張大憨子便跟着他們走到一個小茶館，心裏一邊便想起了他睡在牀上的姐姐。她小產了，祇有一點小米粥喫，她很想買一塊燒餅，燒餅裏是夾得有點豬油，而她姐夫卻不能讓她滿足。他想：「替她買幾塊吧，我身上總還有一元四角大洋……」

他們坐在茶館的一角，泡了一壺茶，各人從各人的包裹裏掏出那剩下的一點乾糖來嚼着。空虛的肚皮就更空虛了起來似的，少量的麥粉填不滿那比飢餓還厲害的慾望，王阿二又不耐煩的說了：

「你叔叔住在哪塊你清楚麼？」

「浦東賈家場，離英美煙廠不遠，他在那裏做了五年工了，他大約可以……」

「他就有生意，也不能養我們，他就替你找得到生意，不見得也替我們找得到，你沒有看見他姐夫，就是個榜樣，他那外邊的兩家人不也是坐着喫麼？」喬老三搶着來說。

「他媽的，東洋廠，東洋廠……」老龍更握緊着拳頭，他同趙四爹久已消溶的仇恨，又來在他心頭，他恨不得一下就找着他先來幾槌。

隔座的幾個人也在那裏談得很起勁，一個小夥子，穿一身破夾衣，灰色的臉，灰色的頭髮，最多也不過十六歲的身架，卻一副蒼老的面孔，他用力把他左手上的香煙吸了一口，右手畫着圓形，便接下去說道：

「我聽到一聲口笛，心就一跳，知道不好了，果真啪啦啪啦的，哼，你知道死了多少，幾十個工人就躺在地下啦，起碼總有四五個活不轉來，媽的，叫開槍的就是小王啦，他是副廠長，打死幾個工人算什麼，你要鬧，他就索性把廠一關，看你幾千人到什麼地方去找飯喫，現在鬧罷工啦，要凶手償命，要撫卹金，要醫藥費……我說，都是空的，打死工人又不是剛有的事，罷工也不知罷過多少了，從來還不

是因為肚皮不爭氣，又復了工，我說，乾脆打死他們，咱們自己難道不會開廠嗎？」

另外一個年紀稍微大一些，也是灰色的臉和灰色的頭髮，他鎮靜的問道：「你打死誰？你要一動手，毛還沒有挨着他一根，你就得喫生活，什麼事都得慢慢來，現在還有些人信東家是好人，有些人寧願餓死不敢動，有些又被資本家買去了當走狗來陷害工人，所以一切都得好好的來，好在這裏喊是沒有用的，就使殺死幾個廠長也還沒有用，現在應該要讓工人個個都明白，齊心起來坐在一塊拚命，所以要提條件，還不許開除工人，小五子，你莫要急，終有一天……」

他們聽着這些，駭得一句話也說不出來，而又有一個人，是坐在他們前邊桌邊的，正攔住一個闖進來的小乞丐問道：

「阿金，你爸爸的手膀怎樣了？你媽媽還沒有找到姘頭麼？要你爸爸看穿一點，不當王八也沒有飯喫，趁着老婆還年輕，可以撈幾文是幾文，你這小王八闖進來幹嗎？看別人要把你當小扒手，關到牢裏去喂蟲。」

「操你的娘，操你的奶奶……」小乞丐罵着就跑走了。

「媽的這小豬獠。」那人便掉過頭來望着他們說道：「唉，你們不曉得，他老子同我一個車間的，上月不知怎的，他眼一花，祇聽見一聲喊，他就昏倒在地上，一隻膀子血淋淋的便捲到皮帶上去，壓去許多肉，又飛下來打在他頭上。我們都算他活不了，他卻又沒死去，天天睡在牀上哼，這一生也莫想有

工做了，廠裏賞給了他十塊錢了賬，女人沒有飯喫，祇好偷人，兒子成天討偷東西，你們太約還不曉得做工人的苦處，唉，你們是剛來上海的吧，上海白相的地方交關多，兩毛錢的門票，儘你看半天的戲，法租界也好去看看的，有一座十四層樓的屋子，屋子外像螞蟻似的停着汽車，喂，你們做什麼生意……

好些人都望着他們了，他們不知怎樣說才好，大家互相望着，還是張大憨子大着膽子說道：

「找親眷，想來上海找工做的……」

於是有些人就不客氣的笑了，笑的聲音使他們都打戰，有人就氣憤憤說道：

「怕上海餓死的人不夠麼，要你們趕着來送死，幾十萬人在這裏沒有工做啦！」

「鄉下也沒有飯喫，收了一點，都還把東家了，肥料也扣還把他們，家裏一粒也不剩，還是借了兩

塊錢做路費來的，兩塊錢一斗米，夏天要歸上三石穀，不曉得上海情形，曉得也不來了……」

「沒有飯喫，應該問你們東家要，像我們一樣，沒有工做，也要問資本家要，你們的血汗，一點一滴的落在田裏，我們身上的肉和血也還不是在車間裏一片一片榨把他們了嗎……」

茶館裏又圍了許多人，都把他們當做談話的中心，七嘴八舌，然而沒有一句話可以暫時使他們寬心一下，祇有使他們更其難堪，他們坐不下去了，便又走出茶館來，喬老三咕嚕着道：

「我怎麼樣呢？我還是搭火車回去吧……」

「明天清早到浦東去，百事等找着了叔叔再講，浦東的情形也許好一點……」

李祥林自個兒在心上這樣想。

「唉，什麼地方有豬油燒餅買呢……」張大憨子又映着他那紅的爛眼皮。

月亮又升在家的那方了，那該是家在那兒吧。原野是靜的，遠處有一聲兩聲的狗吠，星星在頭上閃着憂愁的眼，月亮也時時躲在飛走的薄雲裏，風仍舊是一陣緊一陣的寒風，枝頭夜宿的小鳥，不安的轉側着，溪水汨汨的流去，火車的鐵軌像無窮盡的延展着，跨過了一條小溪，又一條小溪，轉過了一個小岡，又一個小岡的，而在這個夜晚，沿着鐵軌走來的，還有一高一低的兩個人影，是朝着家的那方走去的。

走在前邊的那個高一點的人，望着遠處的消失在迷朦的夜色裏的地平線。映着那爛眼邊的眼，又舉手去揩了揩眼睛旁的淚珠，說道：

「早曉得，同喬老三一道也好，總還有得火車坐，阿二，你說還有多遠……」

一步一跟，跟在後面的阿二也擡頭望了望遠處，便答道：

「莫問，走就是的，走到有小屋的地方，便找個躲風的地方，過一夜，明天又走，後天再走一天，那時再說吧。」

「唉……」

兩人便又默着走下去，大家都不願意說什麼，而張大憨子便又看見他姐姐的臉相，那末一副可怕的死人的臉。他又想起她那屍身她祇穿一件單褂……但是他能怪他姐夫麼？他又想起一些別的，那些乞丐，那些女人圍在死屍邊哭，她們的男人就是被廠長開槍打死了的，他又想起那間小屋，他跟着他姐夫去過的，他們在那裏打嗎啡針，那些去打嗎啡針的人，都黑瘦得不像人，渾身都是針孔，姐夫說他們不打針就沒有精神做工，打針呢，有一天也要死去，他又想起……他想了許多，他覺得天已經漸漸的壓了下來，他呼吸也跟着急促，他簡直不敢看什麼了，他喊起來道：

「阿二！阿二！」

阿二忽然也趕向前來，抓着他，喊起來道：

「憨子！憨子！」

兩人抱着站了一會兒，才明白過來，於是又排着走向前去。

「我說，阿二，真悔不完呢……」

「不想他了，不想他了，李祥林也不是好人，他一定找到他叔叔了，他就不管我們！」

「靠不住，也許他比我們還壞，小劉同着他一塊兒的，小劉總是好人的……」

「憨子！老龍的話也有道理，他說上海的工人是有出路的，因為他們齊心，他一定要留在他們那

裏，不過我們也好齊心起來的。小龍留在上海，也不過多一個告化……」

「唉……阿二，你有不有方法還那三石穀……」

於是他們又不做聲了，又低着頭，讓那勁的風從頭上刷過，腳踏在地下，一點聲音也沒有。可是遠處卻傳來軋軋的車聲，接着便看見了那車頭上的大燈，濃的黑煙，也染上了那瀝清色的天空，於是火車便飛快的朝他們衝來，掠過他們的身子，又滾向前去了，這是到上海去的火車，而在那車上，在那有電燈光的四等車箱裏，又有一批一批的鄉下人，在鄉下過不了而跑到上海去的，他們正睡在那裏，咧着嘴，流着口涎，做着可憐的卻是荒唐的夢。

這激烈的震響一流過，原野又重復安靜了，而王阿二卻歪着嘴角，狠狠的答道：「三石穀麼？有方法的！孫二疤子你等着！」

消息

「老太婆，廚房裏去吧！」她的小兒子阿福爬完了吊梯在那門洞裏鑽了進來。跟在他後面爬進來的，又是那個穿灰短衫，脅裏夾着一件捲着的長袍的人。

老太婆正坐在靠街的壁洞邊，有橫豎兩尺大的木板可以拉開，一片天光在那裏射進來。她在那裏替她的孫子補一條褲。

兒子望也沒有望她，便脫下藍布褂，坐在牀上了，一邊讓着那人坐。

老太婆懂得又是那回事了。自從有了這回事以來，兒子就變得高了一點似的，更不把娘看得起。於是在她的心上，悄悄的罩上了一層被漠視的悲哀。她捲起那堆破布，望了望那人，便彎着腰走出去了。可是她並沒有到廚房去，卻在吊梯邊又爬進另外一個門洞，一間小到祇能睡一個人的擱樓。這裏是即使在白天，也是鬼黑的。隔前樓祇一層稀稀的薄板，前面的說話可以聽得清清楚楚。

接着又來了幾個阿福的同廠的，都在老太婆的眼前邊，在那個搖搖欲墮的吊梯上爬上了前樓。老太婆聽着他們已經開始，便屏住氣用力的聽着，不肯放過一個字。

因為是黃昏的時候，巷前巷後都添了許多人，好些人光着赤膊在門外抹身。好些人坐在矮板凳

上，拿一把破蒲扇趕蚊子。大家戲謔着。而且又有人在哼着一些不同的小調。聲音唱得大聲了，常常妨礙老太婆的聽覺。可是她還是一點也不心躁的。耐心的祇注力在前樓上。

天色黑了下來，家家都在弄夜飯，柴的煙，劣等的油煙，在每家飛騰，氤氳在幾條弄裏，又慢慢向上升，飄去了。可是那小的擱樓，卻沒有通氣的地方，舊的煙塞在這裏，新的煙還要竄了來。老太婆使忍不住的不斷的噙了起來。

「咳咳咳咳咳……啊——噙……」

噙得太厲害了。使聽見前面房子裏有什麼人說：

「你娘病了麼？咳得這樣很！」

於是阿福使又大聲說：

「老太婆叫你下去！這樣熱，躲在那裏做什麼？」

她曉得他們在嫌着她了，卻偏不肯下去。用一塊布抵着嘴，讓眼淚鼻涕流滿臉上。因為她還要聽他們說一些什麼。

媳婦同孫子已經在後門口喫飯了，叫她，她不應。

蚊子成羣結陣的來襲擊，她輕輕揮着，在那枯老了的沒有血的一隻手上，也咬了許多口，好些地方，都小塊小塊的墳起了。

來。
過了好一陣時間，那幾個人才走了。阿福也走到廚房裏找冷飯。老太婆便也從那黑洞裏爬了出

「老太婆，你病了麼？」坐在後門口，抱着小狗子的媳婦，和正在裝飯的阿福都同時問了。
「哪裏？我滿好的呀！」寫明在她滿臉的皺紋裏的，說明在她的聲音裏的，是從心上漾出來的一些滿足的高興。不過她兒子和媳婦卻沒有覺得。

二

兒子和媳婦都上廠去，小狗子也在弄裏同隔壁的一些小孩玩去了。她一人又坐在那原地方替樓上住的得發補短褂。得發衣服都破得不像樣了，他老婆總分不出時間替他補一補。她白天在廠裏，清晨夜晚，忙燒飯，忙洗衣服，還忙不過來，那裏有時間替他補衣服呢？她一邊補着，一邊卻有點覺得不安起來，有一些話，總想找個人談談，而且總想做一點什麼才好。可是找什麼人呢？連兒子都看不起她的？究竟要說點什麼，做個什麼，她自己也攪不清。一個人很苦悶的，又坐了半天。不過心裏面是總沒有把這事放下的。到後來連自己也不覺得的，怎麼就走到後弄的王婆婆家了。王婆婆在一個木盆裏洗衣服。她站了半天，同她說了幾句閒話之後，便忍不住的並沒有想的問了：

「你還記得前一晌到恆豐里去喫飯的事麼？」

「那裏會忘記，大夥兒燒，大夥兒喫，祇要是窮人都有份，我說要長遠那樣就好了。」

王婆婆為這個記憶有點興奮起來，把洗的衣服不管，站了起來，兩隻水淋淋的手，便在兩邊衣服上擦着。

王婆婆隔壁的李老娘，這時正走了來，聽到了這話，也興致洋洋的插嘴了：

「嘿，起頭還不信，阿三跑來報信的時候，都說他扯謊，租界上那裏會有那樣好的事？到後一去看，才曉得是真的。不是那邊那些人喊還不敢喫呢，可惜就不長，那起短命的巡捕和東洋包探來趕跑了。唉，真可惜，大竈大鍋全打壞了。」

「喫飯也犯法麼，這批死對頭，真容不得我們，不知道關他們什麼事？」

「你們知道那是什麼人拿出錢來的麼？」老太婆故意認真的問着。

「怎麼不曉得？都說是一個姓劉的拿出來的，後來被趕跑了啦！」

「姓劉的，他那裏有錢？有錢的人肯做這種好事麼？那不曉得就多給我們幾個工錢還好些。這個

錢是……」老太婆說到這裏並慎重的把聲音放低了慢慢的說了出來。

「哦……」王婆婆同李老娘都驚詫起來了：「那這是個什麼人呢？」

「不是一個人，是好些，說是有一百萬個人大家拚攏來的一筆大款子，特為我們匯來的，因為東洋人打上海，我們不替東洋人做工，餓飯。所以才說是燒飯大家喫啦！幫窮人的。」

「難怪！這樣才講得通，窮人幫窮人，我說呢，那姓劉的又不是傻子。你這個老太婆，從什麼地方聽

來的。」

老太婆的常常在被漠視的難過，已經完全跑走了。祇覺得非常高興。而且非常大膽的說了起來，她好像自己已經懂得了好些東西。

「從前也睡在鼓裏的。可是我聽見了啦，說是他們打了敗仗，在商量送東西……」

「這個是應該的，他們既然幫我們，我們也就得幫他們……」李老娘自以為是的這樣說。

「就不曉得幾時來上海？」王婆婆望着老太婆，希望她能給她一個滿意的答覆。

「來總得來的，遲早就得看我們，我們告訴他們要他們來得很，送一些東西，還打什麼電給他們，那他們就來得快些，因為他們怕我們望得很。還要告訴他們我們苦得很，那也一定得先來這裏……」

「老太婆很有把握的說了。這些話並不是聽來的，而是她意識着的，她相信自己並沒有扯謊，那一定是真的。」

「我看，我們也想個什麼法子送一點什麼東西，東西不怕粗，是一點意思，不會笑我們的。你們說呢？」

李老娘的這個主意真不錯，把老太婆的心說開了。王婆婆也贊成。大家就商量買什麼東西。祇是都祇能拿出幾個銅板，買什麼都不夠，於是又愁倒了。後來還是李老娘主意多，她說再邀幾個老太婆就容易了啦。

這幾個老太婆一想好了主見，便高興得孩子們似的，咧着缺了的癩嘴，分頭找另外的一些老太婆去了。

三

現在有了新鮮事做啦。三個老太婆去買布，兩個老太婆去買線，線貴啦，要三個銅板一縷。家裏媳婦還有幾根的，不夠再跟別人討幾根，不用買了罷。於是又包着幾個銅板回來了。買布的幾個老太婆，老站在布店裏打圈子，決不定買那種，眼睛望着好些的，手在口袋裏數銅板，真難啦，買得太不像樣丟人的。

「我看，就這個也算了，媽虎點吧，這個也要三百六十錢一尺呢。」
鋪子裏的店員問她們買了做什麼用的，她們肚子裏好笑說不出口。

「算了，就買這個吧。兩尺夠不夠？」

「夠的，要他多放點吧。」

「夠，好貴，三百六十個錢一尺的紅布！」

紅布放在懷裏，像寶貝似的捧着回來了。

什麼都安排好了，十幾個老太婆圍在一塊，可是又有人說要釘花，她看過別人的，也是釘了花的。是的，既然東西是送人的，就總得合式，於是又拼了錢，派人再去買黑布。

東西做成了。針線並不高明。花樣也釘歪了。可是個個老太婆心裏都歡喜，像捨不得這禮物的老
望着這是一件大禮物。把東西捲好了，她們大家又說到一些希望來了。說得忘了神，就像真的上海的
世界變了一樣：一天祇做七個鐘頭工，加了工資，禮拜天還有戲看呢，坐包廂不花錢……
——之後，東西就交把老太婆了，她答應一定交到，可是大家都想：「唉，不曉得要我們老婆子的東西
不要……」

四

兒子同着那人又來到了。老太婆聽到他們的腳步聲，心就跳了起來，在補着衣服拿了針的手，也
微微制止不住的抖着了。她故意不看他們，仍舊坐着不動。

「老太婆！你到廚房去坐！」阿福又這樣說了。

她想答應她兒子一句話，可是說不出來，於是便去捲那堆破布。

手指觸到了那包東西，心又猛的跳了起來。她擡頭去望那人，那人正望着她，非常和氣的。她好像
又有了一些勇氣似的，拿起了那捲破布，也拿起了那包東西。她走到梯口時，又躊躇了起來。

「老太婆！你要什麼呢？」阿福看見她那尷尬樣子，便問了她。

於是她又走回來，回到那人身邊，很決然的從懷裏把那包東西拿出來遞過去，她說：
「這個是送他們的，請你轉交去……」

「哪個……」那人接過去了東西。

「他們！你們常常講的，我們曉得的……」

「哦……」那人有點覺得了。

「十四個老太婆拼攏來的，一點意思……」

紙包在那人手裏打開來。他歡喜得笑了。阿福也驚奇的叫着：

「老太婆是你們自己做的嗎……」

「是的……」她歡喜和着驕傲，她有點抖起來了。她忍不住的又咧開了嘴。

「呀！你們真好，我一定替你們交去，還告訴他們這裏的老太婆都自動的送東西，愛護他們希望

他們勝利……」

「要他們早些來！」老太婆替他補充着。

「老太婆！你怎麼曉得的呢？」阿福問她。

這時她得意的笑了：「我聽得的呀！」

「哈哈……」都真的高興的笑着。

可是老太婆又忸怩了起來，她望着他們兩人，好半天才鼓起勇氣慢慢的問道：

「你們，那個會，也要老婆子麼……」

「什麼會？」那人故意逗着她說。他覺得這老太婆很有趣的。

「曉得的。你以為我不懂麼？我都聽得清清楚楚的。」

「這老太婆倒壞呢！」那人心裏笑着。於是又趕忙點了頭，告訴她也要老婆子們。

「那就好辦，祇要你把上頭的意思告訴我，她們都肯照着做的。二三十個人一邀就攏來了。」

「好的，好的……」

另外幾個人這時候也從梯口爬進來了，都問着什麼一回事。

老太婆臉紅紅的，不過在那又黃又黑的老臉上卻看不出，她夾起破布走下樓來。

「呀，真好！老太婆們也組織起來了呀！」幾個年青的人同時快樂的說着。

老太婆心裏也滿懷着愉快，在梯口邊掉過頭來看，她們那東西，舖在板凳上的，紅的上面又釘了

黑花的，放着無限的光輝。

· 選自文學月報 ·

某夜

「叱——！——！——！——！——！」

一團數不清的人影從那有着青色的電燈光的廳子裏走向外邊的廣場去。靴子的聲音，鞋子的聲音，重重的踏在厚的雪地上。冬夜的狂風迎着他們的面，用力的抨擊過去，還裹着那細碎的，下了半個多月的雨點，和大塊的雪團。人心裏都被這突然侵襲了來的冷風不覺的打了一個戰。可是「叱叱，吶吶」的，還是走去了。

第二個，吼着大的叫聲的風，又無情的接着掃來，在這羣人的臉上和身上，又做了一次凶狠的鞭撻。於是在這個裏面的，在被許多人圍着，押着，趕着的裏面的一個，一個小身個的年青的，漂亮而又帶點憔悴的男人，便像駭着似的一下清醒了。那過去的，那適才所發生的一切，就都像是很遠很遠的那末明明白白的擺在當前：那張狡猾的臉，含着惡意和自得，是一張圓的臉，是蓄得有討厭的帝國主義似的鬍鬚的臉，那聲音，那壓制着笑聲的刁惡的聲音，他是那末驕傲的，無所顧忌的望着他們說，他是坐在那高台上的，他說：「還有什麼話說沒有呢？你們是被判決了，就在這時要執行。」他，這年青人記起了這個，一團可以燒死他自己的火焰在他的心上燃燒起來。他要扯碎那面孔！他要搗毀那聲音！他狂亂的，有點想從人叢中擠出去的，用力的快走了起來。然而在適才，在他突然的，並沒有經過審判，而

鏗的聲音，響着刺刀的聲音，沒有人說話，沒有人哼，沒有人嘆息或哭泣，他們朝着廣場那邊，那秘密着，臨時做為刑場的廣場的一角不停的走去。

「媽的狗！要把我們帶到什麼地方去才好割頭……」有人心裏這末想。

走在第二排的一個女同志，有時用力的像生氣似的搖擺着她多髮的頭，因為風總把她的短髮吹覆在她的額上，她的眼上了。

他，這個年輕的人，強忍住欲狂的，將要破裂的絕叫，牙齒用力咬着嘴唇，在一種不能發洩的盛怒之下，禁不住的打着戰。凝住了那被恨火燒得發痛的眼光，四方的望着，要吞噬了一切的去找着什麼，望了這個，又望那個。

雪光，黯黯的，照在他隣近的人的臉上，一個橫眉怒目的兵士，又一個蠢的，大張着鼻孔和嘴唇的兵士，又一個……忽然，他找到一個熟識的，親切的，面孔了，那面孔給了他一個極平靜溫和的表情，一個在說着超千超萬的話語的表情，一個只有同志給同志在殉難的時候所能給與的慰藉和鼓舞的表情。於是，所有的憤恨和懷念，都無形的消去了大半。親愛，還和另一種東西，只有「生命」兩個字可以形容的那東西，填滿了他傷痛的胸懷。他只想擁過那面孔來，緊緊的抱吻他。他回答那表情的，是一個勇氣百倍的，堅決的領首。

「吡——吡——吡——吡——吡——吡——」這個在暗夜之中龐亂的響着的雜沓的聲音，像得勝的銅鼓，沒有

節奏的奏着，在他們的周圍，擁着他們，二十五個人向前進。頭上有風的叫嘯，嘶嘶的，像紅色的大纛，在上面招搖。

『停住！就在這裏！還往那裏跑！狗彘的！』

監斬的官，武裝的，死勁的拍着盒子炮，威風十足的喊出他那堅實的聲音來。

『到了！』在好多人心上這末重重的響着。

『把犯人排好！捆好！』這討厭的，使人憎恨的凶的號令又從那監斬官的口中噴出。穿着棉大衣的兵士，使蠢然的用力的推着他們，用鎗托打着他們，還用了繩子從他們的胸前纏繞到身後，木棍上去。皮靴和鞋子在雪地上更無秩序的亂響起來。

他們一句話也不說，都捏緊了大的憤恨和沉默，因為已經找不到什麼可以表達出他們這時對於敵人的仇恨。他們已經被鐐着手脚，又被緊緊的，捆在一根在前幾天便打好了椿的木棍上，是已經被逼迫到死的邊緣上來的了。

眼前平伸着黑暗，風和雨，和雪團不住的飄來，刺骨的冷是毫不容情的像鞭似的在抽打，在這二十五個適才在大廳上被剝去了長袍和大衣的身上。然而他們已經沒有冷的感覺了。

他們密密的站成了一排。

『這裏，過來一點！瞄準些……』

在夜的黑色裏，模模糊糊可以看見在前面正有着一團人影，在抬着，在移着一架重的東西。

「好了，就放在這裏把犯人數一數！」

「一二三」一個兵士走攏來數着。

監斬的官，一臉的橫肉，也跟兵士後面，在這排人的面前，用指頭點着，數了起來。

看見了那臉，那凶橫的臉，像代表了整個統治者對被壓迫者的殘酷。憤怒的火又燒到了心上，燒痛了眼睛和全身。恨不得打過一拳去，撲殺了這隻惡狗，但人已被緊緊的縛住，手是反剪着的。所以只是恨恨的咬着牙，任身體在寒風裏打着抖，完全為怒氣抖着。

「同志！勇敢些呀！」右手邊的一個同志這樣對他說了。

他歪過臉去望，正是那個相熟的臉，那個在晚飯時還同他說了許多話的。

「不，我實在有點興奮。」

「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不錯。好……」

數着數的聲音，吼叫了起來，又重重的在雪地上踩着，走回那架東西的面前去。

無邊的空漠，無邊的風和雪，無邊的灰色，無邊的黑暗……

人的影，在死色的灰白中反映出的人的影，是大，是沉重。

「好，預備，聽我的叫子！」

監斬的官又這樣吼着

心都緊了起來，像拉緊了的弓弦。那架重的東西，死樣的豎在眼前，幾個兵士兢兢烈烈的把守着。天就要壓下來了，黑暗要壓倒他們，壓倒在這二十五個人身上。

然而却有人大聲的吼叫了起來：

「同志們，起來！不要忘記，現在我們雖說是要死去了，可是在另外一個地方，就在今天正開着盛大的代表會，我們的政府就在今天成立了，我們要慶祝我們的政府，我們的政府萬歲……」
於是，瘋狂了似的，大家都跟着喊了起來。本來有許多東西，裝在心上的，忘記了說，忘記了表現，這時才突然明白了起來，所以都大聲的喊着自己要喊出來的口號。

於是黑暗逃走了，展在眼前的，是一片燦爛的光明，是新的國家的建立。

口笛淒厲的慘叫着，而雄壯的，有二十五個聲音在一塊的雄壯的聲音，唱起歌來了：
「起來，飢寒交迫……」

……
「嗚拍，嗚拍嗚拍……」

那架重的東西，向這一排人這末橫掃了一排。約摸放下幾十顆子彈。歌聲低弱了一些，可是有些聲音更大了起來。

「……這是最後的爭鬥……」

口笛又淒厲的叫着。

「嗚拍，嗚拍嗚拍……」

又橫掃了第二次。子彈又放射了幾十顆。

歌聲也就隨着子彈的增多而減少了。只有幾個聲音還在喊：

「音特納……」

第三次的口笛又叫了。第三次的掃射也開始。於是歌聲便在這最後一次的子彈聲中消滅了。

「媽的，這狗王八，你唱去呀！」

監斬官得意的罵着，便朝適才來的地方走去，而且吩咐着：

「收拾鎗，早點歸隊，屍首明晨再掩埋，怕鬼會跑走麼？」

於是他走向廳子去了。

幾十個兵，也重覆又踏着雪，叱叱吶吶的走回去了。

夜是沉默着，肅靜，莊嚴，飄着大塊的雪團，和細碎的雨點。冬夜的狂風，叫着飛去，又叫着飛來。雪塊

積到那垂着的頭上，但風又把牠吹走了。每個人都無言的，平靜的被縛在那裏，在一些地方，一個，兩個，

三個；地方流出一些血來了，滴在黑暗裏的雪上面。

天不知什麼時候才會亮

附：這大約都是真事，為紀念一個朋友而作。不過開始寫這篇文章是在去年七月，後來因為別的事，又擱下了。今天才又急急把牠續完，自己覺得還有許多新的意思和佈局，但在這裏却不能充分的寫出了，我只好預計能從新再寫一篇，而這篇又只好就這末完了。

· 選自文學月報 ·

水

家裏的人，和着一些倉促搬來的親戚靜靜的坐在黑下來了的堂屋裏。有着一點點淡青色的月光照到茅屋的門前，是初八九裏的月亮。小到五歲的老么也在這裏，把剃了不久的光頭，靠在他媽劉二媽的懷裏，寧靜的張着小小的耳朵聽着，他並不知道要聽些什麼，他不過學着其他的人，所有的人，那末聽着就是的。遠遠似乎有狗在叫。風在送一些使人不安的聲音，不過是一些不確定的聲音，或許就是風自己走過叢密的樹梢吧。

「聽呀，聽見沒有？你們聽呀！」小小的聲音從屋角發出。

「是有人在喊着什麼罷。」

「是的，像是從東邊渡口那裏傳來的。」

「見神見鬼的，老子什麼也沒有聽見。」

「真像是有點響聲呢，不要做聲聽罷！」

絮絮的語聲沒有停下去好久，剛剛有點使人聽得不耐的時候，那老外婆，缺了牙，聾着耳朵的，頭髮脫光了的老外婆，又戰戰的用着那乾了的聲音自語起來：

「唉，怎樣得了老天尊算命的說我今年是個關口。水不要趕來就好。我一輩子經了多少災難，都逃過了。這關口曉得怎麼樣。我並不怕死，就怕這樣死，子子孫孫這末一大羣，我的屍骨不要緊，我怎麼能放心他們……」

「大數一到，什麼也管不了的，管他娘，管他子子孫孫……」

「你聲音不好小點嗎？你這沒良心的雜種！你要讓她聽見了的！」

「叫她睡去。毛妹，你招呼你奶奶去睡在三姑媽床上。她今天一定累了。她走了不少路呢。」

「奶奶！奶奶！睡覺去！睡覺去！」

「你這丫頭！我要坐在這裏，我要等他們，他們要到什麼時候才回來呢？」

「大媽！真的一點聲音也沒有了。他們不知在什麼地方？你說怎麼樣？今夜不要緊罷？我們家裏……」

……唉……」

「鬼曉得這些事！現在求菩薩也沒有用了！」

「菩薩，我不信他就這末要和我們做對頭，過一年漲一次水，真的只是菩薩做鬼，我們一定要將菩薩打下來，管他龍王也好，閻王也好，哪吒三太子還抽過龍王的筋呢。我們這些人，這些插田的人，這些受災的人，還怕打不過一個菩薩嗎？救什麼堤，守什麼夜，讓牠媽的水淹進來好了！我們只去打菩薩，那個和我們做對頭的人……」

「大福你這小子懂什麼！菩薩又看不見，你儘瞎說八道……」

「真是過一年漲一次水……」

「哼，你們看吧，今年可不比往年……」

這些堅實的婦人的聲音，平素是不常說話的，沒有這末好的機會集在一塊，手脚忙着的這些婦人現在都陸續的說了起來，忘記了適才的寂靜。

夾在這些紛亂的搶着說的語聲之中，那幾個被做母親的人壓住不准出去的稍大的男孩子，時時吐着瞧不起的忿忿的聲音。還和那咒話似的，老外婆的自語：

「幾十年了，我小的時候，龍兒那樣大，七歲，我喫過樹皮，喫過觀音土，走過許多地方，跟着家裏人，一大羣，先是很多，後來一天天少了下來，饑荒瘟疫屍首四處，八方的留着，哪個去葬呢，喂烏鴉，喂野狗，死得太多了，我的姐姐，小的弟弟，喫着奶的弟弟，死在她前頭，伯媽死在她後頭，跟着是滿叔，我們那地方是叫滿叔的……我那時是七歲，命却不算小，我拖到了這裏，做了好久的，小叫化子，後來賣到張家做丫頭，天天挨打也沒有死去。事情過去六十年，六十五年了，想起來就如同在眼前一樣，我正是龍兒這樣大，七歲，我有一條小辮子，像麻雀尾巴，那是我第一次看見水……後來是……」

龍兒不喜歡聽外婆提他的名字，他聽着那乾着的聲音斷斷續續的訴說，有點怕起來，有點感覺得在同不祥的事要接近了，他輕輕的向着哥哥們的身邊移去。

張着耳朵聽的，老么帶着微睡的瞌睡，又張着眼睛在從模糊的一些人影上望了這個，又望那個，望到外婆的影子時，想起她那癩着的嘴，那末艱難的一癩一癩，頑皮又在那聰明的小腦中爬，他只想笑，可是今夜不知為什麼，沉沉的空氣壓着他，他總笑不出來。

「砰」的一下，不知什麼人在這時碰落了什麼東西，大約是茶杯之類，從桌上掉下來，在泥土上碰碎了。話在這時都停住，人心裏駭了一跳，也並沒有人追究，不安的寂靜又躡了進來。

風真的送來了一些小的聲音。

外婆還在繼續着她的話，那些像咒語似的東西。

「我是不曉得怪誰才好，死了的老伴是結實的，兒子是結實的，我們都沒有懶過，天老爺真不公平，平日子不得完，饑餓也不得完，我是不要緊，算隔死不遠，可是一代又一代，還不是一樣。從前年紀輕的時候，還祇望有那末一天，世界會翻一個身，也輪到我們窮人身上來。到老了才知道那是些傻想頭，一輩子忠厚，一輩子傻。到明兒，我死了，世界還不知怎麼呢？一定更苦，更苦……」

「討厭死了，嘮嘮叨叨有什麼用？更苦，更苦，到盡頭就好翻身了，怕什麼苦……」

這個有點尖銳，有點憤慨的聲音被一陣陡起的狗的狂吠吞噬了，下去。人的視線便都集中了，透過那青色的，暗灰色的夜，從大開着的門裏，望着那籠罩在烟霧中，望不清，消失了輪廓的蒼茫茫的遠處。在那巍然立在屋前邊，池塘邊，路邊的大桂花樹下，走出一個人影來。「叱，叱」的他吼叫了兩聲，在

屋外的廣漠的夜色裏。於是停了吠聲，用鼻子嗅着的兩條狗，跟在影子的身後，走進了屋來。

「呵，是三爺。」

「怎麼樣了，從堤上來的罷？」

「該會退了一點……」

「二哥呢……」

「怎麼燈也不點一個，就打算天要坍下來，不想過日子了麼？」

「沒有油了呀。還剩兩枝小臘燭。就不留着急時候用嗎？」

「到底怎麼了？一些聲音也沒有聽見，退了些麼？」

「退哈欠（退些什麼）人都到下頭去了，下頭打鐸沒有聽見麼？湯家關一帶有點不穩當，那裏

堤鬆些。屎到了門口才來挖毛廁。見他娘的鬼！我不信救得了個什麼！管牠什麼湯家關，李家關，明兒看

罷，一概成湖！」

「我們這裏哩……」

「三爺，底下還好吧，明天我們好回去麼？來的時候，忘記了那兩只小豬呢。」

「有茶罷說不定，湯家關要是壞了，我們就不怕，水會往那裏流，這裏勢子就鬆一口勁，不過，那邊，

那望不盡的一片田，實在沖了這裏還好點，我們裏邊趕不上那邊一半多。這才大家都去了。死到臨頭

還分什麼彼此！只是這裏留的人也少了一點，我來叫人的，大福二福都跟我去吧，只要有一個小孔冒水遲一點看見，就會完場的。這真不是玩藝兒！」

「還有那隻烏雲蓋雪的貓……」

「救了下頭，那我們家就要完了呀，我們能夠住在這裏一輩子麼？」

「水要再大了，這裏也靠不住呢……」

「下半年怎麼得了呢……」

「眼前就得了麼？」

「枕頭底下還有一個蠅兒呀，我不該把牠放在枕頭底下的，水來了，牠一定跑不了呀……」
三爺的那影子，從影子上也可以看見那有着壯大的胸脯和肩膀的，又立了起來，站到門邊去，沉沉的說道：

「安靜點吧，不要慌，事情來了急是不中用的。我們走罷，二毛三毛也好去的，小孩子眼尖，去幫着看看也好。么表弟人不好就不要去。」

都是巴不得要去的，坐在家裏聽女人們嘰嘰咕咕真急死人。水要來也要看着牠來，幾個精靈的影子，跳動着，摸摸索索去找短褂。今年真是個涼快的夏天，露天打赤膊就有點不行。

「到底怎麼樣了，不看見總不放心……」

「看見了也放不了心呢，你去罷，什麼也不看見，模模糊糊一片望不見頭的大水，吼着聲音激流了來，又激流下去了。夜晚聽着任你心硬的人也有點怕。」

這個大漢子的三爺，強壯的，充實的農民，平素天不怕，地不怕，綽號叫張飛的三爺，有着仗人信賴的膽量和身軀的人，也在一些女人們面前說了怕，是無形添重了人心裏的負擔。

「是什麼時候了呢？我一定要跟你們去。我不願留在家裏，今天家裏有鬼，唉，真怕人呢！」

「放屁，不准你跟去，你有什麼用，在家裏管着龍兒同菊姐，家裏有鬼，外頭才更有鬼呢。」

站了起來的三姆，又忿忿的坐下去了。菊姐就走到她面前。

大福他們輕輕的跳到了屋外了。外面風涼許多，天上有朦朦的月亮，還有密密的星。河路斜斜的拖着。

「天河裏也漲水的罷……」

「那織女牛郎也要逃荒囉……」

「什麼時候好回來……」

「哪有一定，大約天亮罷。」

「我是不怕的，我活了七十多歲了，我看得真多，瘟疫跟着饑餓跑，死又跑在那後面。我是沒有什麼死不得，世界是這樣。我們這樣的人太好了，太好了，死到陰間不知怎麼樣，總該公平一點罷……」

三爺帶着幾個孩子，快步的邁向桂花樹的那邊去了。兩條黃狗跟在他們後面跑了好遠又跑了回來。

一些眼睛從黑暗裏也送了他們遠去，大家都不知想到什麼地方去了。

龍兒悄悄地把手放在剛才大福坐的長凳上摸着，本來想喊他爸一聲的，又想跟着哥哥們跑去的，都沒有做到。現在看見他們都走得不見了，他們一定是走到白天的那堤上。他白天在堤上看見過那黃色的滾滾的大水，水上飄着些桌子，床，紅漆的箱和櫃，還有雞有狗有人蹲在那上面的屋椽，他不懂得大人們指點着心的憐憫，他只感着新鮮有趣，眺望着那些在急流之中飄去的東西，連飯也不想喫。可是在現在的空氣底下，壓得很緊的，他雖說還在想那些有趣的發現，那小小的搖籃也在許多東西之中飄着的，却不能生出一點點快樂的心腸，轉而有的黯黯的情緒，為那些在黑夜裏也不能停下不飄的東西，擔着很大的心事。

「我曉得的，有錢的人不會怕水的，這些東西都只欺侮我們這些良善的狗，我在張家做丫頭的時候也漲過水，那年不知有幾多叫化子，全是逃荒的人，哼，那才不關他們的事，少爺們還跑到魅星閣去喫酒，說是好景緻呢，老爺就在那年發了更大的財，穀價漲了六七倍，也還捨不得賣，看見野外的屍身一天一天多了起來：唉，講起來都不信有錢人的心像不是肉做的，天老爺的眼睛，我敬了一輩子神，他是連看我們一下也沒有的，他就只養在有錢的人家吧……」

有個老鼠從裏房跑了出來，又跑到對過那間去了，很響的聲音，碰着了一些東西，把剛剛有點要睡的老么又駭了醒來。

「有些事情是奇怪的，這老鼠就有點靈，水還沒有來，牠就懂得搬家，家裏一到忽然不見這東西，就一定有禍事，你們不信，你們看我說罷，從前……」

好說一點故事的大媽，無意中抓到了這一個題材，不等別人問便開始了，她一半聽來，一半加在的像是神話的東西。只有幾個女孩用着惕惕的心情聽着，假使在平常這一定是一個很熱鬧的談話，但因為大家，雖說也是歡喜聽點閒話的這些女人們，在這時，心裏想着大的黑暗的時候，却一點也表示不出有聽這些話的需要和趣味。所以故事說不到幾句，便停下來了。在突然的停下之後，屋子裏便又加緊了空虛和不安的空氣。

風從遠遠的吹來，一直往屋子裏飛，帶來了潮溼的泥土氣，又帶來了一些聽不清，却實在有點嘈雜的人語聲，遠遠的，模模糊糊一些男人們的說話。接着，便隱隱約約在樹葉之中，現出閃閃的火光，一羣人，圍着火把的向堤那邊走下去了，火光裏擺動着那些寬闊的肩膀，那些使她們熟悉的愛着的一些厚道的農人的肩膀。他們這時還是保持着那農人特有的鎮靜去做着防禦那大的災難的到來，無論在什麼時候，他們都是他們妻兒們最可信賴的人。她們都將希望隨着火光走了遠去。堤是橫在這屋子的左邊兩三里的地方的，所以一轉身，那火把便不能看見了。只聽見遠方有人

在大聲喊。黯澹的月光映在黯澹人的臉上。風在樹叢裏不斷的颼颼殺殺的響。人心裏佈滿了恐怖，巨大的黑暗平伸在腳前面，只等踏下去了。

狗又在桂花樹的前邊突然的大吠起來。不斷的，一聲比一聲凶的吠着。一個，兩個，四個影子，高高矮矮的又現了出來。狗沒有停止牠的吠。屋裏便發出緊張的聲音：

「是什麼人？」

「唉，可憐，可憐一點，是牛毛灘逃來的人……」

朦朦的弱的月光下，認得出是兩個婦人和兩個小孩。

「呀，牛毛灘！牛毛灘，是前天夜裏壞的事吧……」

「離五六十里遠的地方呢……」

「那裏比我們這裏低些罷……」

「喂，近來些罷，你們那裏是怎麼壞的事？」

有些人走到屋門邊，那兩個牛毛灘的婦人也走了進來。小孩就倦得一點力也沒有的蹲在門限邊了。

「是前天夜裏，前夜天墨黑，下着小雨，我們什麼也沒有捨得，全淹了，屋都沖走了。我們的那種小屋算什麼，抵不住一個浪。我們隔壁人家，連人帶屋一塊走的哪，只遲了一步，他們想捨一點東西哪。昨

天一個人只喫得半碗稀飯，今天還沒喫東西……」

「好，我去替你們找點來，大約還有點飯剩下的。」

「你們的男人們呢？」

「你們到那裏去呢？」

「牛毛灘還在水裏嗎？」

「真是多謝，有一點點給孩子們，也就好了。男人留在牛毛灘上面……」

有個女人把身子不住的縮着，像是在哭。

「住的沒有了，喫的沒有了，穿的也沒有了，連作工也沒有地方了，還留在那裏做什麼……」

「怎麼能走呢，等水退呀，水就把稻淹壞，把泥土泡漲，還得守着牠呀，我們是靠在這上面，總不能

不做這行事……」

「你們到那裏去呢？」

「先是想同她回娘家去住兩天，還有哥子在，今天又聽見講到烏鴉山去的路斷了呀，內河裏的

水更大，那裏淹得更怕人，我是不知道要到那裏去才好，她又不是這裏的人，她是我兄弟的媳婦，我們

是妯娌呀，男人還只想到我們是去烏鴉山呢……」

哭的那個女人更忍不住大聲的抽咽起來，是個年輕的女人，在微弱的光下，也看得出是個具有

鄉下人樸實的女人。

「明天還是想轉去看看……」

「轉到牛毛灘去嗎……」

「是的，只有再轉去，只要這裏不來水，轉……還有路……」

「這裏也靠不住，我們的人都出去了，不曉得明天又是個什麼世界呢……」

「真的我們這裏也靠不住嗎……」

「那我們家裏是只好打算丟了……」

「那我們到什麼地方住家呢……」

「路斷了怎麼得了呢……」

「老板還只以為到烏鴉山去呢，」

一些哽着的，忍着哭的女人的聲音都很尖銳的叫着，老外婆望着她們，不安的問：

「外面壞了嗎？你們動一些什麼？」

沒有人理她。各人的心都被一條繩網緊了。又像吹漲了的氣毬，牠們預感着自己的心要炸裂。她

眼望着遠方，不敢祈求，也不敢設想，她們互相安慰，自己向自己安慰的說道：

「大概不要緊吧……」

就在這個時候，從堤那邊傳來了銅鑼的聲音，雖說是從遠遠的傳來，聲音並不鬧耳，可是聽得出那是正在惶急之中亂敲着響的，在靜的夜裏，風把牠四散的飄去，每一個搥都重重的打在每一個人的心上，鑼的聲，那驚人的顫響充滿了這遼闊的村落，村落裏的人，畜，睡熟了的小鳥，還和那樹林，使都打着戰跳起來了，整個的宇宙像一條拉緊了的弦，觸一下就要斷了。

「我的天呀！你們聽見嗎……」

從屋裏跳出了一個人，他發瘋的衝到屋外去了。

沒有人還來辨別，都不自主的隨在那後面。不說話的時候比說起來更可怕。除了老外婆都湧到桂花樹的外邊。小孩叫着在人羣中擠。狗又擠在那中間。近些的地方也敲起大鑼來，人在那裏面叫着：

「到堤上去，帶你們的鋤頭！要救住，男人們不准躲在家裏，不准趕先逃走，我們要救堤……」

「帶鋤頭去，帶火把去……」

遠近都有狗在吠，雞也叫起來了。堤那邊有着小的火毬在閃。風又送來遠方的叫聲，定有許多人

在無次序的喊……

「要求老天爺保護。保護呀，地藏王菩薩，龍王菩薩……我們這裏水來不得的呀！水來不得的呀！……」

不知什麼人跪下去了，哭着叫起來。

隣近的人家也一堆一堆站在屋外邊，同樣的發着驚人的絕叫和哭聲。

小孩們都無主的哇的大哭起來。身邊的狗便響應着別方，無所顧忌的吠了又吠。

在遠遠近近驚惶的女人們的叫聲之中，又響起了更加響烈的鑼，大的火把現出來了。嘎的聲音

拚命的在叫：

「伙計們！都來呀，到堤上去！」

「救住，救住我們的堤，我們的家在這兒，我們的妻兒……」

「快跑，快來呀，伙計……」

「火把舉高些……」

人羣的團，火把的團，向堤邊飛速的滾去了。

另外的地方又滾去另外的團，另外的火把，喊的聲音從那裏又滾了開去。

沸騰了的這曠野，還是吹着微微的風。月亮照在樹梢上，照在草地上，還照在那在太陽底下會放

映點綠油油的光輝的一片無涯的稻田，那些肥滿的，在微風裏噫噫的軟語着的愛人的稻田。

喊了的，哭了的，在不知所措，失了力量的那些可憐的婦女，在喊了哭了之後，又癡癡呆呆的噤住

了，但一聽到了什麼，那些一陣比一陣緊的銅鑼和叫喊，便又絕望的壓着爆裂了的心痛，放聲的喊，哭

起來了。極端的恐怖和緊張，主宰了這可憐的一羣，這充滿了可憐無知的世界！

火把都滾向堤邊去了，可是鑼聲一點也沒有停止，有些女人便也衝到屋外去，掛着眼淚，嘶起聲音跑。

「三姆！你不能去的……」

「媽呀……」

「不要管我，我要去，我待不得了呀……」

「我也要去……」

「媽呀……」

「弟弟呀……」

一羣人跑着，瘋狂的朝坡下跑去，頭髮披在肩上，後面又跟着一羣，留着焦急的喊聲和哭聲在家裏，還和那在急亂之中哄着小兒的聲音。

隔壁家裏又跟着跑去一些人，隔壁的隔壁家裏也跳去許多……於是堤上響着男人們的喊叫和命令，鋤鍬在碎石上碰着，鑼不住的敲着，曠野裏那些田垣邊，全是女人的影子在蠕動，也有一些無人管的小孩在後面拖着，她們都向堤邊奔去，也有的帶上短耙和短鋤，吼叫着，歇斯底里的向堤邊滾去了。

天空還是寧靜，淡青色的，初八九裏的月亮，灑在茅屋上，星星眨着眼睛，天河斜掛着，有微風在穿過這涼快的夏的夜。

說：老的外婆，戰戰抖抖，摸到了屋外，脣兒更艱難的動着，像無所感受的望到一切，她自語的喃喃的

「算命的說我今年是個關口……」

二

飛速的伸着怕人的長脚的水，在夜晚看不清顏色，成了不見底的黑色的巨流，吼着雷樣的叫喊，凶猛的衝擊了來。失去了理智，發狂的人羣，更吼着要把這宇宙也震碎的絕叫，在幾十里，四方八面的火光中，也成潮的湧到這銅鑼槌得最緊最急的堤邊來。無數的火把照耀着，數不清，看不清的人頭在這裏攢動，慌急的跑去又跑來。看幾十個人來回的運着土塊和碎石，更有些就近將腳邊田裏的濕泥，連肥朕的稻苗，大塊的鋤起，不斷的掩在那新有的一個盆大的洞口上，黃色的水流，像山澗裏的瀑布似的，在洞穴上激衝下來。土塊不住的傾上去，幾十個鋤頭便隨着土塊去搥打，水有時一停住，人心裏剛才出一口氣，可是在不遠的地方，又發現了另一個小孔，水便又花花拉拉的流出來，轉一下眼，孔又在放大，於是土又朝那裏傾上去，鋤的聲音也隨着水流，隨着土塊轉了地方。焦急更填滿了人心，有人在罵起來了。

「他娘的！這堤就要不得……」

有人在大聲喊：

「罵你娘的，看是什麼時候！只准有一條心，死守在這條堤！我們不能放鬆一點呀？」

命令的聲音也在嘈雜我的叫喊裏喊叫着：

「不准圍在這一塊上面！下面分些人去呀！留心看着……」

「喊那些堂客們回去！喊她們逃定！跑來尋死！」

那些女人都拖着跑掉了鞋的赤腳，披散了長髮，歇斯底里的嘶着聲音哭號，喊着上天的名字，喊着爸媽，喊着她們的丈夫，喊着她們的兒子，她們走到堤邊，想擠了進去，又被一些男人們的巨掌推了開來：

「媽的！你這些鬼婊子有什麼用！」

有些男人也向着黑處，那些湧來的女人的羣裏，送着慘痛的聲音：

「大姐！桂兒的娘！趕快帶着桂兒逃吧！不要管我！」

水還是朝着這不堅固的堤無情的衝來，人們還是不能捨掉這堤走。因為時間已不准他們能逃得脫了。除了死守着這堤，等水退，等水流得慢下來，沒有別的法子。鏹儘管不住的敲，火把儘管照得更亮，人儘管密密層層的守着，而新的小孔還是不斷的發現。在這夜晚，在這無知的，無感覺的天空之中，

加重了黑暗，加重了徬徨，加重了興奮。在那些不知道疲倦的強壯的農人身上，加重了絕望，加重了廣大的徹天徹地的叫號，那使鬼神也不忍聽，也要流出眼淚來的號叫。時間在這裏停住，空間壓緊了下來，甚至那些無人管的畜羣，那些不能睡，拍着翼四方飛走的禽鳥，都預感着將要開演的慘劇而發着狂，而不知所以的喧鬧起來了！

圍着這幾十里的遠處，漸漸高上去的地方，四方幾百里的人，也從深夜裏驚醒了起來，在黑暗裏，呆呆的透視着這方，傾聽着斷斷續續從風裏送去的這方的慘叫。他們不住的走去走來，不住的要嘆氣，心被不安和憐憫凍住。他們祈禱着上天，他們怕那水跨過了堤，而淹死下面的人，而跑到他們腳下來。他們經受不了，他們怕看這巨大的慘劇，他們希望在命運裏得到饒赦，唉，這稀有的，這非人間的災禍，是怎樣的鑄成的呵！

半圓的月亮，遠遠的要落下去了，像切開了的瓜形，吐着怕人的紅色，照着水，照着曠野，照着咕咕的響的稻田，照着茅屋的牆垣，照着那些在死的邊緣上掙扎着的人羣，於是在這些上面，反映着黯澹的陳舊的血的顏色。

人還是在忙得不知所措的當兒，從下面，他們早就擔了心事，的湯家關的那方，也猛然響起了緊急的鑼聲。接着便是同樣的號叫，響應着這方。風一陣一陣的送來，加強起來的喧鬧。送到這些麻木了，在叫喊着的人羣裏了。都不覺的住了聲來聽，在驚詫之後，便又叫喊了起來。

「唉！只怕那邊還要危險呢……」

又有人在大聲喊：

「不要管！留心看着！不要放鬆！住不得手呀！」

「再燃幾個火把！」

「喊那些堂客們滾開！」

下面的鑼聲好像更緊更急了起來。

拖着，拖着，那些有能耐的男人，不肯放鬆一點，緊張的，慎謹的填好一個小孔，又一個小孔，抵死的守着這段堤，算是又挨過一段時間了。天上已換了一批星斗，月亮沈下去了。女人們還是越聚越多，像熱鍋上的螞蟻，有些跑回了家，又跑了出去，在田原裏跑着，喃喃着，也有不多的幾個，大半是沒有丈夫在堤上的，帶着兒子，也有祖母們帶着孫子，四散的朝高處跑，磕磕撞撞，不平的路常常把她們帶倒，擗着小孩的，摔倒了，又爬起來，摸摸索索的再往前跑去，而她們哭得還更利害。

突然的，遠處的鑼聲一下便沉寂起來了，沉下去的鑼聲，同響起來的鑼聲一樣的駭了人一跳。有人喊着：

「你們聽聽呀……」

只聽見比什麼還使人傷心，還使人害怕的慘厲的哭叫，雖然遠到剛剛只能使人聽到，然而這裏

為自己在皇急之中的人，都猛然打起戰來了。

「天呀！可不是湯家關就壞了……」是個男人哭着聲音喊。

好些火把從堤上伸到河裏去。

「低了下去了！低了下去了！好了！好了！」

於是曠野裏傳遞着這福音：

「低了下去了！低了下去了！好了！好了！」

人的心在這時間都鬆了一下勁，都才嘆出一口氣來。然而却又為別一種痛着，那漸漸減少，漸漸

消滅了的遠方的哭聲。個個人心裏都來回只有一個思想：

「唉，湯家關，湯家關……」

小孔立刻便少了下來，水勢也比較輕了一點。女人們的哭聲和號叫，也像消去的浪潮，逐漸的低弱了下來。而新的嘈雜的喧鬧又普遍了開去。她們記起了什麼似的，喊着名字，四處來尋找她們的親人。遠遠近近的呼應着，可是什麼也聽不清。人在人裏面擠着。有些男人便也退了出來，在外面的擠着的黑影裏，開始尋找着老婆。那些操作了整一夜沒有停一下手脚，沒有進一點飲食的人，也突然感覺到疲倦，垂頭的坐在堤邊，為一種過分的軟弱，又為一種僥倖而顫着。有的在百忙之中，忽然想起一件難過的事，拍着大腿，罵了起來。

「媽的！我說什麼這樣難過，是鬼把我的煙管搶去了……！」
在這些不定的嚷聲之中，又有個更大更堅實的聲音在吼着罵：

「豬糞！你們鬧些什麼快活嗎！死還在眼面前呢！媽的臭屎，這紙紮的堤！你們就打算不怕了麼？」

另外也有聲音在喊：

「伸火把再看看，水到底低了多少呀？」

「沒有多少，兩尺，頂多三尺吧。」

「不相干，再低也不相干，這全是窟窿的撈什子堤，終究是保不住，遲早要被沖去的！各人還是趕

緊逃命吧……」

「逃命，那末容易！水比你跑得快多了……」

「管他娘，好生看住，今晚總不會怕了的；喊那些堂客們帶着小鬼們跑，壞了，讓她們活着；守住，讓

她們回來……」

「上面的來頭還大的很呢，這不是一兩天可以退去的水，知道是什麼鬼作怪……」

「好吧，先喊她們滾……」

於是曠野又沸騰了起來，新的不安，新的恐怖，新的號哭佔據着。各個男人都發氣的吼，趕着那羣

無知，無理性的女人們跑，女人又發狂的跳着，又不知所以，便拼命的嘶叫起來。

「媽的，你們這些臭堂客，你們滾呀，留在這裏送死……」

「打着她們走……」

「啊喲！怎麼得了呀，阿毛的爹呀……」

「我的親人呢，你在這裏，我是不走的呀！要死死在一塊吧……」

「媽的，動不動就哭，老子操你娘……」

「告訴她們，要她們先走，天亮了，我們再跑，就打算真的沒有救了麼？明天會好好的築起來，一處

一處修好，不怕了，她們再回來，告訴她們，求她們，媽的，真要人命的女人……」

「要你們走呀，堤明天會修好起來的……」

於長那些被罵着的女人，一批又一批的，在無可奈何之中，含着眼淚，含着一線的希望，扶老攜幼，向着相反的方向跑去了。帶着哭和叫，帶着騷擾和不安，向原野的四方伸張去，到一些高阜上，到一些遠的山上去，那些原來是睡在寧靜中的，於是那裏的一切，連小小的草兒便都張着耳朵起來了，映着眼睛去望天空，那無感覺，那似乎又為地下悲慘着的天空，望樹葉，那蕭蕭響着的，那似乎在哭泣着的茂葉，接着，那些不知高低，皇急的跑着的赤腳，在哭聲之中，無情的在小草上面大踏步的踏過去了。昂不起頭來的小草，便也嘆息起來。

留下的，也還是不堪的。皇急和吵鬧。急怒的詈罵隨着小孔在增加。一種男性在死的前面成為獸性的兇狂，比那要淹來的洪水更怕人的生長起來。有一些為幾陣又汹涌着的水而失去了鎮靜，為遠近近的女人的號哭而心亂，而暴跳起來，振着全身之力，壓制着抖戰，咬着牙，吐着十幾年被壓迫，被剝削，而在平時不敢出聲的怨恨來。有一些還含着希望，鼓勵着，督促着他們的同伴：

「不怕了！好了！這兒好了，留心那邊……」

「快天亮了！天亮了，縣裏會派人來修堤，那就不怕了……」

「不准看着，都要動手呀。急中什麼用，拿出肩膀來呀！」

「不要怨天尤人，等好了咱們再算賬；他媽，有他們賺的，年年的捐，左捐右捐，到他們的烏那兒去了。可是，現在不要罵，我們把堤救住了再說……」

遠遠鷄在叫了，近處的雞也在叫，東方的雲腳上，有一抹青色的東西，是快天亮了。吧。

可是時間在這裏忽略了，因為有幾個地方奔潰得比較大了起來，人都朝這裏使勁，沒有拿耨拿耨的使用喉嚨來幫忙，他們不知道自己所造成的空氣會怎樣的使人心跳。

一個地方忽然被沖毀了一個缺口，他們來不及掩上，水滾滾的流了進來，水流的聲響，像山崩地裂似的震耳的隨着水流衝了進來。巨大的，像野獸的嘶叫的聲音吼了起來：

「天呀！完場了呀！咱們活不成了……」

「快些，把土掩上去，不准怕死！」

有些人發瘋的，本能的朝四下跑去，大喊道：

「救命呀！救命呀！天老爺……」

有些人還挑着土塊，走到缺口的地方，把土傾上去，土又被水衝了開去，人也落在那當中。

缺口漸漸的大，田原邊已漬了好深的水，人在水裏用力的朝外面跳，男人們也動人的慘厲的叫起來了：

「救命呀！我的媽呀！我要死了咧……」

不管有人還在喊不准鬧，還在喊要救堤，可是人都不再聽這些話了，充滿着的是絕望，是淒慘，是與死在搏鬥的掙扎，是在死的層叻中發出的求援的呼號。所有的男人的聲音和女人的聲音混合着，都忘記了一切，都只有一個意念，都要活，都要逃去死。

天在這時微微的發亮，荒亂的人影朦朦糊糊可以看見一點了。可是人像失去了知覺似的，辨不出方向的亂跑着。水發亮的朝這裏沖來，挾着駭人的聲響，而且猛然一下，像霹靂似的，堤被衝潰了幾十丈，水便像天上傾倒下來的捲來，幾百個人，連叫一聲也來不及的便被捲走了。還有幾千個人在水的四週無歇止的銳聲的叫。水更無情的朝着這些有人的地方，有畜的地方，有房屋的地方，帶着死亡湧去，於是慢慢的，聲音消滅下來，和水佔領了這大片的原野，埋在那下面的，是無數農人的辛勤和農

人自己，還和他們的家屬。

天慢慢的亮了。沒有太陽，愁慘的照着黃色的滔滔的大水，那一夜淹了湯家關，又淹了一渡口的
一片汪洋的大水，那吞滅了一切的怕人的大水，那還是逞着野性，在向周圍的斜斜的山坡上着威的
大水。而且還照着稀稀殘留下的幾個可憐的人類，無力的，顏色憔悴的皮膚，用着癡呆的眼光向四方
爬去。

三

經了那末一個夜晚的一渡口，也還逃出了一些人，趙三爺和着姪兒大福也踉踉蹌蹌逃了出來
又在一個路口遇着了。還遇着了一羣又一羣已經逃散了，又集合了的那些隣近茅蓬裏的人。也有一
些女人，也有一些小孩。大家看見了都抱頭大哭，都為過分的悲痛和恐慌壓着說不出一句話來。大家
都覺得更親切了，都不願分開，都集在一團，慢慢的向長嶺崗走去，是失去了精神，失去了勇氣，剩着饑
餓的肚皮的一羣。

水在他門後面，有的房屋還半睡在水裏，大樹的梢也從水裏伸出來映在太陽底下，搖擺着茂葉，
而且還有一些人的聲音，從那裏傳出來，一些求援的聲音。他們也涉過幾處積有淺水的地方，一羣人
這末慢慢的走去。

沿路也有一些人家，都走出來擔心的絮絮叨叨的問。也有一些不說話，只沉重的將憐憫的眼光

落在他們身上。他們走了一回，因為幾個女人和孩子都嚷着走不動，於是便停了下來，坐在一塊有墳的亂崗上。唉，女人們真頹喪得異常難看了。

天空沒有雲，藍粉粉的，無盡止的延展開去。下面是水，黃滾滾的，無窮盡的湧了來。剩下的地方，剩下的人，拖着殘留的生命，無力的爬着又爬着。

這坐在亂墳崗上的一羣，約莫有三十多個人，一半女人和小孩，一半是男人。坐了一會又向前走，沉默的時候比說話的時候多，女人們啜泣的時候是更多，小的小孩不懂事的時時吵餓：

「媽呀！肚子餓……」

「要走到什麼地方才有東西喫呢？」

「我走不動了呀……」

做娘的人，有些是沒有了娘，被親戚，或隔壁孀孀帶着的那些親戚，又有一些離開了兒子的女人，都找不出一句話來安慰他們，於是那些男人便哄着他們，又抱着他們走：

「到快了！沒有好遠了！到了買饅饅給毛毛喫……」

吵了餓，被哄住了，又有一些哭着要媽要爹的，這些情景真能使一個強壯的人聽着也傷心，何況這都是些失去了家，失去了親人從死的脣吻上逃去的一些男人。他們心痛，却又得忍着，而且有幾個還得用希望鼓着大家的勇氣。

「狗狗媽媽在前邊，媽媽替狗狗買把把去了。乖的狗狗不要哭……」

「張大哥你抱抱王和尚吧，他媽抱不起他了……」

「唉，三爺到了長嶺崗又怎麼辦呢？你放寬心些吧，我看見你家三姆早就帶了龍兒走了的，她們一定朝她娘家走去了，是朝太陽山那邊去的。我還不是以為他完了，還好，不知怎麼過了一陣又遇着他了……」陳大嫂拖住他老板和趙三爺的後邊，看見趙三爺那末一個強壯的農人會一句話也不說，只悄悄不斷的嘆氣和揩眼淚，不覺忘去了自己也離去家裏其他的人而安慰着別人起來了。

「唉，不會活的，她這幾天總是見神見鬼，我料到兆頭就不好，奶奶成天說今年是個關口，唉，她七十多歲了，一生喫過多少苦，還得這末一個結果，唉，龍兒……我們那末多一家人，就只剩得我和大福兩個人了！」望着大福的三爺，在一雙遲鈍的眼裏又擠出兩顆眼淚來。

活潑的大福也為大家的消沉在悲感裏的空氣壓着，覺得說不出什麼話來，想着爸和媽，想着弟，弟妹妹家裏一些的人，只有用憐憫又要別人憐憫的眼光回答他的三爺。

虧着這裏面有一個年青的漢子王大保，和一個四十多歲在三富莊上做了二十年的長工的李塌鼻。他們沒有失去一點勇氣，也沒有失去理智，平時並不能得人信仰，這時却自自然然都依着他們的話起來了。

「哭有什麼用，死的死去了，哭得轉來嗎？不死的總得鼓着氣想法，未必也讓他死去吧？」

「不要哭，跟着我來，到了長嶺崗，愁他們不給我們喫，這幾個，喫得起的，那裏有三條街，有一百多家舖子，三富莊，馬鞍山的大戶，都有人在那裏，有縣裏派來的鎮長，有分局長，有兵警，有學堂，哼，老子們的家破人亡了，老子們就得留下這條命，還得算算數呢……哭什麼，不要哭了，男子漢，日子還長呢，哭成得個什麼事……」

「住在長嶺崗，喫在長嶺崗，等老婆來，等兒子來，只要沒有死，慢慢的他們也得逃來的。水總有天會退的。屋子沖走了，地總在啦，那屋子值個什麼錢，值錢的是老子們自己，兩條毛腿，兩張肩膀，今年算完了，就苦一點，世上那有餓死的人，明年再來，有的是力氣，還怕什麼……」

「別處我不曉得，三富莊我就清楚，打開他們的倉，夠我們一渡口的人喫得幾年呢。看他們就真的不拿出一點來，忍心讓我們餓死……」

「塌鼻你莫吹，你有本領，你不會連條不破的褲子都沒有，你做了二十年長工，插田，種地，打雜，抬轎，你還沒有餓死，已經算你的運氣，你還把你的東家當好人，你這豬獠！」

「禽你的娘，怎的罵我，你才是豬獠，我做奴才，是沒有法，混一碗飯，也是沒法，你以為我是甘心的？別人不起來，我一個有什麼用？現在我們是一夥了，沒有法，家被水沖了，又不是懶，又不是搶，為什麼他們不給我們喫？他們拿了我們的捐，不修堤，去賭，去討小老婆，讓水毀了我們的家，死了我們多少人。他們好不給我們喫嗎？又不是我們情愿這樣，又不是我們裝着這樣。我們怕什麼，逃水荒的人多得很，

只要我們在一塊，想法，不愁餓死的，你們放心，包在我塌鼻身上……」

「我們一定不要哭，快點走，到了長嶺崗我們去找他們的局長，或是團上的人，有人問話，塌鼻你答應……」

慢慢的講着一些以後的計劃，大家心裏都活動一些起來了。到望見那長嶺崗的炊煙的時候，是快喫午飯的時候了。他們又遇着從湯家關逃來的一夥人。於是合在一塊向前進。

長嶺崗的鎮外上，已經擠滿了一羣羣的攜兒帶女的家族，饑餓把他們都弄瘦了，有的靠在樹根上，疲乏的，有的蹲在石塊上，望着來的一羣新的逃來的人。

「你們從什麼地方來的……」

「從一渡口嗎？先來過一些了……」

「呀！有個穿藍布衣的女人麼？要么妹在裏面就好了……」

「我的天呀，該會我的媽還活着……」

「他們是那裏的，來了好久了麼？」

「唉，他們餓得真不像樣了……」

「塌鼻！世上那裏沒有餓死的人，以後你看吧……」

他們再往前進，朝鎮裏走去。

越走越看見那越黃瘦的人，那些與他們同運命的人越多了。從臉上的顏色辨別來到的新舊，來得越久的，就越憔悴。

展在眼面前的情形，大家心裏又預感着失望，可是人的肚子裏為一種火燃燒着，他們只得又鼓着力往前走。

「喂，你們往那裏去？」憔悴了的羣裏有人在問了。

「到鎮上去，想找鎮長，局長也好，先給我們一些喫的，我們是昨天晚上遇難的。」

「他該管你麼？我們的人都不准上街，他們比防土匪還怕我們呢！」

「真的嗎？那我們怎麼得了呢……」

小孩吵着，女人們又哭起來了。

街的兩頭站了許多剛剛從縣城裏添來的荷槍的兵士。也有一些是鎮上團防臨時加的團丁。

牆上貼了碗大的字的告示。有認得字的人便解釋着給其他的人聽。說是已經上呈文到縣裏去

了，不久就有好消息來，要這些人安分的等着，如有不逞之徒，想趁機搗亂，就殺頭不赦……

他們沒法，便只好留在鎮外，走到幾家鎮外的人家去敲門，想討一些東西喫，但是門總喊不開。也

有一些茅蓬，這裏總又住滿了人，還是他們拿出一點粗糲的蕎麥粑來，和着水，大家會饒的，一下就

吞光了。也有一些巷觀，巷觀裏也住滿了人，他們找不到可以住宿的地方，只好也和其他的許多人一

樣，就一團團的守在幾棵大樹下。接着，一批，一批的又來了，三個五個一羣，十個八個一羣，幾十幾十的一羣都來了。又遇着家裏的人了，又遇着了親戚，隣近的人，歡喜和着悲哀，笑和着哭……

太陽從東邊上來，又從西邊下去，時間在痛苦掙扎，饑餓，惶惶無希望裏爬去又爬去了，水還霸佔着所有的低凹的地方，有些人與畜的屍身，飄着，飄着，又沈下去了。有些比較高的地方，成了島嶼，稀微的煙從那裏冒出，還留有待救的人，附近的農民都沖去了，沒有工作，便乘了用樹幹做成的小船，划到低的島嶼上去，帶出那些聲音都叫嘶了，在死邊把臉色變成蒼白了的人。這些被救出的人，又成羣的走向長嶺崗去，也有些又走到另外的村子去。總之，無論他們走到那裏，不安便也帶着去，連那些稍稍有些積蓄的人家，也收藏好了他們的家財，都裝出貧窮的樣子，都不安的用恐懼的眼光來觀察這些善良的人羣。

淹滅了一渡口，湯家關的水，又示着威擴大了牠的地盤，沿堤更奔潰了許多地方。長嶺崗上，其他的許多的村鎮，都更不斷的增加了流離失所，饑餓的羣，日夜沸騰着叫號和啜泣。哭着親人，哭着命運，又喊着餓的聲音，同着時日添加了闊度和巨度，而不安更增加了。到縣城去的路已經斷了，但是用帆船却又帶來了一些軍火。並沒有帶救濟來，裝滿了帆船又向着縣城去的，是長嶺崗上的幾家大店鋪的老板和家眷。馬鞍山，三富莊……的人也全去了。逃來的人也有些又走到別處去，別處的又轉到這裏來，處處都是一樣，一樣的無希望。

駭着的，帶着不安躲到城裏去的長嶺崗上的一些人，到了城裏，才知道城裏也還是充滿着不安，不過這裏又從省裏領來了更多的軍火，而且又有了厚的城牆圍着，到底也就放心得多了。雖說城外的附近鄉下，是屬集得有更多的災民，然而，那些城裏的比長嶺崗更有錢的人，又坐了小火輪，懷裏繫上珠寶，逃到省裏去，留下了些紳董，慈善家，在進行着一些打電報的事，等賑濟的米糧來。他們也設了一兩個粥廠，先到的人還可以領到一碗薄粥，後來的就得不到什麼了。於是打架的事，因為不平而被槍托和刺刀打的人也實在不少。

長嶺崗上的王大保帶了幾個漢子和幾個女人幾個小孩悄悄的也跑到縣城裏去了。臨走的時候和他們約好的，是那邊若一有辦法，便會帶信來叫他們也去。李塌鼻和趙三爺，陳大叔，張大哥們還留在這裏，等城裏的信。

農民們的忍耐的精神，和着施捨來的糠，野地的果子，樹葉，支持着他們的肚皮，一天一天的又挨了過去。瀰漫着的還是無底的恐慌和巨大的饑餓。

雖說是在悲痛裏，饑餓裏，然而到底是一羣大的一羣，他們互相都了解，都親切，所以除了那些可以挨延着他們的生命的东西以外，還有一種強厚的，互相給與的對於生命進展的鼓舞，做成了希望，在這羣中，這新有的力，跟着羣衆的增加而在雄厚了。

「你們吵些什麼呀，不怕的，等着吧，真的不想辦法，好讓我們這多人餓死麼？」

慢慢的他們也已經有了組織起來了。一個小村都舉出一個頭腦來，頭腦聚在一塊，商量着一些事，到鎮上去，鎮上便又跟來了好些人，也帶過一些苞穀粉來，又帶了一些安慰來。

「這都是沒法的事，天災……」

「鎮裏只有這一點，不是不想法，人太多了，分不過來……」

「鎮長親身上縣裏替你們請米糧去了，你們應該安心的等着……」

「這水太大了，別處比我們這裏還大，幾百年沒有的事，真是菩薩發氣……」

「現在替你們帶了這些苞穀粉來，出了大價錢買的呢。以後這些還得大漲價……」

「你們放心，縣長也是愛民的，總有辦法來的。鎮長太太前天夜裏還替你們上城隍廟燒香來呢。」

「縣裏，省裏都在募捐呀，說還要募到京裏去，外國人那裏也要募捐……」

「募捐是什麼！」

「募捐就是化緣呀……」

「……」

果真發生了效力，多量的做為安慰的話，和着少量的苞穀粉，又把這些生命養活着，而且夢想着起來了。

「京裏，京官們才真闊呢，他們肯拔一根汗毛，我們也都要肥起來了……」

「外國人是些什麼人呢，也化緣去，大約都是些好人吧……」

「鎮長總算好，縣裏的知事，大約也是清官吧，為民父母，不愛百姓是不好的呢……」

「說別處的水還大，真是天災，唉，不講不見過，連聽也沒有聽過的大水……」

也有一些不平的叫聲，塌鼻就和着一些別處的年青的農人，常常在羣衆中講着這些話：

「說鎮長好，知事好，他們為什麼不把他們的倉打開，分給我們一點呢……」

「募捐，等他們募捐，等他娘的尿，老子們的鳥要餓死了……」

「燒她的鬼夜香，燒到她的野老公懷裏去了，那堂客，老子看見過的，顛着屁股，花狐狸精似的，是

縣裏的一個三等土娼，那個不知道！」

「土娼還不懂，你這豬獠，是賣尿的，聽說要一吊錢一夜呢……」

「呸！要命……」

「動不動天災，菩薩發氣，就真是菩薩發氣，可不應該發我們的氣，為什麼他們那些拿了錢不管

事，刮盡了地皮，成年打仗殺人的人，又不倒霉呢……」

羣衆又動搖了，可是那些頭腦壓着這些做頭腦的人，多半是些家裏原本好些，認得字，在本鄉就

是做着頭腦的角色，他們常常罵他們：

「媽的，你們這羣餓不死的王八！你們嚼些什麼，想不安分麼，罵他們……你們要連累大眾的！假如他們不管了，我們才真不得了……」

「不要聽這王八龜子的話，他要害你們的！再還敢這末胡說八道，捆起來送上鎮去……」

頭腦們雖說這末罵了他們，却也不敢捆他們。餓餓的羣裏，相信着塌鼻們的話，却願意依賴着頭腦。鎮長們不好，有錢的也不好，實在他們是不好，可是怎麼樣呢？難道真的好造起反來麼？那是殺頭的罪呀！

過了一陣，鎮長在許多焦急和希望的懷念中，從縣裏回到鎮上來了。沒有帶米糧來，也沒有再帶軍火。羣衆又鼓噪了起來，壓也壓不下去的，不安脹遍了原野。吵的聲音，罵的聲音，抱怨的聲音，嘆息的聲音，竟至有許多人暴跳得發狂了。餓餓和絕望填滿了人心，於是頭腦們又走到鎮上去。鎮長慘白着顏色，不是爲了沒有米，是爲了沒有請下軍火來，使他這末不安的。鎮長說：

「喊那起流氓安靜些。我自然得替你們想法呀，要鬧是沒有用的。縣裏請米請什麼都沒有用，城外圍擠滿了都是災民。別處的捐穀又沒有到，難道我還情願你們挨餓嗎？你們回去，明天再來，我有辦法的。要嚷可不行，哼，要鬧就只好給衛生丸他們嘗……」

辦法是這個樣子，可以讓幾個頭腦帶一批人出去，到一些很遠的地方，那些沒有水，而有米糧的地方，那裏有許多大財主，大善人，去好些人都喫不窮的地方，留在那裏，等水退了，等到可以做活了，又

再回來。

於是好些頭腦就活動起來。羣衆走到他們的面前，做出可憐的神氣，軟着聲音說：

「我想跟着你，隨你到那兒去，唉……」

「好的！你肯安分嗎？你有幾口人？出去可不比在本鄉，得聽我的話……」

「哼！你是什麼地方人，我怎麼不認識你！你當是要嗎？我帶起人出去，是擔着身家性命的險呢！

我還要找保的，你們就想走就走……」

「這個是不公平的！我們就該死在這裏嗎……」

「這末多的人，總不能全走呀……」

於是陸續有幾個領了證書的頭腦，帶了五六十人一批，或七八十人一批，坐着船走了。陳大嫂夫婦也被帶走了，他們同他們的那頭腦，總算有點遠親。塌鼻沒有人要他，罵這長工是個壞蛋。趙三爺大福，還和以後又遇着了的二媽和老么，這殘餘的一家人，也很想能出去混混，却碰了大釘子。這窮農人真不懂世情。

別的地方，各處鄉村，以及縣裏也是這樣辦，鄰縣也是這樣辦，可是災民太多了，送出去的不過百分之十。這些似乎是到了一些好的地方去了。一些可以羨慕的地方去了。剩下的呢，用空的肚皮裝着幻想和欺騙，等着巨大的捐款，米糧和錢財，會從遠方送來。這可驚的大的無數饑餓的羣！

四
時間慢慢的爬走，水也慢慢的在有些地方悄悄走去了，露出好些大的潮濕的泥潭來。這裏全是無邊被蹂躪後驚人的悽慘，四處狼藉着沒有飄走的，或是飄來的糜爛了的屍體。腐蝕了的人的，畜的肢體上，叮滿了的蒼蠅，不斷的又有成羣的烏鴉在盤旋。熱的太陽照着又照着。夏天的和風，吹去又吹來，帶着一切從死人身上蒸發出來的各種氣息，向四方飄送。於是瘟疫在水的後面，在饑餓的後面又趕着人們了。

人們還留在那些地方，從各方各處聚攏來的，一天一天在增多的大的羣裏，又不覺的在減少了。因為死亡在這裏停住。先是一些喫着奶的，在含着了癩的奶頭，枯了的母親的胸懷死去了。一些老了的僥倖從水的脅叻裏逃了出來的一些，也慢慢死去。而女人們沒有了力，髒着臉面和身體，流着僅有的淚，哼着又哭着。殘餘下來的一些家屬，是又一天一天的破碎起來了。有一些男人，那些將肌肉從強壯裏消失了的男人們，有着堅強的忍耐的求生的欲望的人，同饑餓鬪爭着，同瘟疫鬪爭着，同女人的眼淚鬪爭着，同一切淒涼的使人心傷的情景鬪爭着，他們還留着一線希望，這希望使他們一天一天的瘦了起來，然而却一天一天的清白起來了。

在太陽地裏，在藍的天空下，在被人蠶食着沒有了綠葉的大樹下，在不能使人充饑的大石上，常常便聚滿了大羣大羣的怕人的人類。破的衫褲在髒出的骨上掛着。頭髮長了起來。黑的臉上露出大

的饑餓的像獸的眼睛。他們曾經被一些告示，被一些甜蜜的話，被一些希望，被一些和着糠的樹葉安慰過的。現在呢，他們了解了，了解的是無希望。假若他們還要在這裏歎着，那歎在那後面的，便是不絕的死亡！於是他們在無處可用他們的勞苦的時候，他們便在這些地方，在一些餓得半死的人旁邊，吐着他們的不平。

這時又從城裏來過了一些人，鎮長殺雞殺鴨的款待着。是一些調查的人，是一些參觀的人，還有一些搽脂抹粉的太太們在當中。他們用着好奇而有點怯的眼光在這羣中探視。他們先給他們一些裝出而又無用的同情的驚詫的嘆息。他們又從懷裏掏出一個黑的東西來向着他們不知做些什麼。他們向他們解釋，要將他們的這使人駭怕的水災的情形，照在相片上，拿到外邊去，好募一些捐來。可是這些應該使人歡喜的話，已經失了作用。在這羣農人的，受了許多欺騙的心中，已經填滿了堅決的自信，不再在這些寄生於他們的人們身上，露出乞憐的顏色，和被騙後所起的歡容了。

從城裏又傳來了些更不好的消息，別的地方也有一樣的消息傳來，便是那些不為饑餓和瘟疫逼死的一些人中，有一些却為許多槍托和刺刀大批大批的趕到不知叫着什麼名字的地方去了。那裏本來就是煙火瀰漫着的地方，本來就是廣大的屠場，於是這些餓着的，不死於水的人，便在炮火之下被犧牲了。從這裏逃了出來的，帶回更大的恐慌，超過了水，超過了饑餓，使人們在戰抖裏發着狂起來了。於是許多消極的怨天尤人的咀咒慢慢便又變成了有力的話語了。

現在在長嶺崗上，極目所見的是饑餓的羣，連着饑餓的羣。在人羣的頭上浮動着男人們的嘈雜的嘎聲，和女人們無力的而強着嘶出來的銳叫，無次序的傳遞着。

「一定要死了，路在那裏呢……」

「不要做夢了。沒有人來救我們的，活着像豬一樣的活着，死去像豬一樣的死去吧……」

「什麼募捐，傻子等着去吧！哼，他媽的屎，到手的肥肉還肯放手嗎？還不是賑在他們的腰包裹去了……」

「你們，禽你的娘的這羣餓不死的王八蛋，餓死了同他們有什麼相干……」

「真是，不如一塊死了乾淨，好免掉許多手脚呀……」

在大樹的枝極上，有個黑臉，裸着半身的農民，他大着聲音吼着：

「亂吵一些什麼鬼雜種們！想法子呀！不准鬧！聽我來講……」

大家的頭都轉到這一方了。人羣裏又有人在喊：

「是呀！我們要想法子呀！就聽他說……」

「張大哥呢，你也應該替我們想想法子……」

「我也說呢，我一輩子嘔的氣簡直會把我的空肚皮炸破呢……」

「不准吵，吵些什麼雞巴，就讓他先說。你姓什麼……」

對面樹上也爬上了一些張着饑餓和忿怒的眼睛的人。那裸着半身的漢子便又大聲說：

「現在明白了吧，離種我們，鼓起眼睛看去，凡是看得見的地方，再走再看去，只要是有着田的地方，只要有有着土地，就全有我們在。告訴你，就全有我們胼手胝足，挨凍挨餓的在。老子走過好幾省，年輕的時候，抬過轎，喫過糧，看得多了，處處的老鴉一般黑，那裏種田的人有好日子過？水要淹死你，旱要乾死你，土地就是我們的命呀！好容易這年的穀子收到了，他媽的衙門裏的人來了；老子一股兒種了他媽的三斗六升田，喝稀飯還不夠，那裏容得他們左捐右捐？再不是，東家老板來了，他們一動也不動，不出種穀，不出肥料，坐在高房子裏拿一半現成的還不夠，還要恃凶來訛詐，哼，你敢哼一聲嗎？有牢給你坐了！你坐了牢，你的娘，你的老婆也是死呀！老子現在是明白了的，餓鬼，告訴你們吧，老子們不好生想個長久的法子，終歸是要餓死的。而且還要留下些兒子們孫子們跟着餓死呢……」

「是呀！哼，他講得不錯……」

「二姐，真的是這樣呢，唉，我們太可憐了……」

原野沸騰了起來，都喊着：

「我們得打算一打算好……」

對面的樹上也有一個人喊起來：

「為什麼不打算呢，講什麼空話，眼前比什麼還要緊呢。我們的人死去又死去了，我們的肚子空

着，我們喫死人也不夠呀！我們的皮肉是硬的，我們的心總還是人的，我們總不能喫活人呀！……」

「呸，操你的娘！你去喫活人吧！……」

「喫活人，有什麼希奇？」那裸身的人又說：「老子們不就在被人喫着？你想想，他們坐在衙門裏拿捐款的人，坐在高房子裏收穀子的人，他們喫的什麼？我們力氣和精血呀！真是雜種！老子們被人喫得這樣瘦了，把娘老子也喫了去，還糊塗，還把別人當好人，等別人來施恩，還打算有人來救我們？哼！等着吧，把腸子也餓了出來，你看有不有米會送來？告訴你，我們的人這末多，餓死幾千幾萬，不算什麼，還愁不剩下一些再做奴隸麼！」

「啊呀！真是怕人得很！我們被人喫得怕人呀！……」

「怕什麼人？起來拚牠一拚，全不過是死呀！……」

「對呀！全不過是死呀！……」

然而，這時鎮上已駭瘋了。家家都緊緊的把門關上。從街的兩頭，衝出一些帶槍背刀的兵士。他們趕散着人，大聲的呼叱：

「你們這些餓鬼！吵些什麼！敢再開，老子們把點顏色給你們看，才知道，老子又沒有開米倉，堆在那裏的；鎮長法子也想完了呀！又不比往年，今年漲水的地方，你們怎麼會知道，可大得很呢。打仗就是你們麼！你們這幾個值個什麼！」

趕散了的人們在兵士走過後又聚了起來，而且更嘈雜的嘶着聲音不斷的在叫着。鎮上又派人到縣城去請辦法，到底應該怎麼樣來解決這些叫化和流氓呢？縣裏不願管他們的事，他們只留下大批的軍火，在縣的四週守衛着，不准他們進來，而且常常有槍的響聲。他們是依照着省城的辦法的。

所有地方的那些在死的線上掙扎的人，誰說得定不都會一天比一天更明白更團結起來呢？他們到了晚上，等那些兵士全退入了鎮上去後，在月亮底下，他們更多的聚在一處了。那裸身的漢子便又爬上了一顆大樹，大聲的吼着：

「傻子們，不要再上當，再聽他們的話了。他們今天說想法，明天說想法，到底法子是什麼地方說募捐，說賑濟，他媽，日子這末久了，募到他們的雞巴那裏去了！他們沒有開米行，那個見過的那些米行的米呢，他們藏起來了，他們要有好價錢才肯賣呢！我們的東家老板呢，他們的穀子不是裝滿了倉麼，怎麼不拿點出來給我們喫，從他們的祖宗就都是靠我們過活的呢……」

「他們倉裏多得很，別處我不曉得，三富莊我是清楚的，只要他們肯打開，夠我們大家好久喫呢。……」

「塌鼻也吼了起來。……」

「肯打開，你做夢！他們鎖得緊緊的呢！他們恨不得再加上鐵牆，恨不得能悄悄運起走呢，莫說三富莊，什麼地方不有好些在那裏，可是我們只有樹葉喫！告訴你們，雜種！要我們自己動手去打開呢！放

在那裏不去喫，却要餓死，真是雜種，現在，起來呀！起來……」

「起來！走他媽的，拚上一拚吧，左不過是一死！現存的放在那裏，為什麼不搶呢……」

「起來走呀……」

「走到什麼地方去！豬獠，亂吵些什麼！好好再商量呀……」

「伙計！你有道理，你再說呀……」

「蠢東西！真是雜種！你們要搶些什麼！老子是不搶的，老子們又不是叫化，又不是流氓，是老老实實安分的農民。現在被水沖了，留在這裏挨餓，等了他媽的這末久的救濟，一批一批的死去了，明兒我們都會死去，比狗不如，告訴你，起是要起來的，可是不是搶，是拿回我們的心血，告訴你，雜種，只要是穀子都是我們的汗血換來的。我們只要我們自己的東西，那是我們自己的呀……」

「是的，那是我們的呀……」

「走，去拿回我們自己的東西……」

「到三富莊去，那裏有我幾十年的血汗……」

「李老板家裏去吧，我們幾代人都做着他們的牛馬的……」

「豬獠又亂起來了，不准吵！我們不能亂來的。我們要在一塊。我們要一條心！聽他說呀，他比我們有道理呀！他說的都不錯呀！伙計，你有本領，你再說——」

「對的，我們都聽你的話，我們要怎麼樣呢……」
「雜種！怕什麼，老子們有這末多，還怕個什麼，大家一條心，把這條命交給大家，走，去幹，老子們就
成了。我告訴你們……」

這嘶着的沉痛的聲音帶着雄厚的力從近處傳到遠處，把一些餓着的心都鼓動起來了。而且他的每一句話語，都喚醒了他們，都是他們意識到而還沒有找到恰當的字眼說出來的話語，他們在這個時候，甘心的聽着他的指揮，他們是一條心，把這條命交給大家，充滿在他們心上的，是無限大的光明。

於是天將朦朧亮的時候，這隊人，這隊饑餓的奴隸，男人走在前面，女人也跟着跑，吼着生命的奔放，比水還兇猛的，朝鎮上撲了過去。

· 選自北斗 ·

一九三〇年春上海

一

電梯降到了最下層，在長的甬道上，轟然暴亂的響着龐雜的皮鞋聲。七八個青年跨着興奮的大步，向那高大的石門走出去，目光飛揚的，互相給與會意的流盼。唇吻時時噙張起，像還有許多不盡的新的意見，欲得一傾瀉的機會。但是都少言的一直走到街上，是應該分途的地方了。

他們是剛剛出席在一個青年的，屬於文學團體的一個大會上的。

其中的一個又瘦又黑的，名字叫若泉。正在信步的向北走去，他腦裏沒有次序的浮泛起適纔的一切情形，那些演說，那些激辯，那些紅了的臉，那些和藹的誠懇的笑，還有一些可笑的提議和固執的成見……他不覺微笑了，他實在覺得那還是能令人滿意的。於是他腳步是更其輕鬆的，一會兒便走到擁擠的大馬路了。

「喂，那兒去？」

從後面跑來一個人，抓着了牠臂膀。

「哦，是你肖云。」

他彷彿有點喫驚的樣子。

「你有事麼？」

「沒有。」

兩人便又掉轉身，在人堆裏溜着，不時悄聲的說一些關於適纔大會上的事。後來肖云邀他到一個飲茶的地方去，他拒絕了，他說想回去，不過他突然又說想去看一個朋友，而且問肖云也去不去。肖云一知道了那朋友是子彬，他便搖頭說：

「不去，不去，我近來卻有點怕見他了，他是太愛嘲笑人了，我勸你也莫去吧，他家裏沒有多大趣味的。」

若泉還是同肖云分了手，跳上了到靜安寺去的電車，車身擺動得利害，他一隻手握住藤圈，任身體盪個不住，眼望着窗外的整齊的建築物，而一切大會中的情形及子彬的飄飄的儀容都紛亂的揉起又紛亂的消逝了。

二

子彬也剛從大馬路回來，在先施公司買了一件蔥綠色的女旗袍料，是預備他愛人做夾袍的。又為自己買了幾本稿紙和筆頭，是預備要在這年春季做一點驚人的成績，他是永遠不斷的有着頗大的野心，要給點證明給那可憐的，常常為廣告所蒙混的讀者，和再給那些時下的二三流濫等作家以羞辱。那是些什麼東西，即使僅僅在文字上，他也認為還有再進到大學去，好好的念幾年書，只是為了

時尚，為了只知圖利的商賈，竟使這些人也儼然的做起了作家，這事是常常使子彬氣憤的，而且他氣憤的事是從不見減少，實實在在在他是一個很容易發氣的人。

他是一個還為一部分少年讀者所愛戴的頗有一點名望的作家。在文字上，是很顯現了一些聰明，也大致為人稱許的。不過在一部分，站在另一種立場上的批評家們，卻不免有所苛求，而常常非議到他作品上的內容的空虛，和社會觀念之缺乏是事實。他因此不時有着說不出理由的苦悶，也從不願向人說，即使是他愛人，也並不知道這精神的秘密。

愛人是一個年輕活潑的女人，因為對於他的作品有着極端的愛好，和同時對於他的歷史，又極端的同情，所以在一年前便居在一塊了。雖然兩人的性格實在並不相同，但也從不齟齬的過下來了。子彬是年齡稍長，而又異常愛她的嬌憨。女人雖說很好動，又天真，以她的年齡和趣味，卻缺少為一個憂鬱作家伴侶的條件，但是他愛她，體貼她，而她愛他，崇拜他，所以雖說常常為人議論到不相襯，而他們卻是自己很相得的生活了這麼久了。

在社會和時代的優容之下，既然得了一個比較不壞的地位，而又能在少數的智識階級的女人之中，檢選了一個在容貌上，儀態上，藝術的修養上都很過得去的年輕的女人，那當然在經濟的條件上，是也有相當的機運。他們住在靜安寺路一個很乾淨，安靜的街裏，是一個兩層樓的單間。他們有一個臥房，和一個客廳，還有一個小小的書房，他們用了一個女僕，自己燒飯，可以喫得比較好。不怕還有

許多讀者，還為他的文字所欺，同情着他的窮愁，實在他不特生活得很好，還常常去看電影，喫冰菓子，買很貴的糖，而且有時更浪費的花掉。

這時兩人都在客廳裏看衣料，若泉便由後門進來了。因為很長久缺了訪問，兩個主人人都微微有點詫異，他是怕有兩個星期沒有來這裏玩了，這在過去，真是少有的事。

美琳睜起兩個大眼睛望着他：

「為什麼這麼久都不來看我們？」

「因為有點事……」

他還想說下去，望着又瘦了些的子彬，便停住了。他只向子彬說：

「怎麼你瘦了？」

子彬回答的是他對於朋友的感覺也一樣。

美琳只舉起衣料叫着，要他肯定說好不好。

他在這裏喫的晚飯。他覺得他應該有許多話向他向來便很要好的朋友說，但是他總覺得不知怎麼說起，他是知道他朋友的脾氣的。他抽了許多煙，他簡直覺得自己坐在這裏太久了，而且這時間是耗費得無意義。他想走，但是子彬卻問他：

「有多的稿子沒有？」

「沒有，好久不提筆了，像忘記了這回事一樣的。」

「那怎麼成！現在北京有人要出副刊，問我們要稿，稿費大約是一千字四元，不過我們或者還可多拿點。你可以去寫點來，我寄去。我總覺得同北方的讀者是顯得親切些一樣。」

若泉望了望他，又望了望美琳，便做得感慨似的說道：

「對於文字的寫作，我有時覺得便是完全放棄了也在所不惜。我們寫，有一些人看，時間是過去了，一點影響也沒有。那我們除了換得一筆稿費外，還找得到什麼意義麼？縱說有些讀者是曾被某一段的情節或文字感動過，但那讀者是些什麼樣的人呢？是剛剛踏到青春期，最容易煩愁的一些小資產階級的中等以上的學生們。他們覺得這篇文章正合了他們的脾胃，說出了一些他們可以感到而不能體味出的苦悶。或者這情節正是他們的理想，這裏面描寫的人物，他們覺得是太可愛了，有一部分像他們自己，他們又相信這大概便是作者的化身。於是他們愛了作者，寫一些天真的崇拜的信；於是我們這些接信的人，便不覺很感動，彷彿我們的藝術是有了成效。我們更用心的為這些青年們回信。……可是結果呢？我現在是明白了，我們只做了一樁害人的事。我們將這些青年拖到我們的舊路上來了。一些感傷主義，個人主義，沒有出路的牢騷和悲哀……他們的出路在那裏？只能一天一天更深的掉在自己的憤懣裏，認不清社會與各種苦痛的關係，他們縱也能將文字訓練好起來，寫一點文章和詩詞，得幾句老作家的讚頌，你說，這於他們有什麼益？這於社會有什麼益？所以我現在對於文章這

東西，我個人是願意放棄了，而對於我們的一些同行者，我是希望都能注意一點，變一點方向，雖說前是難有希望產生成功的作品，不過或許有一點意義，在將來文學的歷史上。」

他希望子彬會回答他，即使是反對的也好。因為他希望這談話是能繼續下去的，他們辯駁，終於可以得一個結論的。不怕致於又使子彬生氣紅臉。他們在過去是常常為一點小事，子彬也要急得生氣的。

可是子彬只很平靜的笑了一笑說：

「呵，你這又是一套時髦的話了！他們現在又在那裏搖旗吶喊，高呼什麼普魯文學……普魯文學家是一批又一批的產生了。然而成績呢？除了自己的朋友的批評家們，在一次兩次不憚其煩的在大吹特捧，影響又在那裏問一問那些讀者，還是中國的普魯羣衆，還是他們自己好？我們現在不講這些吧，不管這時代是屬於那一個，努力幹下去，總不會有錯的。」

「那不然……」

若泉的話被打斷了。子彬將手向美琳做了一個樣式說道：

「換衣去，我們看電影去。你好久不來了，不管你的思想是怎麼進步了也好，我們還是去玩吧。現在身上還有幾塊錢，地方隨你檢，卡爾登，大光明……都可以。」

他檢出報紙來放在若泉的面前。

若泉答說他不去。

子彬有點要變臉的樣子，很生氣的望着他，但隨即便笑了起來，很嘲諷似的：

「對了，電影你也不看了！」

美琳站在房門邊楞着他們，不知怎樣好，她偏促的問。

「到底還去不去？」

「爲什麼不去？」子彬顯得很發怒似的。

「若泉你也去吧！」美琳用柔媚和懇求的眼光望着他。

他覺得使朋友這樣生氣，也有點抱歉似的，很想點頭。可是子彬冷雋的說道：

「不要他去，他是不去的！」

若泉真也有點忍不住要生氣，但是他耐住了，他裝着若無其事的去看報紙。

美琳打扮得花似的下樓來了，他們三人同走到街口。美琳傍着若泉很近，悄聲的請他還是去。若

泉斜眼望了他朋友煩惱的臉色一下，覺得很無聊，他大聲的向他們說了「再會」便向東飛快的跑去了。

三

電影看得不算愉快，兩人很少說話，各想各的心事。美琳不懂爲什麼子彬會那麼生氣，她實在覺

得若泉的話很有理由。她愛子彬，她喜歡子彬的每一篇作品，那實在每篇裏面她都找得到一些頂美麗的句子和雅雋的風格。她佩服他的才分，但無論如何她不承認若泉的話有錯，有使人生氣的理由。她望望他，雖說他眼睛是注視在銀幕上，她還是覺得正有着很大的煩悶在襲擾着他。她想：「唉，這真是不必的！何苦定要來看戲？」她用肘子去碰他，他握着她的手，悄聲的說：

「不是嗎？今夜影戲很好，我真愛你！」於是他彷彿又很專心的去看電影了。

是的，他是很生氣，說不出是誰得罪了他。只有若泉的話，不斷的纏繞在他耳際，彷彿每句話都是向他放送過來的，這真使他難過。果真他創作的結果是如若泉所說的一般嗎？他不能那末相信！那些批評者所對於他的微言，只不過是一種嫉妬。若泉完全是又不知受了某種暗示，便真的認真起來。他又去想到若泉的那黑瘦的臉，慢慢地竟有點覺得不像起來。又想起過去的剛同若泉認識時的情形，他真感慨的嘆息起來：

「唉，遠了，朋友！」

遠了！若泉是跑到他不能理解的地步了。無論他將他朋友做一種什麼樣的觀察，即使覺得是極壞，淪於罪惡，而朋友還是站在很穩固的地位，充實的大踏步的向着時代踏去，他不會徬徨，他不能等什麼了。

他去望美琳，看見美琳白嫩的臉上，還有顯着很恬靜的光，表示那從沒有被煩愁所擾過的平和。

他覺得她真可愛，但彷彿在這可愛中忽然起着些微的不滿足的意識。他望了她半天，對於她的無憂的態度真不免有點嫉妬起來。他掉轉頭來微噓着氣。

是的，「遠了！」這女人就從來不能了解他。他們一向來就是隔離得很遠的，雖說他們很親密的。生活了一年多，而他卻從來不來度量一下這距離，實在只能證明了他這聰明人的錯誤。

現在呢，這女人雖說外形還是保留着她的淳樸的嬌美，像無事般的看着電影，而她心中卻也縈懷着若泉的話去了。

這些話是與她素來所崇拜的人顯着很大的矛盾的。

他們回去得很遲，互相只說了些極少趣的話，都唯恐對方提到電影，因為怕自己答不上來，關於那情節實在是很模糊，很模糊。

四

時間是過去了。一天，一天。兩個星期又過去了。若泉是很忙，他參加了好幾個新的團體，他又被分派了一些工作。同時他又感覺得自己智識的貧弱，很刻苦的在讀着許多書。人是在瘦起來了。臉上很深的也在刻劃着堅強的紋路。但是精神卻異常愉快，充滿着生氣，正像來到了的春天一樣。這天他正在一個類似住家的辦公處裏，一間異常破舊的一所舊式的衙堂房子，內部很大，又空虛，下面住了一位同志，和這同志的妻子（一個沒有進過學校而思想頗能透澈的女人）還有兩個小孩，樓上便專

時做了某個機關。若泉正在看着幾份小報，在找着那慣常用了幾個化名，而其實便是一人的每天要罵着這起文壇上的劣種的文章，所謂文壇上的劣種，便是若泉近來所認識，而且都是在相同不遠的目標上努力的人。在若泉當然都是覺得有着相當的尊敬和親善的，然而罵的是把一部分成名的作家歸為世故者的投機，而另一部分無法成名的使役降在這某種旗幟底下，做一名小兵，竭力奉承上司，和竭力攻訐上司們所惡的。於是機會使來了。雜誌上可以常見到這般人的名字，終於他們便也成了一個某翼的作家。還有另外一部分，始終是流氓，是投機者，始終在培養他們的嘍囉，和吹捧他們的靠山。他們在文藝界混了許久了，騙過了一些錢。他們而且常常會和他們的靠山火併，又和敵人攜手……若泉很討厭這作者，雖說這人於文壇的掌故還熟習一部分，但是他的觀點根本是錯誤的，而行為也是極卑劣的。若泉常常想要從頭至尾清清楚楚的做一篇文章來全體推翻那一些欺人的證斷，尤其是那錯誤，謊謬的文藝的理論。不過他卻沒有時間，總沒有時間提筆，而他又沒有忘記這樁事，所以每天總是很急忙的去翻一翻，看有沒有新的文章產生。

這時樓梯上響着很雜亂的聲音，魚貫的進來三個人。第一個是每天必來的肖云。第二個是一個在工聯會裏有點職務的超生，是樓上住的那女人的表兄。第三便是那女人了，她的名字叫秀英。

超生極熱烈的和他握着手，因為他們又有好久不遇見了。他們的工作的不同和忙迫，隔離了他們，而他們是從相見後便互相都建立了很親切而又誠懇的友誼的。他們稍稍很自然的問了幾句起

居上的話，便很快樂的談到最近某棉織廠罷工的事。若泉對於這方面極感到興趣，他常常希望能從這智識階級運動跳到工人的運動區域裏去。超生已答應為他找機會，所以他們一見面總是大半談的工人一方面的事。到後來，超生忽然問道：

「你還在寫文章嗎？」

「沒有。」他答着，彷彿有點慚愧似的，但又很驕傲，因為他的理由是：「沒有時間。」

超生便告訴他，他們有一個俱樂部，現在覺得很須要一點文藝的東西，他希望若泉能答應這事，或者還由若泉去邀幾個同志，不過他又再三擔憂，他說若泉他們的藝術不行，他們看不懂。他要若泉頂好能運用得淺一點，短一點。他還發表了一點文藝大眾化問題的理論，當然他是站在工人的立場上的。

不久，他走了，他是太忙，他說過幾天他還要來一次，來討論一下他適纔所提議的事。他要肖云也想一想，因為他要一個好的具體的辦法。

房裏只剩了若泉和肖云兩人時，肖云從懷裏抽出一份報紙遞給他，並且說：

「我真不知子彬為什麼要這樣。」

若泉稍稍喫了一驚。近來他彷彿已忘記了這朋友，但是那過去的，七八年的友誼，卻不能不令他常常要關心到他。近來常常不難有機會聽到一些關於子彬的微言，他雖說不能用感情做坦護，但他

卻總是希望他朋友會不太固執，應該稍稍有點轉變，一種思想上的誠實的轉變。他看見肖云那神氣，覺得很不妥，他問道：

「怎麼會事，關於子彬的？」他接過報紙來。

「你看看，自然會知道的。」

報紙是張副刊，題目用了大號字標題：

「我們文壇的另一種運動者！」

署名是一個字「辛」。

「這文章是子彬做的嗎？」若泉又問。

「不是他，還是誰，他在流星月刊上發表小說，不都是署名「辛人」嗎？而且那文章，是什麼人一看便知道除了他沒有人做得出。而且你看看這副刊，這便是××的走狗李楨編的。他竟將稿子拿到這種地方去，又這般無理的嘲諷人，我覺得真使我們做朋友的人為難了。也許他現在是只覺得流星派的紳士是好人，是朋友，而我們卻也只是些可笑的，不過我總為他難過。」

若泉又望了他一眼，纔將文章看下去。

文章做得極調皮，是篇好文章，像作者的其他文章一樣。像水流一樣的自自然然，使跟着看下去了。文句練得好，又曲折，又短勁。只是還是犯着老毛病，不像論文，不像批評，通篇只是一些輕鬆的漂亮

的空話而已。說是嘲諷，不錯，可以說滿篇都是嘲諷，然而這嘲諷是沒有找到一個對象的人名呢，所謂「文壇上另一種運動者」們是陸續舉出了一些，還有一些其餘的人。不過也只彷彿是列舉而已，並沒有處在一個敵對的地位，作正面的攻擊，或是站在客觀的批評者的席上，下一句評判。雖說從文章上是看得出作者是已達到一部分痛快發洩了一些個人的不平和平和牢騷，而且也可以使極少數的讀者（一二人）起着不快之感，然而這文章終究是無力的，不值得注意的，因為作者沒有立場，沒有目標，就是沒有作用，彷彿是朝天放槍，徒然出出氣吧了。

若泉默了一會，他想到他朋友了，他慢慢的向着肖云說：

「我覺得沒有什麼。」

肖云做了一個不愉快的樣子嘆着氣：

「總之，這態度是不對，好多人都在講着呢，我不能為他辯護一句話。」

「那你就讓別人講他好了，他自己不怕，你何必擔心呢？」

「不是的，你不知道，他真何苦這樣，我斷定他自己這時也正說不出的在後悔，他並不是一個勇敢的戰士，我知道他，所以我恨他，又為他難過，否則我便站在那些攻擊他的隊伍裏去了。」

若泉也點着頭：

「我何嘗不知道他呢，他是太聰明了，然而他卻全是一個另一時代的人物，我們拉他不轉來，我

常常想着他難過。我想他近來一定很煩悶。今晚我們去看看他好嗎？」

「去也是枉然的。只能談一點飲食起居的話，或者便是娛樂的話，若稍說到正題，他不是冷着臉不答辯，便是避開正面的話鋒，做側面的嘲諷了。我總不想見他的面。」

「那有什麼要緊呢？我們就說一點無聊的話，我只希望他能快樂一點就好，快樂使人有生活的勇氣呢。我們還是今晚去看看他吧。你有空嗎？」

肖云不願意的答應了。

五

他們到子彬家的時候，已晚上八點了。可是子彬的客堂裏還很熱鬧。除開他們夫婦外，還有三個穿西裝的青年。子彬看見他們，稍稍有一點驚詫，但隨即很高興的將他們介紹給那三位青年了。有兩個是上海某藝術大學的學生，一個比較不漂亮點的是剛從北平來的學生，他們都是些願意獻身給文藝的未成名的少年詩人，所以聽到若泉和肖云的名字時，便極歡欣的又謹慎的送過手來，且說一些仰慕的話。

在子彬臉上是找不到一絲不愉快的痕跡。他雖然瘦，但卻不像從前的蒼白，映着一層興奮的紅光。他像精神異常好的極力使談話不要停頓。他講了許多關於北平生活的話，又講一些美國的建築。他取出了一二十張他的一個朋友從美國寄回來的畫片。後來他又講到日本的國畫了，說他一個朋

友在日本賣畫得了好多錢。

娘姨拿了許多糖和水菓進來。子彬特別喫得多。他拿起一種有名的可可糖，極力稱讚着，勸客人們多喫，而且說：「美琳是太喜歡這個了。不是嗎，美琳？」他又望美琳。

肖云心中想：

「是的，她喜歡喫，那是你特意要養成她的這種嗜好的。因為那是一種高貴的嗜好呵！若是她只喜歡喫大餅油條，那恐怕你只有不高興，而不會向人誇說了吧。」

美琳卻反抗了他：

「不喜歡，現在不喜歡了，我喫膩了牠，只有你的嗜好纔不更改。」

子彬微微蹙了一下眉，又同他的客人說到別的去。

若泉覺得美琳比平日少說了許多話，只默默坐在那裏觀察人。他走過去搭訕着問道：

「近來看電影沒有？」

「看的，看的真多，只是我很反感，因為得不到快樂。」她彷彿很氣憤似的。

子彬望了她一眼，便仍然裝着若無其事的。

「為什麼？為什麼會不快樂？」若泉釘着她。

「不知道為什麼，生活總沒有興趣……」她望了她的丈夫一眼。

「找點事做吧，有事做就好了。」

肖云也奇怪的望美琳，從來就沒有聽見過她說不快樂的話。

「做什麼事好呢？有時還想進學校去。」

「哈，美，你又說想進什麼學校了，你以前不是很厭倦學生生活嗎？在家裏，天天要你念英文，又不肯，要你寫文章，你也懶，還說什麼做事？」子彬岔着說，而且故意又說到別方面了。

美琳抱怨的橫斜了他一眼，像自語似的：

「你喜歡，我不喜歡……」

到九點鐘的時候，有個學生要告辭回住處了，他是住在開北近天通庵的地方，晚了不方便。於是其餘兩個學生也只好告辭。有一個問了幾次若泉的住處，他說以後好去拜訪他，順便領教。子彬殷勤地送着他們出去。

但這兩個客人卻還不肯走。

子彬轉身時，很疲倦的望了他們兩眼，頹然的倒下椅子去，他自己摸了一下兩頰，覺得很發燒，他無力的又拿起一個橘子來喫着。

「你的客真多！」肖云早就想說了的一句話，這時纔自然的迸出。

「對了！無法的事！我不能拒絕他們，他們常常妨害我的工作和精神。有好些人坐在這裏好像是

不預備走似的。我簡直陪不過來。」

「那是因為『主賢客來勤』」肖云幾乎說出這句俗語來。不過他嚙住了，他怕子彬多心去，以為他是有意譏諷他。近來他覺得在這位朋友前是應比在其他地方須留心些。

「為什麼不可以拒絕呢？你可以的。我相信有許多也只是些無聊的晤會。」若泉很誠懇的說。子彬不願意這麼承認，便不做聲。

美琳覺得都是不必須的，不過她也不說出，她只這末說：

「假使沒有人來，我以為一定也會很難過。」大家都對她望了一眼，只有若泉答應她。

「當然，那是很寂寞的。不過我們可以另外想法，我們可以常常大家在一塊，討論點具體的問題，或是讀幾本書，因為要一個人讀書也是又沒有趣味，又得不到多少印象和益處，還不是走馬看花的過去了。我們現在不是不要晤會，是要減少那些無聊的，而且還要多多和人接近。」

美琳把一雙大眼閃着，像沈思着什麼似的，過一會然後說：

「……」

「她是不適宜於你所說的那些的！」子彬搶着便下了這斷語，他不願意這成爲一個討論的目標，接着他便又說到別的去。

談話到十點越談越不精采，因為題目不能集中，大家都感覺得精神上隔了一座橋，都不願意盡量的發揮自己的意見，也不給別人發揮的機會。這是太明顯了，一發揮破裂便開始了。跟着呵欠也來了，都覺得倦。然而互相都又彷彿不願意這談話停止了下來。但縱然還是又繼續了下去，而每人都只有更深的感到這脆弱的友誼是太沒有保障，彼此是更距離得遠了，而且無法還就。

最後還是若泉站了起來，取了一個決然的姿式，望了肖云一眼，於是肖云也同意了。他們沒有表示有一點遺憾的告辭着出來。子彬雖說還是很殷勤的送着，但他也不願有一點挽留的意思。

一直送到後門外。若泉回頭望，像同小孩子說似的大聲說：

「好，你們進去吧！」

美琳忽然銳聲叫道：

「過幾天請再來呀！」這聲音很抖戰，大家都感覺到。

「是的，會再來的。」若泉說了，肖云也跟着說。

六

但是子彬卻很生氣，他罵着她：

「你瘋了！這樣大聲的叫！」

他從來沒有這麼厲聲厲色的呵叱過她，這是第一次他露出了他的凶暴，不知道為什麼他竟這

樣忍耐不住他對於美琳所起的嫌厭之心。而且他也不知他所恨於她的到底是什麼。只覺得一切都
不如意，都說不出的不痛快。而美琳偏更要作梗，像有意似的要使他爆發。她不特沒有盡一點她做愛
人的責任，給他一點精神的安慰，和生活的勇氣——她是不會了解這生活的苦悶的——而且反更
加添他的惱怒。照理他縱罵了她，也沒有什麼過分，不過他素來都是太嬌縱了她，所以馬上他便後悔
了，雖說心裏越加在難過。他又柔和的向她說道：

「不早了，上樓睡去吧。」

美琳不做聲，順從的上了樓。

手彬好言的哄着她，又去拿了兩個頂大的蘋果來給她。她心裏想：「你老把我當小孩！」
不久，她睡了，乖乖的。他吻了她，他是太愛她了。但他沒有睡，他興奮得很，他說還要做點事，他一人
逃到亭子間，他的小書房去了。

她並不能睡着去，她在想她的一切。她是幸福的，她不否認，因為有他愛她。但是不知為什麼她忽
然感到不滿足起來，她很詫異過去是那末久，她都是糊糊塗塗的過着以前她讀他的小說，崇拜他，後
來他愛她，她便也愛他了。他要求她同居，她自然答應了他。然而她該知道她一住在他這裏，便失去了
她在社會上一切的地位。現在她一樣一樣的想着。她纔覺得她除了他是已一無所有了。過去呢，她讀
過許多古典主義浪漫主義的小說，她理想只要有愛情，便什麼都可以捐棄。她自從愛了他，便真的離

了一切而投在他懷裏了。且糊糊塗塗自以為是幸福的快樂的過了這末久。但是現在不然了。她還要別的！她要在社會上佔一個地位，她要同其他的人，許許多多的人發生關係。她不能只關在一間房子裏，為一個人工作後之娛樂。雖然他們是相愛的人！是的，她還是愛他，她肯定自己不至於有背棄他的。一天，但是她彷彿覺得他無形的處處在壓制她。他不准她一點自由，比一個舊式的家庭還利害。他哄她，逗她，給她以物質上各種的滿足。但是在思想上他只要她愛他的一種觀念，還要她愛他所愛的。她儘着想。為什麼呢？他那末溫柔，又那末專制。

她睡不着，她不能不想那關在亭子間裏的人，他不是快樂的，她現在纔知道。以前他到底真的快樂不快樂，她不很明瞭，她疏忽過去了。只以為在笑，在唱讚美歌，在不斷的告訴她滿足，感謝她無上的賜與，那一定是快樂的。或是為了一點小事，他生氣了，他寫了許多牢騷的文章，她很不安，不知所措，但一會兒他便仍然好了。他說他忘記那些了，他脾氣不好，以致使她難過，於是這小的不愉快，便像東風吹散了白雲，毫不留痕跡的過去了。而現在呢，她已經覺到了，他是常常很煩擾，雖說他裝得仍是與從前一樣，他常常把自己關在亭子間裏，逃避她的晤面。一個人在裏面做些什麼呢？總是很遲很遲纔來睡，說寫文章去了。她替他算，他近來的成績，是很慚愧的。而且他飯也喫得太少，但他還不肯承認，他在她面前總說是喫得太多了。這一切到底是為了什麼呢？他不信任她嗎？他從沒有同她講一句關於這上面的話。而且他從沒有對一個朋友說到他的苦悶，雖說文章還是特別多牢騷，而給遠地的認識或

不認識的朋友的信，也特別勤而且長，總是抑鬱滿紙，不過那是多麼陳舊的一些牢騷呵！他幾年來了，都是歡喜那麼說法的。他決不是單獨為那些不快樂。那末，為什麼呢？

她又想，她想到若泉了。若泉和她認識，還是在她與子彬認識之前。以前他們很生疏，後來便很熟識了，那是完全因為子彬和若泉友誼的關係，也間接的將她視為一家人的親切了起來。她從來就很隨便，她對他沒有好感，也沒有壞感，然而她在好幾次的子彬和他衝突之後，她用她有限的一點理智，她判斷了全是子彬有意的固執。若泉很誠懇，很虛心，他說的並不是無理的。而子彬則完全是乖僻的，他嘲笑他，冷淡他，躲避他，這又是為了什麼呢？他們從前是多麼的忘形親熱過來。她看得出子彬是想棄掉這友人了。沒有一次他同她說到過他。這不是從前的情形，沒有一次他提議過，說是去看看他。當若泉好久未曾來時，這也決不是從前的情形。而且不止若泉，他是還在同許多從前的朋友都有意的疏遠起來。為什麼呢，他要這樣？

她越想越不解，她幾次預備到亭子間裏去，她希望得一個明白的解釋。但是她又想得到的，他不会向她說一句什麼，除了安慰她，用好話哄她，輕輕的拍着她要她睡，他不會吐露一句他的真真的煩悶的。他永遠是只把她當一個小孩看，像她所感覺到的。

鐘敲過兩點了，他還沒有來，她是更墜在深思裏了，她又等他等得有點心焦。他在做什麼呢？

他在頭痛，發燒，還有點咳嗽。他照例坐到寫字桌時，要在一面小小的圓的鏡子裏照一照，看到自己又瘦了，心裏就難過。從前常常要將鏡子摔到牆角去，砸個粉碎，但自從家裏多了一個女人後，便只發恨的摔到抽屜裏了，是怕女人看見了會盤問，自己不好對付。這天仍然是這樣，把鏡子摔後還在心裏發了誓：

「以後再不看鏡子了！」

坐下來，依習慣是先抽一枝美麗牌。青的煙絲裊裊地往上飄，忽然又散了。他的心情也正像煙絲的無主，空空的，紛紛的，輕飄飄的，但又重重的壓在心上。心是沈悶得很。然而子彬是雖說在如此的身體的苦痛之下，卻還是掙扎着，他不願睡。他像賭氣似的要這末挨着，他要在這夜寫出一篇驚人的作品來。他屈指算，若創作月報還延期半月，簡直是有兩個月他沒有與讀者見面，而流星月刊他彷彿記得他沒有存什麼稿子在那裏了。讀者們是太善忘了，而批評者們是過分苛刻的。他很傷心這點，為什麼這些人不能給有天才的人以一種並不過分的優容呢？不過同時他只好刻苦下去，他怕別人會誤會他的創作力的貧弱。他是能幹的，他寫了不少，而且總比別人好，至少他自己相信，終有一天，他的偉大的作品，將駭倒這一時的文壇的。不過現在生活太使他煩悶，他缺少長的思索的時間，簡直便是連極短的東西，也難得寫完。

他翻起幾篇未完的舊稿來，大約又看了一遍，覺得都是些不忍棄置的好東西，但是現在，無論如



何，他還不能續下去，他缺少那一貫的情緒。他又將這些稿子堆積在一邊，留待以後心情比較閑暇時慢慢去補。他再拿過一本白紙來，卻不知爲什麼，總寫不下去，後來他簡直是焦躁了。他的希望是這樣，而情形卻是只能這樣，他又決不相信阻礙着的便是他的才力。看看時間慢慢過去了，他的身體越支持不來，而心情越激奮了，他把稿子丟開，一人躺在椅子上生氣，他恨起他的朋友來了！

他的心本是平靜的，而創作正是須要這平靜的心，他裏着異常的聰明，他可以去想，想得很深，又廣，但他卻受不了刺激；若泉來，總帶了不快活來給他，使他心裏有說不出的不安。他帶了一些消息來，帶了一些他不能理解的另一個社會情形給他看，他惶惑了，他卻憎恨着，這損傷了他的驕傲。而且若泉的那種穩定，那種對生活的把握，很使他見了不舒服，一種不能分析的嫉妬。他鄙視他（從來他就不能尊視他的創作的！）他罵他淺薄，罵他盲從，他故意百般的使自己生起對於朋友的不敬，但是他不能忘記他，他無理的恨他，他越誠懇越定心的工作着，他就越對於那刻苦更生厭惡，更不能忘。至於其他的一些類似若泉的人，或者比若泉更勤懇，更不動搖的人，他雖說也感着同一的不快，但是彷彿隔了好遠，只是淡淡的，他數得出這些可嘲笑的人的名字，不過卻不像若泉常常刻在他心上，使他難過。而且對於許多他不知名的一些真真在幹着的人，他是永遠保持他的尊敬，不過像他所認識的這一羣，他卻永不能給他們以相信，他們都只是些糊塗的淺薄的投機者呀！

時間到了兩點，他聽到美琳在咳嗽，他也咳得更凶，他實在應該去睡了，但是他想起近日美琳的

一些無言的倔強和今晚對於若泉的親近，他覺得美琳也離他很遠，他只是孤獨的一人站在苦惱而又須要鬭爭的地位。他又賭氣不睡，他寫了兩封長信，是覆給兩個不認識的遠地的讀者的。在這時，他還只能對他們覺得是比較親切的。兩封信內容都差不多，他寫着這信時，覺得心裏慢慢的在輕鬆，所以到四點鐘的時候，人是倦極的伏倒在書桌上，昏昏的睡着了。

七

美琳說的「不知為什麼，生活總沒有起色？」真的，他們是毫不愉快，又無希望的生活到春濃了，這個時候是上海最顯得有起色，忙碌得利害的時候，許多大腹的商賈，和為算盤的辛苦而且癯乾了的喫血鬼們，都更振起了精神在不穩定的金融風潮之下，去投機，去操縱，去增加對於勞苦羣衆做無厭的剝削，為漲滿他們那不能計算的錢庫。而且幾百種報紙滿市喧騰的叫賣着，大號的字登載着各方戰事的消息，都是些不可靠的矛盾的消息。一些漂亮的王孫小姐都換了春季的美服，臉上放着紅光，眼睛分外亮了，滿馬路的遊行着，各遊戲場的擁擠着，還分散到四郊，到近的一些名勝區去，為他們那常常享福的身體和不必憂愁的心情更找到些愉快。這些娛樂是只更會使得他們年青美貌，更使他們對於他們的生活滿足，而且肯定，而一些工人們呢，雖說逃過了嚴冷的寒冬，可是生活的壓迫卻也同着長日的春天一起來了。米糧長了價，房租也加租，工作的時間也延長了，他們更辛苦，更努力，然而更贏瘦了，衰老的不是減了工資便是被開除了，那些小孩們，從來就難於喫飽的小孩們，只好去補

了那些缺，他們的年齡和體質都是不夠法定的。他們是太苦了，他們須要反抗，於是鬭爭開始了，罷工的消息，打殺工人的消息，每天的新的消息不斷的傳着，於是許多革命的青年學生，×××，都異常忙碌起來，他們同情他們，援助他們，在某種指揮之下，奔走流汗興奮……春是深了，軟的風，醉人的天氣！然而一切的罪惡苦痛掙扎和鬭爭都在這和煦的晴天之下活動。

美琳每天穿了新衫，綠的，紅的，常常也同着子彬在外面玩，但是心裏總不愉快，總不滿足，她看滿街的人，覺得誰都比她有生存的意義。她並不想死，她只想好好的活，活得高興；現在她是找不到一條好的路，更須要引導的人，她非常希望子彬能了解她這點，而且子彬也是與她一樣，那他們便可以商商量量的同走上一條生活的大道。不過她每一觀察子彬，她就難過，這個她所崇拜的人，現在是在她看起來成了一個不可解的人了。他彷彿正與她相反，他糟蹋生活，然而又並不像出於衷心，他思想得很多，卻不說一句，他討厭人，卻又愛敷衍。（從前是並沒有現在這末在人面前感到苦痛的。）發了牢騷，又恨自己。他有時更愛她，有時又極冷淡。種種的行為矛盾着，苦痛着自己。美琳有時也同他說一兩句關於生活方面的話，不過這只證明了她的失望，因為他不答她，只無聲的笑，笑得使美琳心痛，她感覺到那笑的苦味，她了解他又在煩惱了。直到有一天夜晚，八點多鐘的時候，家裏沒有客，他因為白天在外面跑了好久，人很倦，躺在牀上看一本詩詞，美琳坐在牀頭的椅子上，看一本新出的雜誌。牀頭的小几上，放着紅綢罩子的燈泡，泡了一壺茶，這在往日，真是一個甜蜜的夜。這時子彬很無聊，一頁一頁的翻

着書，不時斜着眼睛去望美琳。美琳也時時望他，兩人又都像故意的不願使眼光碰着，其實兩人心裏都很希望對方會給一點安慰，都很可憐似的，不過他更感傷一點，她還有點焦躁。末後美琳實在忍不住了，她把雜誌用力的摔開說道：

「你不覺得嗎，我們是太沈默了，彬，我們說點話吧。」

「好……」子彬無力的答着，也把書向牀裏擱去。

然而沈默還是繼續着，都不知說什麼好。

五分鐘過後，美琳纔抖戰的說道：

「我以為你近來是太苦痛了。為什麼呢？我很難過！」她用眼緊望着他。

「沒有的事……」子彬又照例露出虛偽的笑容，不過只笑了一半，便側過臉去，長長的嘆了一

聲氣。

美琳很感動的走了攏來，握着他的手，懇求的，焦急而又柔順的叫道：

「告訴我你所想的一切！你煩惱的一切！告訴我！」

子彬好久不做聲，他又被許多紛亂的不愉快的雜念纏繞住了。他希望能倒在美琳懷裏大哭一場，像小時在母親懷裏一樣，於是一切的重大的苦惱都雲似的消去，他將再從新活潑潑的為她活着，將生活想法再慢慢的弄好。但是他明白，他咬緊牙齒想的確的，那是無用，這女人就比他更脆弱，她

受不起這激動的，他一定會駭着她。而且他即使大哭，把眼淚流盡了又有什麼用呢？一切實際的糾紛的衝突與苦悶，仍然存在着，仍然臨迫着他。他除了死，除了離去這相熟的人間，他不能解脫這一切。於是他不做聲，他忍受着更大的苦痛，他緊緊握着她的手，而且顯出一副極醜的拘攣着的臉。那樣子真怕人，像一個熬受着慘刑的凶野的獸物，美琳不解的注視着他，終於叫起來，快快的銳聲的：

「為什麼呢？你做出這末一副樣子，是我鞭打了你嗎？你說呀！唉，啊呀！我真忍耐不了！你如再不說，我就……」

她搖着他的頭，望着他。於是他又側過臉，眼淚流在頰上了，他挽着她的頸，他把臉湊上去，斷續的說：

「美！不要怕，愛我的人，聽我慢慢的說吧！唉！我的美呵！我的美！只要你莫丟棄我，我就都好了。」他緊緊的偎着她，他又說：

「唉！沒有什麼……是的，我近來太難過，我說不出……我知道，總之，我身體太不行，一切都是因為我身體，我實在須要休養……」

後來他又說：

「我厭惡一切人，一切世俗的糾紛，我只要愛你。我只想我們離開這裏，離開一切熟識的，到一個

孤島上去一個無人的鄉村去什麼文章什麼名都是狗屁只有你只有我們的愛情的生活總是存在的呵！

他又說，又說，說了好多。

於是美琳也動搖了，將她對於生活的一種積極的，求進展的心拋棄了。她爲了他的愛，他的那些話語，她可憐他，她要成全他，他總是一個有天才的人，她愛他，她終於也哭了。她不知安慰了他多少，她要他相信，她永遠是他的。而且爲了他的身體和精神的休養，她希望他們暫時離開上海。他們旅行去，在山明水秀，鳥語花香的環境之中度過一個美麗的春天。他們省儉一點，去在流星書店設法再賣一本書，也就夠了，物質上稍微有點缺乏有什麼要緊呢？他們計算，把沒有收在集子中的零碎短篇再集攏來，要七八萬字也差不多了。這旅行是並不難辦。美琳想到那些自然的美景，又想到自己能終日與子彬遨遊其中，反覺得很高興了。子彬覺得能離開一下這都市也好，這裏一切的新的刺激，他受不了。而且他身體也真的須要一次旅行，或是長久的鄉居。於是在這夜，他們決定了，預備到西湖去，因爲西湖比較近，而美琳還沒有去過的。

這夜兩人都又比較快樂了，是近來沒有過的幸福的一夜，因爲都朦朦的有一線希望，對着未來的時日。

第二天拿到了一部份稿費，買了許多東西，只等拿到其餘的錢就動身。可是第三天使落起雨來了，一陣大，一陣小，天氣陰得很，人心也陰了起來，蓋滿了灰色的雲。美琳直睡了一天，時時抱怨。子彬也不高興，又在書鋪跑了一趟空，錢還要過幾天。雨也就接連幾天都蕭蕭的落着，像沒有晴的希望。兩人在家裏都無心做事，日子長得很，又無聊，先前子彬還常常為她重覆一點西湖的景緻，後來又都厭煩起來了。等錢等得真心急，不過在第六天拿到全部的稿費之後，子彬沒有露出一絲快樂的神氣，而且只淡淡向美琳說：「怎麼樣呢，天還是在下雨，我看再等兩天動身吧。」

這決不能成理由，雨下得很小，而且西湖很近，若是真想去得利害，可以馬上動身的。美琳沒有生氣，也不驚詫，彷彿不動身，又再挨下來，倒是很自然。既然去西湖並不是什麼必須的緊要的事，這時日的拖延是將兩人的心都怠惰起來了。而且又都重複沉在各人的過去，曾被痛苦着的思想中去了。子彬時時還是可以聽到一些使他難過的消息。許多朋友，許多熟悉的人，都忙着一些書房以外的事去了，都沒有過問他，而且都忘記他了。這些消息最使他難過，他鄙視他們，他恨他們，但是他覺得他不應該逃避，他要留在上海，他看着他們，等着他們，而且他要努力，給他們看。假設他到西湖去，他能得個什麼，暫時的安寧，暫時的與世隔絕，但是他能不能忘懷一切的得着安閑，還在不可知之間，而世界則真的將他隔絕了，是容易的。朋友們聽到了這消息，一定的總要嘲笑他，說他是怕了他們，怕了這新的時代，他躲避了，後來大家便真的忘了他，連他的名字都會生疏起來。再呢，他的那些崇

拜他的人，那些年輕的學生，和那些讚賞他的人，那些碩學的有名的人物，都隔絕了他的消息，也慢慢會將他所給與他們的一些好的印象，淡了起來，模糊了起來：這真是可怕的事。他不能像過去的一些隱逸之士能逃掉一切，他要許多，他不能失去他已有的這一些。他簡直覺得到西湖去只是件愚蠢的事。他唯恐美琳固執着成見，他想即使美琳要去，也只好拂一次她的意。或是他陪她去玩兩三天，立刻便轉來，要住下是辦不到的事。他看見美琳不像以前着急了，倒放一點心，後來是到非再做一次正式商量不可了，他只好向她說他的意見，理由是他有一篇文章要寫，現在沒有空，他覺得把行期再遲一個月也很好。他說得真妮婉，是還怕美琳不答應，或至少也要鼓着小嘴生氣的。他還頂備好許多溫柔的，對付一個可愛的嬌縱女人所必須的話。他說完的時候，是將頭俯在她的椅背上，嘴唇離那白的頸項不很遠，氣息微微噓着她。他軟聲的問：

「你以為怎樣呢？我還是願意隨你，依你的意思。」

美琳只懶懶答應了一句，於是事情便通過了，毫無問題。以後只應該安心的照自己所希望的去努力進行，這是說單對於子彬的一面。既然自己是一個寫文章的人，又對的自己極有把握。生來性格又不相宜於做別的爭鬪的勾當，而且留在上海，原意便是為要達到自己的野心的完成，若是還要這末一個人關在小屋子發氣，寫點牢騷滿紙的信，讓時間過去了，別人越發隨着時間向前邁進了，而自己真的便只有永遠和牢騷同住，終一生在無聊的苦痛中，毫無成就可言，縱有絕世的聰明也無用。至

於美琳，她是不甘再開住了，她本能的須要活動，她要到人衆中去，去了解社會，去爲社會勞動。她生來便不是一個能幽居的女人。她已住得太久了，做一個比她大八歲的沉鬱的人的妻子。她已經學得安靜了許多，已經會憂愁煩悶了一些，雖說她還是不能到了解她丈夫的程度。不過這終究於她是不相宜的。自從春天來，自從她丈夫開始了新的苦痛來，她就不安起來了。不安於這太太的生活，愛人的生活。她常常想動，但是她缺少機會，缺少領導的人。她不知應該怎麼做纔好，所以她煩惱，她又明白這煩惱是不會博得子彬的同情的，於是更不快樂。前幾天是還能不知爲什麼一下會想到西湖去，當然還比較好，慢慢時間拖下來，倒又覺得別的許多人都忙着工作，而自己拿了別人的錢去陪一個人去玩去消遣時日，彷彿是很不對，很應該羞慚的事。現在既然子彬已不願去了，當然很合適，不過子彬說他不能去的理由，是因為沒有空，因為要寫文章，而自己則無論去留與否，在事實上看來，都是無關緊要，因為自己好像是一個沒有事可做的人。她更加覺得羞恥。她要自己去找事做，她想總該有把握找到，但是她想她應該不同子彬商量，而且暫時瞞着他。

九

出於意料之外的若泉接到一封短箋，是報轉經過了好幾個朋友的手轉交了來，而是在信面上便大大署了美琳兩個字的。若泉不勝詫異的去打開牠，滿心疑惑到子彬身上，他八分斷定他朋友是又病倒了。他心裏有點很難過，他想起他朋友的時候總是如此。可是信上只潦草的歪歪斜斜塗了不

多幾個字，像電報似的橫着。

「星期日早上有空吧，千萬請你到兆豐花園來一下，有要事。我等你。美琳。」

這不像是子彬有病了的口氣，然而是什麼事呢？兩人吵了架，但又從沒有看見過他們有口角的事。若泉真懷疑，他還是覺得這至少是於子彬有關的，因為他想美琳決不會有事來找他，因為雖說是與她相熟了兩年，還始終沒有同她生過一次比較友誼的關係，他也不十分知道她的歷史，也從沒有特別注意過，只覺得她還天真，很嬌，而且決不是難看的一個年輕女人。他想到朋友，他決定第二天早上跑那末遠，到上海的極西邊去。

七鐘點的時候，他預備動身，拿了一把銅子，兩角洋錢，拍了一下身上舊洋服的灰塵，於是便急急的離了住處，他計算着到兆豐花園時，大約是七點四十分，美琳她們是起身很遲的人，不見得就會到，但他無妨去等她的，他有大半年不來這裏了，趁這次機會來走走，呼吸點新鮮空氣也很好，他近來覺得他的肺部常常是不舒服。

轉乘了三次電車，繞到花園門首，他買了票，踏到門裏去，一陣柔軟的風迎着吹來，帶着一種春日的芳香。若泉挺着胸脯，兜開上衣，深深的吸了一口氣，立刻便覺得舒適了起來，平日的緊張和勞頓，都無形的滑走了。人一到了這綠茵的草地上，離開了塵囂，披靡着春風，親炙着朝暉，便一概都會鬆懈了，忘記了一切，解除了一切，只任自己的身體縱橫在這自然中，散着四肢，讓這寧靜的四週享樂自己，一

直到忘我的境界。

園裏人不多，幾個西洋人，和幾部小兒車，疏疏朗朗的散在四方。四方都是綠蔭蔭的，參差着新舊的綠葉。大塊的藍天靜靜的覆在上面，有幾團絮似的白雲，耀着刺目的陽光，輕輕的晃着，變幻着。若泉踏着起伏不平，波樣的草地，懶然的走了好遠，他幾乎忘記他是為什麼纔來到這裏了，只覺得舒適得很。這空氣正於他相宜。在這時他聽到近處他背後的草地上有着縷縷縷縷的響聲，他掉頭望時，他看見美琳站在他背後，穿一件白底灰條紋的單旗袍，上罩一件大紅的絨坎肩。他不覺的說道：

「啊，我不知道你來了，啊，你真早啊！」

美琳臉上很平靜，微微有點高興和發紅，她嬌聲的說：「我等了你許久！」但立即便尊重的說道：

「你不覺得無聊嗎，我想同你談談，所以纔特地約了你來，我們找個地方去坐坐吧。」

於是他隨着她朝東走，看見她高跟的黃漆皮鞋，一步一步的踏着，穿的是肉色的絲襪，腳非常薄，又小，現得瘦伶伶可憐似的。他不知道還是她的腳特別小，還是腳一放在那匠心的鞋中纔顯得那末女性那末可憐。他搭訕的問道：

「子彬近來怎麼樣，身體好麼？」

她淡淡的回答：

「好，他在開始寫文章了。」

他又繼續問：

「你呢，也在寫文章吧。」

「不。」

他看見她臉扭了一下，做了一個極不願意的表情。

在一個樹叢邊的紅漆的長椅上坐了下來。靠左邊又有一大叢草本的繡球花，開得正茂盛，大朵大朵的，吐着清香，放着粉紅的光。他不知怎麼先開口，他還是關在悶葫蘆裏，不知她到底要談什麼，而且到底不知子彬近來怎麼了，或是同她的關係。

她先望着他茫然的臉笑了一下，然後說：

「你奇怪吧，當你接到信後，一直到這時？」

「沒有，我不覺得奇怪。」

「那你知道我要你來這裏的緣由了。」

他躊躇的答：「不很知道。」

於是她又笑了一下說：

「我想你不會知道的，但是我必須告訴你，原因便是我很久來了都異常苦悶……」她停頓了一下，又望了他一下，他無言的低着頭望着草地。於是她又再續上去，她說了很多，又常常停頓，又有點害

羞似的，不能說得很直截痛快。但他始終不做聲，不望她，讓她慢慢的說完，她把她近來所有的一些思想，一些希望，都零碎的說了一個大略，她覺得可以停止了，而且她要聽他的意見，她結束着說道：

「你以為怎樣呢，你不會覺得我是很可笑吧。我相信我是很幼稚的。」

若泉有一會沒有做聲，望着那嫩膩的臉，微微含着尊嚴與謙卑的臉好久。他沒有料想這女人會這末坦率的在他面前公開她對於現實的不滿，和她的大膽的願意向社會跨進的決心。他非常快樂，因為這意外的同志所表示的態度，更鼓舞了他。隔了好一會，他纔伸過手去，同她熱烈的握着，他說：

「美琳！你真好！我到現在纔了解你！」

她快樂得臉也發紅了。

於是他們都又更不隱飾的談了一些近來所得的知識與感覺。他們都更高興，尤其是美琳。她在這裏能自由發揮，而他又聽她，又了解她，而且還幫助她。她看見光輝就在她前面。她急急的願意知道她馬上應怎樣開始。他又躊躇了一會兒，他答應過兩天再來看她，或者可以介紹她去見幾個人，決定她的工作。

一〇

美琳回到家來，時時露着快樂的笑，她掩藏不住那喜悅，有幾次她幾乎要說出來了，她彷彿覺得應該告訴子彬，但是她又忍耐住了，她怕他會阻止她，破壞她。子彬沒有覺察出，他在想一篇小說，在想

一些非常調皮嘲諷的字句去描寫這篇的主人翁，一個中國的吉訶德先生。他要他的文章動人，他文章的嘲諷動人，他想如果這篇文章不受什麼意外的打擊，就是說他不再受什麼刺激，能夠安安靜靜的坐下來寫兩星期，那一個十萬字的長篇，便將在這一九三〇年的夏季，驚人的出現了。誰不會驚絕的叫着他的名字，這作者的名字。他暫時忘去能苦惱他的一些事實，他要廓清他的腦府，那原來聰明的腦府，他把自己離開了人衆，關在家裏幾天了。

可是美琳卻不然，她在第三天下午便出席在一個××文藝研究會上了。到會的有五十幾個人，一半是工人，另外一半是極少數的青年作家和好些活潑的學生。美琳從沒有經歷過這種生活，她只覺得興奮，同時用極可親的眼光徧望着這所有的人，只想同每一個人，都握一次熱烈的握手，和做一次懇切的談話，這裏她除掉若泉以外，便都是不認識的人，但是她一點也不感覺拘束，她覺得很融洽，很了解，她和他們都是「同志」。她除了對於自己那合體的，雖不華美，卻還是美觀的衣服，微微感到歉仄外，便全是傾心的熱忱了。這是一次大會，所以到的人數很多，除了少數的工人，為時間限制着不能來，幾乎全體都到了。開始的時候，由主席臨時推舉了一個穿香港布洋服的少年，做政治的報告，大家都很肅靜，美琳望着他，沒有一動，她用心的吸進了那些從沒有聽過的話語，那些簡單的話語，然而卻將世界的政治和經濟的情形，很明顯的暴露了出來，而且他批判得真準確。這人很年輕，決不是一個二十五歲以上的人。後來若泉告訴她，這年輕人還是一個印刷工人呢，不過是也曾在大學念過兩

年書的。美琳說不出的慚愧，而且她覺得所有的人對於政治的眼光都比她好，也比她能幹。在她聽了其餘許多人的工作報告之後，他們又討論了許多關於社務的事。這在美琳都是不知應怎樣加入那爭論之中去的，因為她都還不熟悉，而那主席卻常常用眼光望着她，徵求她的意見。這使她真難過，她又堅決的相信，在不久以後，她一定可以被訓練得比較好些，不致這樣完全不懂。最後他們又討論到××怎樣行動的事。這裏又有人站起來報告，是另外一個指導×××××的團體的代表。於是決定了，在××的那天，要全體動員到×馬路去，佔領馬路。×××××這時大家都正情緒更緊張激昂的時候，而會便完了。在分別的時候，大家都互相叮嚀的說道：

「記着：後天九點鐘到×馬路去！」

美琳還留在那裏一會兒，同適纔的主席，便是那在工聯會工作的超生，和若泉，還有其他兩三個人談了一會，他們對她都非常親切和尊重，尤其是一個紗廠的女工特別向她表示好感。她向她說：

「我們呢，是要革命，但是也想學一點我們能懂的文藝，你們文學家呢，是也須要革命，所以我們聯合起來了。不過我們真沒有時間，恐怕總弄不好，過幾天我把我寫的一點東西給你看吧，我聽超生說你是個女文學家呢。我也是剛剛學動筆，完全是超生給我的勇氣，心裏是想得很多，就是寫不出來。下星期一能抽空，我還想寫一篇工廠通信，因為若泉說他們要有用呢。」

美琳說她也不會文學。她還說她也想進工廠去。

於是那女工便描寫着那工廠裏的各種苦痛，和列舉着一些慘聞，她又說如果美琳真的願意，她可以想法，不過她擔憂如果美琳進去，怕那勞頓和不潔的空氣，將馬上使她得病。超生也說，進去是容易，而且他希望這社裏的一部分智識份子都要進廠去，去了解×××××，還要×××××化，這樣將來纔有真的××文藝產生。不過他也說，恐怕美琳的身體不行。美琳則力辯她可以練習好的。

因為美琳比較有空閒，她被派定了每天應到機關上去做兩個鐘頭的工，他們留給了她一個地址。還說以後工作時間怕還要加多，因為×月來了，工作要加緊，而且內部馬上便要擴大，有許多工人都自願參加進來，這裏須要訓練得很。她剛剛跨進來，便負了好重的擔子了，她想她應該好好努力。

一一

是×月×日的一天了。

子彬從八點鐘失了美琳的時候起，便深深的不安着，他問娘姨，娘姨也不知道，他想不出她是到什麼地方去了，他開始發覺近來她是常常的不在家，而且她沒有告訴過他，她是到什麼地方去，他並且想起她是同他太說得少了。他等了她好久，都不見回來，他生着很大的氣，他衝到他書房去，他決定不想這女人的一切了，他要繼續他的文章，那已寫好了一小部分的。文章他坐到桌邊，心總不定得很，他去翻抽屜，驀然的卻現出美琳留給他的一封信。他急急看下去，像恨不得立即便吞滅進去似的，信是這樣清清楚楚的寫着：

「子彬我真不能再隱瞞你了。當你看到這信的時候，我大約已在×馬路上了，這是受了團體的派定，到×馬路做××運動去。我想你聽了這消息，是不會怎樣快樂的，但是我覺得我應該告訴你，而且向你解釋，因為我原來是很愛你的，一直到現在還是希望你不要致對我有誤解，所以我現在先作這樣一個報告，千萬望你想一想，我回來後，我們便可作一次很理性的談話，我們應該互相很誠懇很深切的批判一下。我確實有許多話要向你說，一半是關於我自己，一半也是關於你的。現在不多說了。」

美琳晨留

子彬呆了半天，連氣也嘆不出一口來。這不是他的希望，這太出他的意表了。他想起許多不快的消息，他想起許多熟悉的人，他想美琳……唉，這女人，多麼溫柔的呵，現在也棄掉了他，隨着大眾跑去。他呢，空有自負的心，空有自負的才能，但他不能跑去，他成了孤另另的了。他難過，想哭也哭不出，他慘慘的幻想着這時的×馬路，他看見許多恐怖和危險，他說不出的徬徨和不安，然而他卻不希望美琳會轉來，他不願見她，她帶回了許多痛苦給他，還無止的加多，他真不能忍受有這麼一個人在同一個屋中呼吸。他發氣的將信扯碎了。他最後看見那還只寫了薄薄幾張的稿紙本大張着口，他無言的，痛恨的卻百般悼惜的用力將牠關攏了，使勁的摔到抽屜裏。他嘆出了一口長長的嘆息。

• 選自小說月報 •

自殺日記

細的鋼筆尖，沙沙的在一個簇新的稿紙本上移動下去，字便顯得比平日更其潦草的現了出來。『今天大約是十八吧。算來是個難得的好日子，難得我竟動了筆。我強迫我離開床鋪，我要來寫日記了。我有許多話是只能向自己說來，讓自己去好笑的。然而總得寫下去，直到死的那天為止。向自己說點瘋瘋癲癲可笑的話，未必會比躺在床上想一點瘋瘋癲癲可笑的事更壞也許……』

字只寫在這裏筆便停頓了。既至再寫時便又變成了：『哈！這便是我可笑的證據！也許』也許什麼呢？難道好和壞在我還不是一樣嗎？是啊！什麼都很好。』

這個難得動筆的日子，是還只在第一張稿紙上寫滿了三分之一的字，鋼筆尖便又休息着了。那要來寫日記的伊薩，在這時又跳上一張沙發，在沙發上揉着。她覺得她說得太忠實了，因為太忠實，她覺得這生活確是淒涼的可怕。難道是不嗎？好和壞於她有什麼相差呢？她懂得的是只有比她說出的更多的。因為她懂得太多，她就更可憐自己，更無法擺佈自己。在沙發上，她把那披在額上的亂髮抹開，頭仰着，眼望着前方，大聲的嘆着氣。

『唉，我決定了，死吧，死吧！』

於是她更哭了起來，她沒有想到一切可留戀的人和事，她只覺得太找不到可以使她傷心的了，她願意有一點可悲的情節來暖和她的心，但是沒有，那是實在的好或歹，於她能有什麼相差嗎？在她的心上，她早已把一切事都推想到極端了，那又只是用了她一個人的自以為冷靜和深刻的眼光來斷定的。所以她只覺得這生活很無意思，很不必有，她固執的屢次向自己說：『頂好是死去算了！』

她哭了半天，她彷彿已決定。她總以為過不了許久，她就會死去的。她並沒有想到出門，却在無意中把衣服換停當了。她自己又覺得好笑了起來，未必這就是死去嗎？而且這死的方法很使她躊躇，她願意再等兩天，看能夠向什麼地方設法十幾塊錢。除了海，她是不願自殺的。這也可以說她不願在又可以被救的方法中去嘗試。於是她又躺下了。她把一件一件的衣服脫下，擦在地上，擦在椅上，擦在床頭，她又看見滿屋子的紊亂情形，換下幾天的髒衣服，什麼報紙呀，扯亂的紙屑呀，梨皮呀，新舊的，也陳設滿屋子，她又覺得實在不願再蹬下來了。但又無處可走。所以這天的開始的日記是仍然繼續寫了好些：

『我決定了，總有一天我會自己死去的。死，死於我是很自然的事，我自己很知道世界上也不會有一個人來驚訝。我不是生活得很久長了嗎？而且毫無樂處，永無樂處。我死去了，也只是我自己的休息，我是很不願再過問這世間的事了。我也不有一絲的怨意來對這世界。世間本有許多幸福的事』

的，就是說對我也並不見得會壞於別人。所差異的，是別人有那柔美的心，他能享受他的好處，和忍受他的壞處。我呢，我是太看清了，我無須乎那完美的命運，我相信把世間所有的榮幸都來加之於我了，我仍然還是只能像如此一樣毫無所得。從前我恨命運，覺得是命運播弄了我，因為我懂得我並不是超人，我之所以成爲一個現在的我，完全是受了一切環境的支配，我常常希望我是一個生長在鄉下，生活在鄉下，除了喂養牲口，便不能感受其他的人。然而現在我還有所怨恨嗎？不啊。而且我還很安於現在呢，我並不希望我能像其餘女人一樣會安享那些福氣。我覺得我很懂得，我很能秤出這世間一切所謂情感的人性，我便很應滿足這生活。雖說我將死去，爲這而死，也並不會含了什麼世間的仇與愛。實在只是因爲我要休息了，我不能刻苦下去。我所負擔的苦，實在是太重了。

說到苦，我又覺得很可笑，有什麼苦呢，我並不苦，我只是無味罷了……」

二

第二天的早上，伊薩還沒醒，便有一個輕輕的聲音在門上彈着了。

「伊薩，伊薩！」

伊薩跳起來，披一件衣服去開門。於是那漂亮的小章便挨了進來。伊薩又蹣跚進被窩，睡着不肯起來，她忽然想到，她眼睛一定很紅，她怕被人看出她曾哭過來。小章被那在地板上跑着的一雙小腿惑

住了，他只逗着說：

『起來吧！起來吧！我不信那被窩會那樣可戀。』

伊薩喜歡把自己一人關在房子裏，但小章儘不走。她又不願給人以難堪，只好起來陪小章坐。反而她比小章說的話還多，直到下午四點鐘了，來客才算肯站起身說走。伊薩也不留，只說自己也倦了，不是還可陪他出去玩。於是在吃晚飯後，她又在靜寂的燈下來繼續她的日記了。

『不知為什麼，我常常對人總抱着歉。想不出頂好的辦法來。譬如小章來，我是懂得他意味的。我覺得他很可憐，然而那可憐却不能打動我的心，對於這些事我了解得比他太多了。他連想能引起我有捉弄他的衝動也沒有。我又不好十分決絕他，只好不給他一種機會，看到他失意的又走回去，真覺得很負咎。又彷彿希望他再轉來，轉來我也許會給他一點好處。其實，我很可不必為這些來就心了。我並不是一個娼妓，我無庸去敷衍許多人。我應當有我的意志成立。我很可以有權利把那些我不喜歡的人又出去。但是我不能，我總覺得是我自己太不行了，為給別人暫時的滿足，或保存一個美幻的夢想，我應當扯謊，騙了人，覺得別人很快樂了，未必自己不會反而相安些，然而這些都是空話。我所真真寫在這裏的是只有一句，只有一句：

『小章答應了我，他明天會帶二十塊錢來。』

『我到底對於這死有什麼疑惑沒有？我希望把我自己分析得清清白白，我也並不願意讓自己

冤枉死去了，如若自己又還有一點並不想就死去的意思，我反反覆覆在心中自問自答了好久，結果是：「倒不如死了為好。」是的，這是對的，死了總好些吧。」

三

日子是十月二十一號了，伊薩很難過，她不知怎樣才好，她又固執着，她時時向心裏說：「我要死去的，我要死去的。」她什麼都沒有預備，她不忍心收拾那些東西，她想讓牠們保有原來的位置也好。她替父親寫了一封信沒寫完，又扯了。她想告訴朋友們一聲，又想到別人決不會有須要接得這報告，所以便等着。她整整在房子裏等了一上午，她不知想到一些什麼事，只覺得茫茫的。她很想就上船去，天又難得黑下來，她彷彿還焦燥起來，她感到一個人便是要去死，也必有如此的麻煩。其實，她這時，在潛意識裏，未始不定她又很擔心，怕太陽下出得太快了。難道她真個就同這世界如此的決裂了去嗎？不過她仍然很固執的在那稿紙本的第三頁上寫着：

「我死去了，就在今天。這是找不出理由來加解釋的。我一切都灰心，都感不到有生的必要。我毫不好奇，我毫不羨慕自殺的美名，也沒有什麼理由會使得我覺得自殺有什麼不對的地方。我死去，我的心是很平靜的，世界也仍然保守平靜，雖說在當時，我父親也許會哭我，還有認得我的人或許也會重覆着說一句：「伊薩投海了。」但是這是不久的。我知道的很多。誰能把誰記憶到好久！我死，不是被

逼的，我沒有一種動人的浪漫故事作背景，這新聞值不得別人拿去來感悼。自然更好宜於那些不願煩心的人們了。」

事情常常是出於人的意外的。在夜裏，只有燈光，沒有人聲的夜裏，這稿紙本猶赫然大開着躺在雜亂的書桌上。在「這日算完了」幾個潦草的大字後是又加了不少的，按行格寫着的字：

「我頭痛得利害，我願這痛能制死我。我自己是毫無勇氣。我不敢離開上海。我實在希望我會死。但我非常怕走到死境去。地電車上看見了水，水便使我害怕了。我不敢下車。走到電車站的終點，我又想到其餘的一些方法，都使我害怕。怎麼能讓我毫無所感覺的死去呢……」

四

伊薩還把這日記又繼續了下來：

「一切我都明白了。我很淺薄的，我把話說的太高明了。太深刻得不相襯。我為什麼定要那樣說，那樣說來為安慰自己一顆無用的心嗎？天啊！你看我話說得錯到什麼程度了。現在我要說一句真話。有點什麼可以使我留戀的呢？只要有這麼一個人也好，他覺得有我活着之必要，我一定要為他拚命的活下來的。話又同樣的說過去，假使也真有這麼一個人，因為我死去了會難過，我就又死去，我想我會死得很稱心了。現在，我不能死。我並不怕一切死的苦難。我實在是找不到我死的價值。我只知道我

很焦燥，我什麼事都不能做。什麼事都使我厭煩，然而我又不能死去，我到底要怎樣呢？」

五

幾天來，伊薩在家的時間太少了。她並不是缺少好朋友，她成天邀着伴在外面玩。她很像一個熟於應付的世故者，她實在並沒遭過一點別人給她的難堪。她的壞處便是在她好想事了。譬如既然白天玩得很倦了，到夜深，好容易才躺在床上，頂好是闔下眼皮睡去，然而她不，她總要來細細的觀察一遍。她把別人的說謊處，假情處，淺薄的可憐處，都裸露的看了出來。其實這實在並不關緊要。却偏又煩擾了她。她雖說嘴很硬，並且彷彿真個自己很不須要這些一樣。而其實她很被這些弄得苦了。所以在有一天的日記上是記着：

「茲姊對我是太好了，但我並不感謝她，我反而恨了她，為什麼她要將別人批評我的話來告訴我，來傷我的心。我自然也有些任性的地方，難道在朋友中就不能有諒解來存在嗎？說我脾氣壞，難道我學不會那些虛假的技巧，就該被人棄絕嗎？是的，我知道朋友都只不過如此，然而我却常為她們的一些小處來傷心！我承認我是大傻子，誰知道了也會笑的。我傻，我不能死去便是大傻……」

六

在又一天日記上，伊薩又如此說了：

「今天我到卡爾登看電影，是同小章去的。我本不定要看的，只是因為小章邀了幾次，我同時覺得去混一個下午也未始不好，所以就去了。直到有一次，一個老人的面孔當第三次映出來時，我不覺驚詫了起來，天啦，那眼睛多像懷哥的眼睛啊！在我心上，我一想到懷哥兩個字，不覺的就跳了起來，而且很痛。我強迫我看下去，我常常注視到那老人的眼睛，望到那眼睛，微微帶點憂慮的，就像望到懷哥的眼睛一樣。我看完了才又同着小章一塊去吃飯。小章那裏會懂得我的難過呢？我問小章今天的影片好不好，他說好。我懂得他說好的原由的，我也說好極了，很想今晚再來，他把兩個眼睛張大了起來望我。他懂不了我的意思，實在今天的影片他自己也知道是並不好的。我呢，我却真實的還想一人再去看，去看一看我五年沒見面了的懷哥的眼睛。唉，關於懷哥，我不忍說下去了。總之，他已是一個很幸福的了。他有賢淑的女人，比我好的女人。那女人是還會替他生兒子的。我呢，我一人仍然孤獨的活在上海，倘若不工作，我就得餓死。不會有一個人肯白給我一塊錢，也正像不會有一個人肯白給人一點情感一樣。我不羨慕人，實在人人都比我好。」

七

伊薩寫了前面的日記就很糟蹋了自己起來，她吃了許多酒，像酒可以麻醉去一樣，但是她更哭

了。哭了一通夜，把眼皮也擦破了。她決定了，她決定死去，無論用什麼方法。她在日記上寫上最後的。

「這次是真的，我不能再拖延我的死期了。命定了我不是兒孫繞膝壽終正寢的好命。我也不能耐心的很溫柔的倒在床鋪上。我很慚愧我不能陪伴這滿是有福的人來生活。生活於我是太乏味了。這話我曾常常說過，不過這話很有語病。現在我願心平氣和的來同我死後的幾個將感到驚詫的朋友來說說，尤其是我的老年喪女的父親。你們不要以為我真的是以為這世界太涼薄了，或者我太缺少愛了，所以我死去一點也不是這樣的。平日我雖說如此說，然而在我良心上，我是只有感激你們的父親的愛我，是只有超過一切的父親的愛的。朋友呢，在你們自己心上也同樣清白，你們是怎樣的對待了伊薩。來伊薩現在要死去了，伊薩不願再欺騙你們，實在只有伊薩太對不住你們。對你們太殘忍了。伊薩說，她願拚死拚命的為一個要她活着的人活着，或為這人又死去。這痛心的話是不知還是想騙了她自己，還是想騙世界上的人？你們之中，伊薩宣誓至少是找得出一個真心便要伊薩莫死去的。然而伊薩却決定還是要死去，可見得伊薩並不是那樣重視感情的人。要我說不愛你們，我也不能首肯，但不知為什麼，這是得請你們格外見諒的，橫直在心上總不能滿意。不過你們也不要誤會，或者還有別的人會得到我的滿意的。如若你們硬要這樣想，這是你們錯了。伊薩自己心裏清白，伊薩錯在一種錯誤的思想上。人的慾望是填不滿伊薩的空處的。我很愛你們，我也知道還有許多人也愛我，但我常常又鄙視這感情。我又無力能使自己打開一切的羈絆，能使自己不苦惱。所以我死去，我覺得很對。

不起你們，讓你們為我難過。我要你們早點忘記我，算作~~是~~給我的最後的一次饒恕罷。

「本還有許多話，但怕又擾了你們，所以我不說了。」

「請父親到母親墳上去，向母親說一句：『今天十月二十六日，母親為我最吃苦的一天。』」

八

這天是二十七了。房東太太來敲了三次門。伊薩最後才從枕上無力的大聲說：

「進來就是的！」

於是那年老的老太太便擠了進來，顯出一個哭巴臉。咕咕嚶嚶說了半天，意思就是要討幾個房租。伊薩無力的做了一個手式，老太太把一張抽屜取來，放在床頭讓她看。她看見只剩一元零三十幾個銅板了。她請求等幾天再給，然而老太太就更哭聲哭腔的哼着了。伊薩實在無法了，又想不出法子可以送老太太出去，於是便搜羅去，她看見了這一本稿紙。她說：

「拿來吧！」

老太太還不懂得，她又做手式，於是日記便在她手上了。她拉下那有字的九頁來，捲成一個筒，鄭重的交給老太太，要她拿到幾個她曾去過幾次的地方去試試，並在筒外附上一張條子。

「為救急，想換幾個錢，無論多少，都交給來人吧！」

選自自殺日記

莎菲日記第二部

五月四日

不寫日記幾年了。人事真變遷得快。近來時間太空閒，從一個舊的抽屜裏翻出了幾年前的日記，自己覺得在那黃了的紙上所留了的影，是與自己完全判若兩人了。那裏所烙印上的莎菲，也許還為一些人喜歡，也許還有一些密切的朋友在掛牽着她，想着她最近的遭遇；那失去了愛人的難堪的慘變，可是我自己呢，我讀了我幾年前的東西，沒有一點感傷和留戀，沒有一點舊的情緒重溫着我的心，真的是過去了！過去的豈止這一點點日記時代；所有的夢幻，所有的熱情，所有的感傷，所有的愛情的享受，都過去了，流走得是這樣自然，流走得是這樣不使我自己驚詫，流起得是這樣不使我自己有一點沾滯。多麼痛快，多麼輕捷的我，便跳在現在的地步了。當然現在我還是不好，也許我還遺留得有許多過去的成分，是我自己看不清，而常常要在不覺之中，反映出那種意識來的，也許我不是強頑的人，我或者又墮入到另外的歧途上，雖說我相信我是可以把握着我自己，不讓自己再糊塗再懶惰，然而話總是這麼說，我們不否認環境，我是還在一個極舊式，比我過去還可能到更墮落的地步去的。這是一個關鍵，一個危險的時代，在這時的莎菲自己也覺到我現在的確比較空閒，沒有固定的事限制着我，我願意抽出一小部分時間來記下我每天的事，或是感想，在這裏忠實的寫我的供狀，像從前的坦白。

一樣，然而同時我得審判我自己，改進我自己，因為我已經不是一個可以只知愁煩的少女時代了。

我因為近來常常學着寫一點小說的東西，養成一種好說故事的習慣，所以總覺得在這裏補述一點我的歷史也是好的。因為怕或許會有人要看到這日記的。我是在寫了第一部日記沒有好久，那時還留在北京，（謝謝許多為莎菲擔心的人，她並沒有像那日記中去跑到無人認識的地方浪費她生命的餘剩，）在偶爾的機會中遇到了一個十九歲的男孩，兩人都沒有一點猶疑，在快得使人不能相信的相識中，就住在一塊了。真是像神話中的小孩般生活了一陣，飛快的兩年過去了。接着是第三年，第四年，第五年，這裏經過了一些變化，移動了一些地方，人在這之中變了好些，不變的只有我們還是非常相愛，而且我們覺得更有希望起來。我們比較更理解了一些，當他忙於別的一些事的時候，我覺得我更愛他些了，因為更看出他對人生的嚴肅和進取，於是第六年又在開始，我們都抱着一個目的一種希望，我們都向着一個方向走去，我們都充實，都快樂。而且我在這時做了一個小嬰兒的母親。我們並不願意有小孩，也不能有小孩，因為小孩太妨害我們了。不過，我們究竟是一個很平凡的人，我們沒有超過這種愛，小的，乖的嬰孩，顯着天真的，紅的嫩臉睡在搖籃裏的時候，是給了做父母的人許多勞苦後的慰安的。小孩又吵得很，我的精神和身體吃了有生以來未有過的苦。我是一個女人，我不缺少豐富的母愛，我假如一定要把小孩留在我身邊，我的力量是可以做到的。但是算來還好，我算戰

勝了這第一道難關，我把小孩送回了湖南，送到我家裏，而且我沒有在我母親面前流一顆眼淚，把故事另外編過，到底忠厚的人容易騙，我在家裏住了兩天便出來了。帶着一顆茫然的心。一個人租了現在住的這房子，這就是過去不久的事。我的確還是免不了常常難過，雖說我不對人說，雖說別人看到我，我能笑能說有點覺得我無情。不過現在我自己覺得好多了，我的心一天比一天平靜起來，有理性起來，我不願意我正如像別人所揣想我的一樣，我會為一個死去的人成天把時間追念裏消耗過。我是在開始讀書開始做事，開始重新做人的時候了。我要一切過去的，事都無痕的過去，我只向着前方一點也不回頭。

不，不能再這樣寫下去了，這不像日記體裁，我的文章也隨着心境變得完全不同了。看了我的第一部日記的人又來看這第二部，他就知道我沒有說錯，我想我寫出不像那樣的文章了。不過不管牠，究竟那篇東西是修飾過，是比原來寫得更深入和更誇張的東西，別人喜歡牠當然有道理，而我這部日記可不必那樣費神，我真是只寫着給自己看，不，自己也許並不須要看這東西，我是完全要利用到一點空閒的時間，寫點拉拉雜雜的話，做為我的休息。因為一個人關在房子裏，找不到機會可以說話，看書又是太吃苦的事，因為假如不是看無聊的小說，是總得很用心的。寫文章不一定成天都能寫，這更不是容易的事。為要壓迫着自己不准滿馬路去蕩，覺得用這麼一種記日記的方法，是一個最好的方法。我有一陣在馬路上跑得真可怕，因為感情衝動太利害，屋子太小了，是容不下我那顆狂亂的心。

的。不過近來，這一禮拜來我是比較好多了。我寫了一些文章。

今天不能繼續下去了，因為我已寫了快兩個鐘頭。我在寫到當中時間，不該去想了一會。日記不能算是開始，因為什麼話也沒說，沒有記上一點什麼東西。好，現在就打住，明天再說吧。

五月五日

記日記規矩總是先說天氣，我現在也來說天氣吧。今天是個晴天。有白的雲團。風從南邊吹來。微有點夏天的景象了。我起得很早。近來都是起得很早的。一個人睡覺容易醒些。房子裏的窗戶都是大開着的，清晨的風容易把人吹醒也是一個原因。我過去有一個壞習慣，便是當睡醒了的時候還捨不得起身，總要多躲一回兒，為的好想事。我確是一個喜歡幻想的人。現在我不准我這樣了。因為想事會頭昏，而且我不願意去做一些無味的想像了。所以我總是一醒來，便託着跳下床，穿上我的舊的，然而却舒服的大袍，光着腳走到浴室間去。這時房東不會起來的，他們是吃鴉片烟的一家人。上午多半只有我一個人，在屋子裏走動。我學會了洗冷水，當然是因為沒有熱水給我洗，不過我也願意習慣用冷水，我想這樣身體我更可以訓練得好些。我從前常常糟塌自己身體，我現在要愛惜自己起來了。因為我總覺得我還要做許多事的。

我寫了三頁文章。昨天寫了五頁。不過我這人終究不行，舊的情感殘留得太多了，你看多麼可笑，我昨天竟跑了一下午，我很想找到一點牡丹花。我自己覺得自己不應該，可是總存上這麼一個心，就

跑這一次了也好的，因為我記起這是我們的一個紀念日，我們相識就在六年前的這天，那時完全是小孩，一點事也不懂，在朦朧的月亮底下，月亮照着中央公園的柳樹，我們偷着剛剛盛開的牡丹，當然我不必想着那無間的遊戲，當然我並不覺得那一定是怎麼使人回想起來動心又動魄，可是，這意識真可怕，我真的是那麼很頑固的，只覺得那牡丹花在眼前晃，我只想能找得一朵。不過我並沒有找到，這東西在上海是珍寶。

• 選自文學 •

我的創作生活

我寫了一點小說，自己並不滿意。也沒有看過小說作法，描寫辭典。常常怕比我年小的，愛好文藝的朋友們來問我怎樣寫小說。但是受窘的事，總是不怕缺乏機會碰到。有一次有一個青年文學團體約我去同他們談一次話，限的題目是創作經驗。我勉強老老實實的說了一點，預備讓他們失望，因為太老實了啊。現在又承有人一定還要我寫一點出來，辭之再四，却不能不答應，於是也老老實實再寫一點。

我現在雖說幾乎被認為一個寫小說的人，又還想再寫點小說，可是我自己常常是不同意所走的這條路。我總以為假如我是弄的別的東西，或許可以有點成就。我對我的作品，從來不愛好。我常常驚詫有些作家的自信和自驕。但是為什麼我終於只寫了幾本小說呢，我想這於我的環境是有很大的關係的。

我小的時候，記得害過幾次病，我的弟弟也是愛害病的孩子，每當我們不能在戶外去玩，惟一來慰藉我們的，便是我母親的故事了。在燈底下，我睡在母親旁邊，表姊們又攢到她的身旁，都是些圓的，天真的眼睛望着她，她娓娓不倦的把一些水簾洞，托塔天王……的故事深深的放到我們腦子中，那些情景，我現在想來還如在目前。我母親不特講許多故事給我聽。她的自身她的對於生活的勇敢，雖說

我是非常幼小，却也是很大的刺激。後來，我大了一些，我不要聽我母親的故事了，我喜歡一個人坐在後園裏慢慢的去看。有幾年的時間，從十歲到十四歲，我只有寒暑假才同家人團聚在一塊，不是寄宿在學校，——學校裏只有我一個年紀小，就是住在我舅舅的後花園裏。只有一個老媽和丫頭伴着。日裏和着一羣頑皮的同學以欺侮教員為遊戲，一放了學，便只剩一個人，不管在家裏的慢慢黑下來的園子裏也好，或是學校的大操場也好，總之在這些時候，我除了望一陣一陣飛過的歸鴉和數着那最先發亮的星星以外，便總是找一本書，渡過那寂靜的下午和夜晚。這一個時期中我幾乎把我舅舅家裏的那些草本舊小說看完。而且商務印書館的說部叢書就是那些林譯的外國小說也看了不少。小說月報（美人封面的）和包天笑編的小說大觀也常常讀到。我母親很不滿意，因為放棄了其他的事。不過當我進了中學，一種新的完全是集團的生活，又加之五四的潮流的波浪也湧到我們那小城市，我在學校裏變成了一個活動份子，是一個出風頭的學生，我又轉了幾個學校，雖說得過國文教員的鼓勵，把我的一首白話詩給刊載在一張附刊上，我總對文學不大有勁，總覺得與其去讀做為教本的嘗試集，寧肯每日一翻民國日報的覺悟為有用。所以雖說那時女神也曾在中學裏哄動，我却沒有關心，而且我跑到上海來了，我要學最切實用的學問，那時是這樣想。後來，經過了許多波折，碰了一些壁，一個年青人，有着一一些糊塗的夢想，像瞎子摸魚似的，找出路，却沒有得到結果，不能說是灰心，也實在是消沈的住在北京了。住在那裏有兩年，朋友之中有沈從文和胡也頻，在快離開北京的時候，才開始

寫夢珂和莎菲日記。從這時起，一直到現在，五年中，大約都是寫點稿子，沒有做什麼別的事。

我那時為什麼去寫小說，我以為是因為寂寞。對社會的不滿，自己生活的無出路，有許多話須要說出來，却找不到人聽，很想做些事，又找不到機會，於是為了方便，便提起了筆，要代替自己來繪這社會一個分析，因為我那時是一個很會牢騷的人，所以在黑暗中，不覺的也染上一層感傷。因為我只預備來分析，所以社會的一面是寫出了，却看不到應有的出路。何丹仁先生對於這時期的所給的嚴厲的批判，在我剛剛看到還有點不服，幾次反省之後也就承認了。所以雖說在黑暗中我寫得比較用心，而且還曾給我許多愉快，却不能不承認這是領有着一個很壞的傾向的。

寫在黑暗中是這樣的一個態度，寫韋護也還是同樣的態度，好些人因為看到出版的日期，硬拿來作為普羅文學批評，我真覺得冤枉。因為寫文章的態度不同，我自己對作品的要求也不同，我沒有想把韋護寫成英雄，也沒有想寫革命，只想寫出在五卅前的幾個人物，所以有幾天，每天都寫五千字，人非常興奮，快樂到小說月報登載自己重來讀到的時候，才很利害的懊惱着，因為自己發現只是一個很庸俗的故事，陷入戀愛與革命的衝突的光赤式的阱裏去了。

之後，在寫作的態度上，讀者也看得出我是逐漸在變化。我寫了一九三〇年春上海田家冲……田家冲曾有許多人批評過。這材料確是真的。失敗是在我沒有把三小姐從地主的女兒轉變為革命的女兒的步驟寫出，所以雖說這是可能的，却讓人有羅漫諦克的感覺。再者，便是我把農村寫的太美

總了。我很愛寫農村，因為我愛農村，而我愛的農村，却還是過去的比較安定的農村，加之我的那種和農村的感情，又只是一種中農意識。這種意識到現在還留得有在我身上，我想可以克服過來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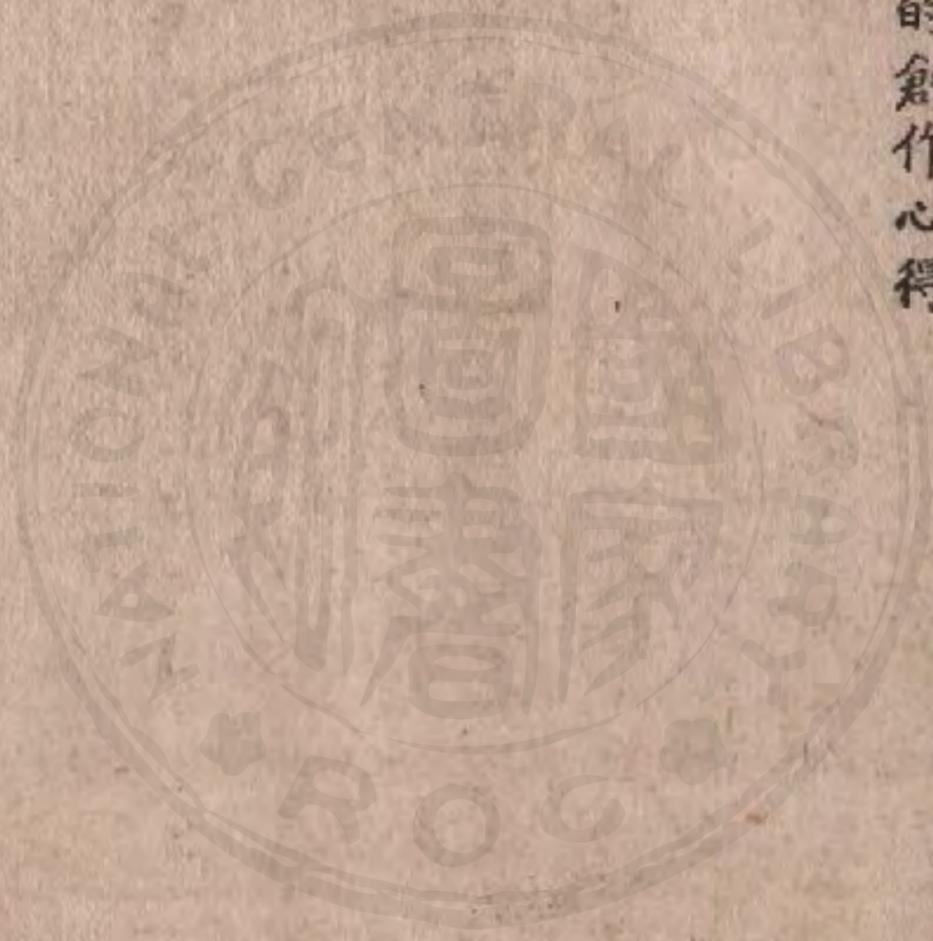
在寫水以前，我有好久沒有寫成一篇文章東西，而且非常苦悶。有許多人，物事實都在苦惱我，使我不安，可是我寫不出來，我抓不到可以任我運用的那一枝筆，我討厭我的「作風」，（借用一下，因為找不到適當的字，）我以為牠限制了我的思想，我構思了好多篇，現在還留下許多頭，每篇三千五千不等，但總是不滿意的就擱筆了，直到北斗第一期要出版，才在一個晚上趕忙寫了水的第一段。後來陸續，都是在集稿前一晚上趕起。這篇水的完結，可說是一個潦草的完結。原來本是預備寫八萬字的，後來因為看北斗稿子太忙，構思的時間沒有，又覺得北斗上發表太長不適宜，就匆促的把牠完結了。幾次想改作，或另加一篇都為時間所限制，沒有達到這個心願。接着又是多事之秋，的宏願的失敗。十餘萬字計劃好了的長篇，一直到現在還只有二萬多，而且只好又放手了。第三個長篇是母親，想寫這篇母親也是三十年的事，到去年夏天，因為一個日報輾轉送了很誠懇的信來，請我為他們寫一長篇，我於是也想着這個機會來開始，誰知不久這日報就被停了。我也就停了筆。後來良友的文學叢書又來要，才又繼續，但是為了病，為了事，總是寫一天擱十天，不知那天才可寫完。以後我不想再寫長篇了，潦草，天折都使我難過。

這一年多裏，也寫了幾個短篇，但無多話可說。

寫了上面這一點，自己又來重看一過，覺的與編者所給我的題目，稍稍有點出入。所謂經驗，仍是沒有寫出，然而也只好交卷了，並在前面加了一個「我的創作生活」當然也還是不切題。以後若有機會與時間，願再寫一點我的創作心得。

一九三三年四月

· 選自創作的經驗 ·



對於創作上的幾條具體意見

這次的徵文，可以算是很滿意的，雖然還有一些先生，很吝惜很客氣的不肯寫一點意見給我們。然而也已經有了這麼多的好意見了，我為北斗雜誌應該向前面的諸先生致謝，同時也為好多讀者向他們致謝。

前面的好些文章，都是說得很正確而應該接收的。大概的結論，我想讀者都很容易把牠作好。就是近來創作不振的原因，有兩點——因為有一部分作家為了本身階級（小資產）暫時苟安，不惜替統治者說話，只描寫一切美妙的諧趣的東西，或者是殺人喝血的東西，行使其對於大眾麻醉的作用。所以就有所謂藝術至上，所謂唯美主義，所謂民族主義，他們雖然借了金錢的勢力，大吹大捧，然而因為他們主人的自身，就走在崩潰的末路，所以他們便只呈現着一點死前的掙扎。又有一部分，大半屬於享名很久的作家，已經感到自己所寫的那些東西，不為大眾所需要，而又量力寫不出更好的，於是說文學在這時代沒有什麼了不起的作用，而躲懶而沈默下去了。第二點便是那很大的一批青年，已經有階級的覺悟，為大眾的革命在文化上作鬭爭的，雖說比較有了正確的認識，可是不夠得很，理論的理解缺乏，實際的生活更缺乏，所以寫出來的東西，不正確，空虛，殘餘的舊意識的氣分，隨處顯露着。努力的雖不乏人，而結果之不能使人滿意，實是因為這道理。不過，這是有出路的，因為他們是羣

明之前的摸索和努力。我們期待着他們的萌芽和新生。那麼他們的去路呢，主要的是改變生活，所有的理論，只有從實際上鬭爭的工作上，才能理解得最深刻而最正確。所有的舊感情，和舊意識，才能在新的，屬於大眾的集團裏得到解脫，而產生新的來。所以要產生新的作品，除了等待將來的大眾而外，就最好，請這些人決心放棄了眼前的，苟安的，委瑣的優越環境，而穿起粗布衣，到廣大的工人，農人，士兵的隊伍裏去，為他們，同時就是為自己，大的自己的利益而作堅苦的鬭爭，這樣子，再來寫東西，我想大致的困難，是可以解決的了。再其次，是說到現在從事寫作，而又不能立即就將生活改變的一羣，雖然這不是很前進的，却也是應該加以培養的一羣。當然，他們最主要的，還是離不開理論和生活，因為這是文學的原素。同時還必須刻苦的和自己的意識做鬭爭，才能夠活到新的創造的路上。這個，在前邊的許多文章上，都寫得很多。我不必在這裏重覆了。

另外，我想借這個機會也來貢獻我自己一點怎麼樣來動手寫的意見，雖說是想具體一點，可是很零碎，也有不透澈的地方，不過給大家作一個參考而已。

- 一、不要太歡喜寫一個動搖中的小資產階級的知識份子。這些又追求又幻滅的無用的人，我們可以跨過前去，而不必關心他們，因為這是值不得在他們身上賣力的。
- 一、不要憑空想寫一個英雄似的工人，或農人，因為不合社會的事實。
- 一、用大眾作主人公。

一、不要把自己脫離大眾，不要把自己當一個作家。記着自己就是大眾中的一個，是在替大眾說話，替自己說話。

一、不要發議論，把你的思想，你要說的話，從行動上具體的表現出來。

一、不要用已經用汩了的形容詞，不要摹仿上海流行的新小說。

一、不要好名，虛榮是有損前進的。

一、不要自滿，應該接受正確的批評。

一、寫景緻要把牠活動起來，同全篇的情緒一樣。

一、對話要合身份。

時間倉促得很，遺漏的太多，以後或者我可以詳細的寫出一篇小文來。

• 選自北斗 •

我的創作經驗

在開始我想我們大家都一樣對於社會上的一切，或則某一件事，有一個意見時，就想寫出來發表給大眾，自然我過去也是一樣。不過在那時候，所觀察和經歷依着我的環境，是很有限的，我只是集中知識階級中，所以對於大眾的生活，是沒有經驗，同時我當初也並不是站着批判的觀點寫出來，只是內心有一個衝動，一種慾望，想寫出怎樣一篇東西而已。

當我開始寫文章時，差不多總是寫了兩三年；在那時總是先寫了一個頭，擱下，後來因為再受了感觸，覺得非寫不可，於是再寫下去。當初我是很不會採取一個事件的中心要點，而給以描寫，我只歡喜從頭再寫，雖則幾次之多，在我過去的小說中，主人公常常是女人，這自然因為我自己是女人，對於女人的弱點，比較明瞭一點。但是因此就引起了人們的誤解，其實對於女人的弱點，我是非常憎惡的，不過這是和法捷也夫在毀滅中寫美蒂克一樣，雖則盡量的暴露美蒂克的弱點，但是就我們看來法捷也夫對於美蒂克還是有袒護的地方。就是我對於自己文章中的女人，也並不同情，可是每一次都不能依照着自己的意見寫，開頭或則還離得不很遠，後來就越寫越差了，有時候竟和我的目的相反，這時候我就變成了為寫文章而寫文章了，當然我也知道無論如何，文字和社會是總有關係的。

在去年，我覺得很苦悶，那時我有幾個月不提筆，我當時非常討厭自己的舊技巧，我覺得新的內

容，是不適合於舊的技巧的，所以後來雖則寫了一點，但是很勉強的。

後來，我的生活上有一個新的轉變，到現在，我覺得材料太多，不過沒有很好的力量，把他集中，和描寫出來。

我有一個習慣，就是每寫一篇小說之前，一定要把那小說中所出現的人物考慮得詳細。我把自己代替着小說中的人物，試想在那時應該具着那一種態度，說着那一種話，我爬進小說中每一個人物的心裏，替他們想，那時應該有那一種心情，這樣我纔提起筆來。

至於寫作的方法，第一就是作者的態度。好像罷工一件事，資本家和工人，就能夠生出不同的見解（態度）這時候的作者，站在那一個見解上寫，在他的作品中是非常清楚的，可以看出他是無法隱瞞，無法投機，因為階級的意識，並不是可以馬上製造出來的。舉一個例吧，現代雜誌上穆時英的麵包的麵包師，他雖則也寫勞資糾紛，但是他只能把偷來代替抵抗，又像杜衡的人和女人，他並不去寫一個時代女工的最高典型，而只想一個不恆有的女工的虛榮墮落，這對於進步的女工，簡直是侮辱，因為實際上，很多很多的女工，是非常艱苦的，到實際工作中去了。第二是材料，和態度有着密切的關係的，就是材料，像在上海，我們最容易採同時也最應該採取的，是反帝的題材，尤其在九一八到一二八中間，特別多，第三、文字。作者在文字上有時候是有很多的幫助的，因為很好的題材，有時候因為文字的不會運用而失敗，所以多讀書也是必要的。第四、經驗。這是更重要了，每一個作者，對於一切現

象，都應該去觀察，去經歷，去體驗，因為只有在經驗中，纔能得到認識。

以後我要說一點青年作者的弊病了，最大的就是材料不充實而多用口號而成為空架的作品，其次就是站在旁觀的地位，而在作品中說出作者自己的話來，其次就是英雄主義，好像某某等的作品中，時常會虛構着一個非常實現的英雄，這也是不對的，至于作者本身，那末，最大的弱點，就是容易驕傲，一寫文章，就以大作家自居，這是完全不明瞭作品是屬於大眾，譬如左翼文學在許多地方像街頭一篇牆頭小說，或則工廠一張壁報，只要他真的能夠組織起廣大的羣衆來，那末他的價值就大，并不一定像胡秋原之流，在文學的社會價值以外，還要求着所謂文學的本身價值。

· 選自文化批判 ·

我的自白

——在光華大學講——

我今天來到光華，並沒有預備什麼來講，我們就隨便談談吧。談什麼東西呢？！談談關於我自己的一切吧。

我現在為社會一般人所注目的人，我想我所以能引起別人對於我的特別興趣，是因為我背叛了一切親人而特別對着「一個人」的親近。最近因為我是一個善於寫小說的人了。

不久以前，因為了一個不幸的事件演出，跟着就有人在報章上登着關於丁玲女士底淒楚的故事：說什麼丁玲終日以淚洗面，扶孤返湘等消息。其實這是極其錯誤的，祇是對於社會一種模糊的印象罷了。在社會上，有人特別注意到我，關懷着我，這在我總覺得許多是真同情的賜與，而有許多人卻甚無味。

我寫小說已經三年了。我不敢說，我寫的有什麼成績，不過在我自己講起來，確是以真實的態度，下了至善的努力的。然而得到了什麼？對於自己的作品，對於自身分析的嚴整的批判，都曾下了很緊的工夫。我知道有許多亦常談到我，不過多為無聊的驅使，酒餘茶後的消遣而已。假如有人以為作者仍要繼續努力的，大家就應給作者一個很好的寫的環境，不然，就可以禁止

她，或就怎樣指摘她，教導她，可是沒有一個人敢拿出真正的態度來加以批評的。如今的文壇，都是一些卑劣的人充斥着，所有的讀者都應肩起改正的責任啊。

昨天聽見有人買韋護看——買作者的創作，這在作者覺得是一件十二分榮幸的事。今天到光華來，能同諸位在一起談話，我亦覺得是十二分榮幸的。

現在因為找不着什麼事情來講，就來介紹韋護吧。這不是演講，祇是閒談，我要再三的聲明一下。我是常批判自己的作品，感覺錯誤的地方非常之多，可是總無人給我一種誠懇的批判。希望諸位看了我的著作以後加以批判，使作者有精進的機會。

韋護是一個革命的人物。應該做的事，他都勇往的去從事工作。他遇見一個虛無思想甚深的女人，他對她無形之中就發生了一種熱情的愛戀。後來進一步同她住在一起，不過另一面却感覺得非常痛苦，感覺得無時間工作的痛苦。然而，竟為她的美麗，一種無可比擬的熱愛所迷惑。後來總算給他逃開了。

我現在覺得我的創作，都採取革命與戀愛交錯的故事，是一個唯一的缺點，現在是不適宜的了。不過那還是去年寫成的，與現在的環境又大大不同了。

有許多人以為作品的內容，都與作者有關。就如茅盾的三部曲吧。就有許許多多人覺得書中的女士們，都能一一指出。這個是誰，那個是誰，而且大有十分肯定的意味在。說及讀到我的創作的人，大

多以為我化身在作品裏了。其實不然。本來我不反對作品中無作者的化身，不過我對於由幻想寫出來的東西，是加以反對的。譬如說，我們要寫一個農人，一個工人，對於他們的生活不明白，亂寫起來，有什麼意義呢？

我在一個最親愛的朋友作家身上，覺察他與社會的矛盾非常利害。他也曾同一個女人發生過那樣的事情，他并未跑開，却被女人感化了。他的愛情表現得十分好，做的情詩，非常之多，每一句詩都十分惹人愛。後來他的生活很苦。有一個時期也曾說了這樣的一句話：

「一切愛情，一切生命都成為無用的東西了。」

他曾向我說過他們的事情。他說——我們的事情，正是一個很好的小說，不過我不能把它寫出來，也沒有人能代我寫出啊。——我沒有他的愛人那樣有錢，我沒有那種形態。而且本來我又不是怎樣善寫的人。他曾說，他愛她並不如他誠懇的那樣，他祇以為那女人十分的爱他。而他故意寫詩，特意寫得那樣纏綿。他心中充滿了矛盾。他看重他的工作，甚於愛她。每日與朋友都是熱烈的談論一切問題。回家時，他很希望他的 Lover 能把關於他的工作，言論，知道一點，注意一點，但她對此毫無興趣。他很希望得到一個心目中所要來的一個愛人。他曾老老實實的對我這樣說過。我很希望我能執筆把它完全筆之於書。本來，我以為老老實實的寫出就算了，然而當時又不願照着老套寫出，加之以病，便耽擱下來，後來更因別種工作，也就把它放棄了。不過後來他（也頻）向我說過，如不願照本來的計

劃寫它，權當它是一件歷史敘述一下吧——指韋護言。

後來我把它寫成了。我以為寫的還好，寫的很深入。每天寫七八頁，每頁有七八百字，寫的時候，是感覺得很快活的。那時，我每天祇在沉思默想：假使我是書中的女人時，應怎樣對付？我又想用更好的方法寫它，用辯證法寫它，但不知怎樣寫。寫好後，我拿給也頻看，他說不好，我但願他說不好，但不願他說太壞了。他說：太不行了，必須重寫！後來我們就為此大吵特吵起來。結果，我又重寫一遍。

有人說：這東西早些日子就寫好了，現在未免太遲了，有的朋友很不滿意我，說我把韋護赤裸裸的印上紙面了。然而已與本來面目大大不相同，但一點影子都沒有，這也難說。

我這篇題材——韋護——很不好，依然取之於戀愛的事情。我覺得我寫小說有一個缺點，就是我不能像他人寫小說那樣一下筆就寫得很長。在我的作品裏，我不願寫對話，寫動作，我以為那樣不好，那樣會拘束在一個小的觀點上。韋護中的人物，差不多都是我的朋友，大家都有一看的必要。看了之後，請大家批評一下，給我以一種進取的力量。

現在批評我的創作。哦！自己不好批評自己的東西。我很願把自己覺得不好的地方說出來，然後再請大家再給以批判。哦！還是不要談它吧。

我不相信，我除了寫文章之外，就不能做別的事情。正因為丁玲是一個善於寫文字的人，而又沒有更多的人去寫。所以我又覺得寫下去，或者有一點小小的用處吧。我著作並不是為了幾個稿費，我

著作并不全靠靈感。實際上，事實上的範圍是極關重要的。我希望大家給以忠實的批評，我亦更加特別注意着。

寫的材料多得很，有人說，把作者自身有關的材料寫完就算了。然決不能這樣說。不過那要看寫的方法如何。我以後決不再寫戀愛的事情了，即現在的確已寫了幾篇不關此類的事情的作品。我也不願寫工人農人，因為我非工農，我能寫出什麼！我覺得我的讀者大多是學生這一方面，以後我的作品的内容，仍想寫關於學生的一切。因為我覺得，寫工農就不一定好，我以為在社會內，什麼材料都可寫的。現在我正打算寫一個長篇，取材於我的家庭——啊啊！我講得太多了。假使諸君不疲乏的話，我還可以繼續講下去。

現在講我的家庭：我的家庭，現在還有三千人——遠近親戚都在內——家庭中一切人，彼此都十二分親近。家中總還算有許多錢，我的祖父，曾做過很大的官職。我在家裏看到父親留下許多榮耀的衣服飾物。可是我的父親在一種有趣之下，把家產又都用光了。自父親死後，那時我還很年幼，就從大家庭裏脫離出來。我沒有姊姊們受到大家庭薰染的深。我跟隨着母親在學校裏長大起來。連父親的面目，我都記不清楚。可是，我從他所遺留的東西之下，我能窺出他的性情，他的一切舉動。家中吃飯非常熱鬧。每次開飯，都是好幾桌。家中時常向外挑戰，或任性購物。我聽說父親有一天叫一個工人整日裏作馬鞍子的綉工，而他自己又不會騎馬，等作好後，他請旁人騎，他自己却在後面跟着跑。現在我

的家庭裏還少不了有這種行動的人。我不會再享受這種生活了。我曾回家一次。爲了我的創作，我很希望把家中的情形，詳詳細細的弄個明白。

我的母親在家裏曾享受過大家庭中的福，而我得到什麼？住在二百多間屋子的門院裏，憂鬱地，床鋪非常之大，每張床都帶着窗子的。我這樣講來，大家都會推想到一切吧。每天晚上，家人都怕進那無人住的空屋子。我曾做了土匪叔叔的姪女。因爲那時的社會處在一個非常混亂的局面。我的家中，差不多無一人讀書，全在酒色之中完了。家中沒有一個人能像我這樣子有精神，說打架，沒有一個可以稱上對手的。家中藏着許多桿槍，白天都躺在屋子裏，不敢出來。

現在時候已經很晚，我不再囑蘇下去。最後我希望大家讀了我的著作之後，給我以忠實的批評。

——孫晶暘筆記——

以上是丁玲女士承光華文學會之邀請於五月×日在光華的演講辭。

像這樣赤裸裸地說白——自傳的片斷，實是不可多得的。記者爲着保留她演講時的真面目起見，連一句一字都不曾加以修飾，儘可能的。此地可說是當時演講的映片。

爲了讀者都在關懷着丁玲的一切，所以就拿來發表了。我想這將給以大家莫大的快慰的。最後我們希望丁玲女士能本着她自己所欲做的一種精神努力下去……

——記者附筆——

作者記

「一個人的誕生」序

這部書的出版，可以說完全是我的一個最愉快的紀念。

原來一九三〇年春上海在計劃中一共是五編願意集在一塊，講好歸春秋書店出版，除小說月報已登載的二篇，和未曾登載的一篇，還有一篇未完，一篇剛開始，但是事變倉猝的看來，沒有思慮的餘地，便火刺刺地將手邊所有的一些稿子湊攏來請從文賣給新月了，便成了這樣的一部書。這裏我自己只有兩篇，其餘兩篇是借用的，這已死的朋友的名字在這時在各方面都成了忌諱的名字，所以在書的署名上便由我一人頂替，而我現在也不必一定要怎樣說些使大眾心惻的我的感想。我想這都是很明顯的事，而且不特因為這書賣掉的動機和緣由，使我非常感到不願想着這事，那已成的計劃的破滅，也非常使我難過。本來這書是預備寫一個長篇的，曾和一個朋友（可紀念的一個名字）商量過幾次，希望他能給我一些意見和幫助，但是他為一些事忙着，而我那時身體很不好，我的小事，護那時在我身體內大約有三個月了，我們都不能有周詳的思慮，所以才決定用好幾個短篇來代替，大部分也是因為我身體的原故。可是只寫成兩篇，人便不能支持了，當中歇了有四個月沒提筆，但是自己却並沒放棄這事，常常想到，也常常和「朋友」商量到，所以在小事護出世後，又寫了幾篇的

開始，然而這終究不能實現，眼看着牠分裂，和天殤，自己真有點難過；因為這雖說是幾個短篇，却應該整個來看的，每一篇只使人看見一片面一碎角，是不能代表一個什麼的。這和我最早的預算是隔的太遠了。而且從一些朋友和書店的報告知道頗有一些喜歡讀這篇文章的，在希望讀到那些繼續的希望早些出版的，可是現在我却給他們以失望了，我也非常難過。至於對春秋書店方面失約，使朋友處在難處的地位，也是我非常不安而抱歉的事。

我不常在自己的書上寫着好些話，是因為我總覺的彷彿沒有什麼話好說，一切所應說的是應該把牠放在作品裏，使別人不覺的得到，所以我不說。但是我現在又稍稍有了一點不同的見解，便是我覺得有站在作者的立場來向讀者和批評者說幾句話的需要，所以我又說了。當然第一我是希望別人不要誤會我的誠懇的。從開始寫「夢珂」到現在是三年半了。我很後悔我沒有十分努力，雖說寫了好些東西，却沒有什麼使我無愧的成績和貢獻。然而我對寫作的態度，不隨便，不馬虎，我相信大家從我作品的表現上是可以了然的。這應當就得到一種相當的諒解和承認。假如這種諒解和承認是站在好的一方面，就是說對於我，對於我作品的發展還有着希望的時候，那你們是應該怎樣的不放棄你們的任務，你們應該忠實的坦白的說出你們的意見，給我嚴正的批判，勉勵我，鼓舞我，推進我而指導我，因為我只是屬於你們大眾的。相信這句話！可是三年來了，歷史所給我的是失望。雖說當「在黑暗中」剛剛出版的時候，頗有一些人提到，可是大多都是一些不負責的輕描淡寫，什麼天才什麼

大肚什麼細緻……這沒有抓着中心，沒有給讀者一種正確的認識，和給作者有益的幫助。雖說我也曾接到過一些年輕的，從不認識的人那裏寄到的一些信，有着可貴的熱誠，可是這證明的是什麼呢，是他們愛了這篇文章。愛了這文章中的主人翁，因而覺得同這文章的作者親切了起來，憑着熱情，憑着一時的衝動，他們長篇的信寫了來，而我呢，我並不缺少年輕人的熱誠，我曾為這些而興奮過，而願更努力過；可是我立即懷疑了，我不相信他們從我作品中所得的是些好的影響，而他們所給我的暗示，彷彿也並不是更可以領導我到一些更正確的路，所以我棄置了這些好意，因為我希望我不只是屬一些剛剛踏到青春期而知愁的大學生。至於朋友們呢，一切認識者包括在內，我相信這裏是缺乏人材的，他們之中一定有些準確的意見，他們也曾談到過一些別人的東西，都不隱藏的加以駁斥，又加以認可，又加以讚揚，可是不知道他們還是沒有讀過我的東西，或者讀過記不清，或者覺得不值注意，他們都不願同我直接的談到這上面。既然大家都相熟，可以隨便的談到其他方面，為什麼不可以將話題放在我作品的上面，同我詳細的討論，這實在是只使我覺得這談話之不虛費的，他們真沒有留心，我却常常為着這些不坦白和淡漠而很傷心的。

是的，真真是三年來了，我都是在一種寂寞中從事於寫作，自然，為了我自己生存意義和其他能力的不夠，我當然還要努力繼續下去，不怕摧殘，也不怕寂寞。可是我却實在希望你們，你們有着思想的讀者，你們有着根據和見地的批評者，假如你們覺得這願意屬於你們的一個渺小的，而却是辛勤

和忠實的在文字上的工作者，那你們就應該負起你們的任務和我的希望懇切地來給我以批判，以指導；反過來說，如你們是覺得我是沒有希望，而且給了很壞的影響給讀者，縱是我很誠懇，我人並不壞，然而在作品的作用上，却實在不應該顧忌的，那你們便也應該站在相反的一面來痛痛快快駁斥和攻擊，因為似乎還有一些人還喜歡讀我的東西的，你們就應該給他們一個更正確的認識。這樣你們才沒有放棄你們自己，而在作者的我，似乎才更感到自己的存在，才知道自己是應該怎樣去努力了。所以最後我是再三說：我是大張着誠懇的胸懷，預備接取一切不客氣的坦白的，對於我作品上的缺乏的指示和糾正，無論表現上的，技術上的，思想上的，希望這不成為失望。而且我相信好些作者都正與我有着同感，也正是有着我一樣的希望。

五月十五日

· 選自一個人的誕生 ·

最後一頁

——「在黑暗中」後記——

自從剛到上海，知道了有人肯印這本書之後，就湧起了許多感想，在自己是覺得有非向讀者說不可的。然而，時間一拖下來，到現在，我懂得了這是不必須的。我不願我只能夠寫出一些只有淺薄感傷主義者所最易了解的感慨。在作法上，我既不能正面的或反面的來替自己誇張，而書也印出來了，更不必向什麼人來致歉衷了。我也不再希望那些批評者來向我唱過分的，不切實的讚歌，也不再希望那些為貪圖換一兩張書券而寫出的一些含混的，不負責的攻訐，所以我是已再找不到我曾有過的來寫這書的序文的熱心。

不過在我個人一方面，這書算為我生活中的一個紀念。不敢說是便把來獻贈給我的蘋，因為我沒權力說這句話，我不能翻悔說我沒整個曾自甘任他佔有。但為了他給我寫這書的動機和勇氣，我願做為了我另外的一部分，在蘋的心上，是奢望着要盤據一個地位的。

末了，我要向一些曾勉勵我而且希望着我的先生們，女士們，尤其是我的母親致謝。為了這些好心，縱是自己毫不能自信，也要努力下去的。

230378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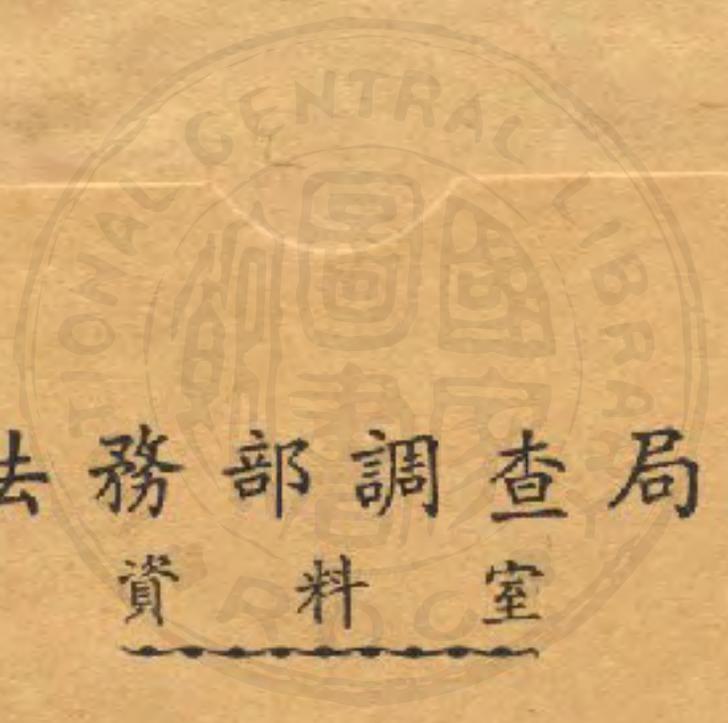


• 丁玲選集 • 一五六

九月八日

• 選自在黑暗中 •

中華民國 三三年 拾貳月 肆日 贈送



法務部調查局
資料室

分類號 636

著者號 3777

登記號 25096

國家圖書館



004650892

法務部調查局



025096



參文

182